

# Erziehung verstehen



[德] 韦尔纳·劳夫 著 刘丽 李欣 译

## 理解教育

何 [ ] 本质



龍門書局

这不是一张药方，能包治孩子各种“毛病”  
不是一种技术，能“复制”各种完美孩子

这本书只是宣告了一种态度、一种理念  
一种让你和孩子摆脱“完美”压力的态度  
一种让你和孩子更享受生命的理念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都意味着以后有可能成为“父亲”或“母亲”，但现实中却没人告诉我们除了赋予生命之外，在“为人父母”这所大学校里，我们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又该如何学习掌握教育的能力。因此，在思索如何成为一个理想家长时，本书并不探讨如何解决育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是追本溯源教育的目的——我们到底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同时，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每个家长都应当寻求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照搬别人的技巧都是不合适的。本书认为，父母大可“从容”犯错，“从容”寻找与孩子最愉悦的相处之道，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就像那个农夫，该做的不是挥汗如雨地掘苗助长，而是细心灌溉，小心呵护，等待禾苗按照自己的生命轨迹生长、成熟、结果。

所以，做父母，最重要的是遵循孩子的天性，哺育，陪伴，引导，然后放手，孩子自然会拥有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

这难道不是我们最想培育的孩子吗？！

上架建议：畅销·家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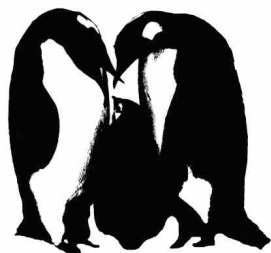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88-3388-0



9 787508 833880 >

定价：32.00元

Das Elterndiplom  
Oder: Erziehung verstehen



[德] 韦尔纳·劳夫 著 刘丽 李欣 译

合作者：卡斯滕·特加斯特

# 理解教育

何为家庭教育的本质

龍門書局

北京

著作权登记号: 01-2010-573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031958; 13801093426

邮购电话: 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教育: 何为家庭教育的本质 / (德) 劳夫 (Lauff, W.) 著; 刘丽, 李欣译. —北京: 龙门书局, 2011.11

ISBN 978-7-5088-3388-0

I. ①理… II. ①劳…②刘…③李…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3725 号

责任编辑: 郝明慧 王艺超 / 封面设计: 后声文化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Werner Lauff

Title: Das Elterndiplom Oder: Erziehung verstehen

Copyright: © by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Gütersloh, in der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龍 門 書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 32 (900 × 1245)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 1/2

字数: 133 000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引言

# 人人都会教育！

这是一本写给父母看的书。无论您已经为人父母，还是即将或者希望成为父母，它都适合您阅读。同时，它又是一本献给所有人的书：因为人人都有父母；因为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父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父母需要对教育有正确的态度，人们也需要对父母持积极的看法。父母肩负着最重要的使命：他们负责生命的传承。仅凭这一点，就该为他们颁发证书。父母抚养孩子，负责孩子的教育。因此，对于所有热爱生活的人而言，给父母任何赞许都不为过。如果我的祖先中有任何一位不情愿，那这本书就不可能由我来执笔，只能让给其他人了。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我非常高兴，希望本书能帮助您——亲爱的父母——更加深刻地领会教育之道。

我是一名科学家。不过本书并不是科学专著，而是一本建立在个人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普及读物。在我看来，它是对父母日常教育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我并不想单纯地描述父母的教育工作，尽管通过长期的考察，我已经了解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关于父母，我有不少既实用又科学的认识，其中之一便是：父母不求人。当我们真正希望对父母有所帮助时，就会发现无论是科学的建议，还是技术性的行为准则，都无法有效介入，它们只会让父母在教育事务上变得更加愚蠢。父母需要的是对责任感的信心和对子女事务的热爱。因此，本书主要想勾勒出三种情感状态之间的正确关系，即：教育的思考、教育的体验、教育的愉悦。至于个人家庭中的具体关系，即使读完此书，也只能由每对夫妇自己去探求了。

我写下以上引言时，收音机里传来一则消息：40至44岁的德国妇女中，有五分之一尚未生育。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不容忽视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女人和男人，不愿意成为母亲和父亲。当然尚未生育的妇女中，也有一部分极其渴望拥有孩子，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遂愿。这又催生了另一批人，他们在技术层面上制造出父母，并把它当作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

所有这些层面涉及的都是父母以及父母的天性这个主

题——无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这个主题的意义并未随着日益下降的出生率而减少，恰恰相反，现在公众对于父母主题和教育问题的兴致不断高涨。然而这种热闹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是真正关心父母，对他们的忧虑和困境感兴趣？还是有其他目的？不管怎么样，期许倒是挺多：父母应该提高出生率；父母的教育应该为降低犯罪率服务。如果说前者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有更多孩子；那么后者则是人们指望更加严格的教育能够增强内在安全感。

只要谈起出生率和犯罪率，大家总会提到父母，认定他们就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当事人，尽管在社会现实中，出生和教育早不再由父母说了算。只有2%的人在自己家或者父母家生孩子，其余98%都选择在医院分娩，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虽然怀孕和分娩是一种生理过程，正常情况下和疾病完全扯不上关系，可医院仍然成为分娩的首选地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确诊为“高危孕妇”。在分娩地点上，人们已经几乎完成从教育意识到医疗意识的转变；而在分娩方式上，这种转变也正在被全力推进。越来越多的准妈妈决定采用“剖腹产”，剖腹产比例已经占到30%~60%，但其中许多在医学上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有医生预计，再过两三代，可能没有女人敢自己生

孩子了。分娩过程在那里只是一种外科干预，而不再是件全家共同庆祝的大喜事。

尽管分娩本身以及孕育的整个过程对孩子在教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早已习惯于等孩子出生后才把教育提上日程。

公众讨论时，一旦谈到父母，多不是涉及其教育本职，而主要是涉及他们的社会功能和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于是分娩变成医学主题，而教育则成为政治主题。尽管在一切教育事务上，父母行为能力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宪法的承认，但在社会中父母们还是越来越多地被剥夺了行为能力。

谈到青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增多时，家庭马上就被纳入公众视野，罪责立刻被推到父母身上——“狗总是咬落在最后的人”。人们不清红皂白地指责父母们没教育好孩子，仿佛这样就分清了责任归属，社会就可以一切如常地继续发展。每逢此时，众多专家便会迅速粉墨登场，传授各种应对诀窍。而实际上我们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所有这些弊病的根源绝对不应该是教育问题，因为教育正是为了杜绝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饱受诟病的不良现象永远是非教育造成的恶果，要控告的不是教育，而是我们社会中程度极高的非教育。这将引发另一场完全

不同的讨论，其中心话题不是父母，而是不作为的社会。总之，社会必须区别对待履行教育职责的父母与不履行教育职责的父母。后者实际上仅有父母之名，而未行父母之实。不过，这实际上是另外的主题了。

当然，人们可能而且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那些丝毫没有愿望或者完全没有能力当父母的人会成为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面临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巨大挑战以及伦理学的抉择。对于教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为有教育意识的父母卸去压力，不要让他们觉得社会的任何错误发展，自己都难逃干系。父母必须得到社会的支持，他们需要信任，而不是怀疑。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犯罪率问题上，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犯罪与分娩过程中的医学干预有明确关系。孕育和分娩是教育的最初阶段，如果在这一时期，孩子受到伤害，未能自然生长，那么父母就失去了最佳的教育初始条件。在剖腹产占统治地位的今天，许多父母只得早早通过教育来弥补医疗缺陷。从父母的角度看，分娩和分娩前的教育条件亟待根本性改善。

现在，无论助产士还是母亲，都已忘却必要的教育关键技

能，忘记了如何回归健康的、在教育上具有重大作用的分娩方式。在外界的长期影响下，她们与生俱来的能力领地已经遭到蚕食，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我们的社会中，父母教育往往更多受到外界控制，而不是在内部构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利益被视为父母利益和教育利益，越俎代庖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工业为例，它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主要把孩子看作潜在的消费者，却完全忘记了自己也应当共同承担教育上的责任。于是，报刊上铺天盖地满是毒奶嘴的报道，婴儿捏着劣质的充气玩具，大孩子玩着暴力的射击游戏，不符合要求的玩具比比皆是。只要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们顶多只能禁止它们在家里出现，而且还得大伤脑筋，费上好一番工夫。这种环境诱惑不仅无法支持父母的教育工作，反而会从根本上长期妨碍父母的教育。

首要问题不在于父母，而在于社会对父母困难而繁重的工作缺乏认识与支持。大家都寄希望于父母们有所改进，自己却不愿意真正为此付诸行动。各个利益集团只顾自己，完全不考虑孩子。对父母的告诫只是惺惺作态，对孩子的关心往往不过是属于多愁善感。

对准妈妈而言，当她们感到工作压力对胎儿生长有害时，往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放弃工作还是放弃孩子，这无异于在瘟疫和霍乱之间二者择一。她们该怎么办呢？没有真正的可选性。

我们需要意识到：对于社会的进步而言，家庭教育的成就和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同等重要。但目前两者的地位完全失衡。为了教育和父母获得最大利益，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让家庭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匹配。每个人都对社会下一代的成长负有责任。因为有朝一日他们终将接过社会和经济的重任。基于上述原因，“理解教育”绝非儿戏，而是一项极其现实的任务——不仅是针对父母，更是针对我们所有人。

这项任务的困难性，成为贯穿所有教育主题书籍的一根主线，无论它们是通俗读本，还是学术著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普遍问题，即其中大多数书籍并没有关注或思考教育本身，而是过多地谈论教育中的过错，在抱怨“非教育”。与此相反，本书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提醒或者“拯救”一切可怜的、有行为障碍的孩子以及所有饱受磨难考验的父母。那是一个相当私人的话题，对此我只想表达毫无保留的同情。本书关注的焦点不是已发生的一切，而是父母教育中即将发生的事情。如何让

孩子健康地出生，未来又如何防止“非教育”现象的出现？这就要涉及最根本的教育领域——父母教育，它永远优先于社会教育和社会工作，优先于各类医学治疗。

父母是教育的起点，也是社会生活的发端。父母专业素质的提高与被社会认同程度的提升，会直接让所有人受益，而从中获益最大的还是父母和孩子。如何提高父母的专业素质？最重要的不是对具体教育场景进行指导，因为那是父母的决策领地；而是要确定哪些行为可以称之为教育，哪些行为是非教育，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何在。

四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告诉我，教育学已经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它忽略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教育。作为教育学教授我所掌握的知识应该帮助人们重新获得辨别能力，能够认定某种行为是教育，还是培训或者指导，或者干脆就是“非教育”。这些概念千差万别，就像木匠、铁匠、裁缝或者扫烟囱的人都叫“klüngelskerle”（帮派伙计）。虽然同是干活，但工种不同，所需的专业技能也各异。

教育认识上的疏忽，导致今天人们忽略了父母，反而把医生和教师当做更合适的教育者，甚至这些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和教育行为在性质上完全



不同。父母就这样被鸠占鹊巢了。一谈到教育合作关系，事实上往往是让父母接受公共教育者的管束。所有这些都与自然规律相悖。只有保障了父母的权利，孩子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汉娜·阿伦特 50 年前在《教育危机》一书中所描述的教育危机就会进一步加剧。

也许正因如此，在教育上转变意识才那么困难。大多数人坚信，不必专门去理解教育。毕竟我们所有人都接受了教育，无论其性质如何，最后我们也都长大成人了。以前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我们早已放弃用教育的眼光去细致地关注教育，这就像一件旧家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完全不再去注意它，尽管里面很可能早有只蠹虫在不停蛀食。假如我们时时留心 and 保养这件家具，蠹虫就不会得逞。教育也是如此。不要总是等到非教育的恶果出现，再去理直气壮地指责父母。如果我们不断向父母灌输合乎时代的教育意识，不断巩固父母在教育中的决定性地位，就能够为社会的教育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教育本身，而非致力于消除非教育的危害。所以本书是专门献给那些希望重新理解教育的人。当然，这些人也不会随便舍弃所有经过事实检验的

普遍真理。父母和教育都不是新事物，只不过涉及“我们如何养育孩子”这个古老的核心问题时合适的、专业的理念越来越少。任何准备对教育再度发掘，亲身践行并重新理解它的人，都完全应该得到“父母学位”。

如果读完本书后，您能够说“这些正是我所想的”，或者“那些事情我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话切中要害，让我豁然开朗”，那就太好了。

现在您应该清楚这本书的性质和内容了吧！它不是行动手册，而是态度指南。目的是介绍理念和意识，而不是传授药方和技术。我不想干涉各位父母教育孩子的自由。一切完全取决于您，亲爱的读者，您如何利用所获得的信息。如果您的意见和本书不同，请不要恼火，不一样的思想并不表示我们要对您迄今为止的教育横加指责。对您而言，所做的一切以及如何做到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完成了这些事情，这当然不会有错。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可以把一切做得更好。假如您能赞同本书的观点，愿意结合自己的认识和经验继续思考，那么在通往树立教育新见解的道路上您已经前进了一步——因为教育思考和体验永远意味着艰巨的“自我改造”。

# 目 录

## 第一章 父母是开始的开始 / 001

父母是特殊的人 / 001

人人都有父母 / 008

父母的劳动分工 / 014

父母教育和公共教育机构 / 018

“为人父母”意味着：陪在孩子身边！ / 026

## 第二章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教育？ / 030

教育既是一切，又是虚无 / 030

教育不是随意 / 036

教育问题不是所有事情的替罪羊 / 044

教育不是疗法 / 053

教育：一个恰当的词 / 058

### 第三章 亲子关系 / 064

“亲子关系”与“教育” / 064

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 / 071

亲子关系断裂 / 079

两性之爱和两代之爱 / 086

爱：万能的力量 / 090

### 第四章 成长与教育 / 098

孩子应该自我发展还是自然成长？ / 099

生长始于受孕 / 104

生长的第一场所——子宫！ / 112

生长和发展相去甚远 / 120

成长的文化 / 123

### 第五章 父母怎样学习教育 / 135

三段式模式：孩子—父母—祖父母 / 135

父母总要面对两个孩子 / 142

从孩子成为父母 / 151

又变得和孩子一样 / 155

掌握和丧失父母特性 / 158

## 第六章 教育——为什么？ / 162

教育目标 / 163

教育的意义在于产生新事物 / 168

教育是一个实际的目的 / 171

脱离是条件 / 176

目标依然是将孩子培养成人 / 182

## 第七章 教育——怎样进行？ / 187

教育意识的三个层次 / 187

教育洞察力 / 192

合适的尺度 / 201

教育原则：哺育——指引——放手 / 206

相互理解 / 212

## 第八章 全新的父母教育课程 / 216

老式的父母教育课程 / 216

父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成年人 / 221

教育始终在进行 / 225

父母的自我研究 / 229

## 结语 父母社会的形式 / 239

## 第一章

# 父母是开始的开始

讨论教育时，一旦谈起父母，人们往往流露出消极的言外之意：这件事情该去做，那件事情该放手；总之，父母要多多听取外界意见。我不想对此妄加评论，只是在思索，为人父母到底意味着什么。

## 父母是特殊的人

父母孕育生命，这是他们与没有孩子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而父母与孩子的区别则在于前者的年纪更大，个子更高。这些简单的道理早已清楚地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Eltern”（父母）源于印欧语 \* al，形容词“alt”（老的，旧

的)保留了这一原始形式。“Eltern”(父母)这个词表明,他们是年长的(英语 elder)。*\*al* 还出现在拉丁语“altus”(高的)一词中,“Eltern”(父母)是相对孩子而言的强者。作为长者,他们比年轻人拥有更多的经验;作为强者,他们比孩子拥有更大的力气和权力。词汇中的不平等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真相。相对于父母,人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即对孩子而言,他们总是年长的,更强大的。孩子得依靠父母的经验和保护,期待父母的帮助,而父母不可以反过来指望孩子帮助他们。拉丁语中“alere”(喂养)一词中也含有词根 *\*al*。所以“Eltern”(父母)这个词还表明父母对小孩子的喂养、成长、抚育负有特殊的义务。我们仔细研究“Eltern”(父母)一词,就能够认清父母在孩子身上需要做到的所有特殊之处。他们应该具备完成这一切的信心和能力。

做父母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承担义务和责任,而且也在于享受快乐和爱,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的充实。作为父母,我们在孩子身上再次经历了个人的形成,只有作为父母,才能够以完全纯粹的方式获得这份赏赐。“Kind”(孩子)一词来源于古老的词根 *\*gen*, 它意味着被制造和被出生。在孩子身上,父母再一次亲身体会普遍的自然生长法则,只不过这



次是从责任人的角度。因此，父母最基本的特殊之处也在于它永远由双方组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人父母最能感受到爱的幸福，无论这种爱有多么劳神费心，却永远是父母们最大的渴求。做父母不仅仅包含日常的辛苦劳作，还包括更深入地体验生命。只有当社会没有给下一代的教育留下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时，教育才可能变成负担。可现实中似乎有许多东西都比花时间教育新生命更为重要，这就造成了教育中最恶劣的“环境污染”。它把对新生命的教育乐趣变成父母的挫败感和沮丧感，并最终导致了孩子的失败人生。一切必须遵循生命的自然生长原则，请记住：这一点万万不可违背！父母的特殊性一定要得到发展中的社会的最大关注，这也是失败的家庭教育教给父母及社会特殊而又普遍的道理。

父母拿出足够的时间和快乐来陪伴孩子，孩子希望得到父母友善而热情的对待，这就像自然法则一样。但现实中父母及整个社会对此却视若无睹，这让教育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以至于最后无可救药。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流早早就已开始，而孩子的成长又是多么依赖于这种交流！关于这些，我会在本书其他地方详细论述，这里只想引用一句名言来说明：“受孕之

后就开始和母亲对话；通过母亲又开始和外界交流。”这句话的背景，将在第四章论述母体作为第一教育场所时继续加以介绍；现在最重要的是，父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为人父母不是从孩子出生后才开始，一旦受孕就要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孩子身上。

因此很容易得出结论，对于孩子而言，没有比父母更重要的人了。只有他们才能如此亲密地从一开始就陪伴在孩子身边，同时这也是为什么父母常常无法做到完全合乎孩子心意的原因。孩子总能找出理由批评父母，好像在他们心目中父母无关紧要。一旦外人对父母横加指责，我们又往往立即回护。这种矛盾正说明了父母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无论如何，他们终究是而且永远是我们的父母。人们很难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种高度感性的关系，不过，念父母的好绝对不会有错。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父母的根本特点，回答中往往会出现“榜样”一词。原因很简单：身教甚于言传。孩子从父母身上学到的良好品质和习惯，不需要通过专门的教育行为去培养。因此，作为父母，具备“高尚、乐于助人、善良”这些品质显得尤为重要。曾经有人就此做过问卷调查，想了解

对于父母而言，哪些价值特别重要，而调查结果似乎印证了我们的结论。在这份问卷调查中，被频繁提到的价值有：诚实、正直、尊重他人、爱、礼貌、宽容、同情和乐于助人。然而当我们回顾大多数人的真实状态时，很快就会发现，被称为“典范”的这些价值往往很难与现实统一。这种矛盾在问卷调查中也有所显示：几乎所有人都拒绝在教育中使用暴力，可同时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和接受对无法教育的孩子实施体罚。在父母问题上，没有地域差异，到处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但重要的是：你们应该从行动上，而不是从言语上去认清他人！

好人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好父母吗？当然不是，尽管可能性明显会更大。就像没有掌握专门技术的好人不可能自然变成优秀的手工业者，父母也需要为日常教育事务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那么这种专业基础包括哪些内容呢？假如人们想把各种优良特性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概括出来的话，那就是，一切有助于长者对幼儿实施最佳教育的必要条件，都属于为人父母的专业基础。至于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中全面地加以介绍，共同去学习如何理解教育。“长者教育幼儿”，这也许可以当作贯穿本书所有理念的最为广泛的指导原则。

对我来说，这句话阐明了教育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无法再对此加以浓缩提炼。只有当一切始于父母对生命的热爱，并且父母成功地让孩子也热爱生命时，生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才会有意义。没有对生命的热爱，教育只会让父母变得不可信任。一个觉得生命毫无乐趣的人，是不可能指望他去孕育新生命的。而且任其发展下去，他很有可能会自己结束生命，就像许多人遇到困境时采取的极端做法一样。

这就意味着，生育孩子的人，同时也许下承诺：热爱生命、教育新生命。这是生育和教育之间伦理及逻辑联系的根本所在。现实生活中，生育与教育间的联系呈现出各种形态，不可能全都是理想状态。于是社会学上把父母划分为三大类：

- ◎ 完全父母，他们既生育又教育
- ◎ 部分父母，他们或生育或教育
- ◎ 非父母，他们既不生育也不教育

在社会学上这三种类型很容易区分。完全父母以伴侣的形式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种长期持久的家庭关系中，能够

提供结构上最佳的教育前提。部分父母包括所有收养者、孩子的照料者以及单亲教育者。这种类型的特点是教育关系出现断裂，尽管这些人很有可能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了许多心血。非父母是指没有孩子的家庭。尽管没有孩子，他们对于教育而言也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即使自己不进行教育，非父母还是能够协助其他父母共同承担教育。

这种分类完全不涉及价值优劣的判断，而且作为社会学的分类，它也并没有对每种类型以及个别教育关系中所实施的教育的实际价值进行任何论述。换言之：家庭不是自然而然地等同于教育！

如果我们把对生命的热爱看作教育的基础，那么很清楚，我们不应该从生命的终点，而应该从生命的起点来思考和观察教育。很遗憾，在我们这个不断老化而且日趋病态的时代，“记住，人总是要死的”（*memento mori*）所获得的关注显然多于对新生命降生的热爱。只有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向。阿伦特强调，每次分娩都是一个新世界进入已经存在的旧世界，通过这种方式，她把思考方向从死亡率转向出生率。人们应该创造性地利用这种令人安慰的想法，别像撞上蛇的兔子一样，立刻想到可能出

现的结果，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不要让对死亡的恐惧占据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要多多思考和践行强调生活乐趣的“出生哲学”。后者会让教育赢得关注，帮助教育在医药、经济和政治之外再度获得社会中更为重要的、甚至是合理的地位。与此同时，父母的特殊地位也因此完全真正受到特别重视。

## 人人都有父母

您有没有考虑过，看到“Eltern”（父母）这个词时，您首先会想到谁？是已经为人父母的自己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可就属于少数派。因为根据经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一旦谈到父母，我们通常首先想到自己的父母。人人都有父母，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的概念是普遍的，它也适用于那些因为没有孩子而尚未亲身体会为人父母的人。从心理学上看，似乎人们内心首先是一个仍然需要父母的孩子，无论年纪多大，无论“父母”带给我们的回忆是美好还是糟糕。我把这称之为与生俱来的父母天性。与此相对，自我的父母天性是与时俱进的，只有当成年后希望拥有自己的

孩子时，它才会出现。关于形形色色的亲子关系，各种文学创作和绘画中都有所描述，比如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小时候的事情，只有一件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也许也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不是真的口渴，大概一半是为了恼你，一半是为了好玩。你声色俱厉几番呵斥，发现未能奏效，就一把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也许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让我不去吵其他人。我只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描述你的教育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对我造成的影响。我后来的确很听话，但是内心对这件事情一直存有阴影。对我来说瞎吵吵地要水喝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我却因此被拎到外面，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一幕。在我本心来看，这两件事情完全无法联系在一起。那个巨人，我的父亲，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几乎毫无道理地走过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扔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数年之后，我一想到这一幕，内心

就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对本节的主题“人人都有父母”，上面这个例子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仅仅把卡夫卡父亲的行为称为专制的话，仍然无法在教育的层面上有所收获。我们只是在对这个场景进行心理学处理。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也许还能借此分析当时大众对教育所持的观念。而在教育的层面上，这里确实只谈到父亲的行为对卡夫卡的影响以及卡夫卡后来在成人生活中能够或者希望从中得到的认识。教育学上最重要的规范并非心理学层面的态度、社会学层面的时代精神或者其他别的东西，它只涉及一个问题，即是否孩子从那时候起就能够应对父亲的行为。根据信中的内容，看上去卡夫卡一生都饱受这个场景的折磨。幼年时身处其境的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在父亲心目中一无是处；而在他写信的那一刻，就在他生命结束前不久，似乎卡夫卡仍然没能找到解释。这表明，父亲的行为非但没有起到教育作用，反而让孩子感到压抑，甚至回忆的举动本身还在压抑孩子，虽然成年的卡夫卡早就该将父亲的这一举动转化为一种教育行为来理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父亲当年无疑不太能设身处地



为孩子着想，教育能力有欠缺。同时也可以确认，儿子这一生都无法摆脱父亲行为的影响。卡夫卡从来没有认识到，从成人的某一刻起，人们就需要为自己负责了。

卡夫卡是令人同情的，不仅仅因为他有这样一位父亲，更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父亲的阴影。今天，他的作品已经获得世界的承认，可是当年，他既无法从外在上超越父亲，又无法在内心克服父亲的影响，追求自我。卡夫卡没有从父亲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他始终只是一味幻想能有另外一个父亲。可这个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他只有这位父亲，不可能变成其他人。所以说，父母不仅仅是教育者，而且也是自我生命计划与规划的启发者和推动者，无论他们曾经历过怎样的孩童时代。在教育意义上，此时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同感。这要求父亲们更加善解人意，也要求孩子们从父母的关爱中更多地独立出来，不断在积极意义上发展自己的自由，争取自己的地位。不过也许正因为卡夫卡父子都不曾去改变自我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让卡夫卡有了今日的文学成就。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统一的答案，一切都是个性化的。因为亲子关系恰如生命，永远独一无二。

在种种父母形象中，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

差异。什么是理想的父母，这个问题触及人类内心对安全感、对被保护、对爱的渴望，体现出人类对其根本和生命起源的向往。乍听上去，这很美好，可同时它也正是为什么众多父母在孩子的真实回忆中会成为糟糕的反面教材的原因。孩子心目中对于自己的起源，即自己的父母，怀有美好的期望，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期许都能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父母形象总是出现在现实的父母之前，而且后者往往比不上前者，于是失望就会这么多，这么容易泛滥。但是有一点，失望总是以欺骗为前提的，因为受骗，所以会失望。因此，父母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不让欺骗发生，阻止它们的出现。这与个人作为父母的谦虚谨慎相关，不能通过自然而然的发展获得，而是通过不断追求正确思想态度来习得。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为人父母不是一种停滞状态，而是一种持续发展的变化状态，从受教育阶段到成人阶段再到自己为人父母的阶段。在此期间，我们能从各种不同的层面上发现“Eltern”（父母）这个词的踪迹。我们的出生离不开父母，此后的教育也依仗父母。不仅如此，“父母”这个词还暗示了生命的绝对意义，是生命的起源。

我早已提到，思索“父母”一词时，人们通常首先想到

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已经为人父母的自身。现在没有人再质疑，人们作为个体面临着两种生活状态：父母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但当大家需要决定“父母”这个关键词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意味着哪种生活时，根据前面提到过的事实，可以知道，答案是我们首先是父母的孩子。抽象地总结：在我们的内心，为人父母永远是第二位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湮没在孩子的生活中，必须让自己的生活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从中汲取力量去促进孩子的生活。假如我们将孩子置于自我之上的话，那他们怎能从我们身上学习东西？我们必须给孩子以孩子的生活，孩子必须给我以父母的生活。无论父母和孩子多么亲密，他们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如果父母为了和孩子融为一体而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那么出于对父母之爱的错误理解往往会发生下面的情形：本应作为个体去逐步发现自我的孩子，会受到父母个性的压制，他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的更多是制约，而非促进。父母最重要的任务是养育幼儿，让他们不仅具有生存能力，而且在生活中能够自主地、有能力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尽管养育孩子终将落实为个体的具体行为，但隐藏其后的是共同的事实，即父母给了孩子生

命，无论其教育行为有多大不同。换言之，所有的父母都是不同的，但本质上又有相同之处。

### 父母的劳动分工

如今，我们认为教育和经济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且在现实中，家庭经济和企业经济之间的纠纷是劳动机构需要协调的最严重的矛盾。到处都在热烈地讨论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这恰好反映出二者在表面上的不相容。

实际上，教育和经济紧密相关。当人们想谈论父母的劳动分工时，很有必要首先回顾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从教育的角度看，企业经济的最终目标应是通过企业的经济活动，帮助家庭实现教育功能。因为实施教育必须有经济后盾，而教育又担负着培养未来经济的接班人的重任。人们需要家庭经济来保护孩子，让他们有安全感，获得很好的喂养。可家庭经济的实现又离不开企业经济提供必要条件。为了迎接新生命，人们准备新居室或者新房子，布置婴儿房，改造一切有碍婴儿的地方。一切都要求具备经济实力。通常情况下，孩子的教育也在家庭经济的框架之下。孩子需要

孕育，需要分娩，需要安抚，需要护理，需要照料，需要教育，需要培养——要投入大量的劳动、精力和时间，这一点大概没有人能够反驳。如果一个人在承担起这一切的同时，还要兼顾就业，那他/她显然力不从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统意义上，母亲与职业的关系不同于父亲。怀孕、分娩、安抚以及最初的护理和照料不可能由父亲来完成，或者父亲无法做到同母亲一样好。这种差异以各种方式在父母的不同分工中体现出来。

至少在早期教育中，父母之间的责任程度会有所不同。母亲在教育中的责任程度可能会更高，因为有些事情只有她们能够胜任；而父亲在企业工作的自由度会相应更大。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为了保障母亲在教育中获得更大的自由，父亲在经济上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要简单地把父亲的劳动时间和母亲的劳动时间相加，而要让它们重点突出地灵活分配。如果父母们既不想荒废教育，又不情愿放弃职业，那他们在劳动时间中就不要追求表面均衡，而是根据任务不同来相互补充。非父母人群的时间管理模式不适用于父母，它只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夫妻关系的紧张和教育问题的压力。父母们无法像非父母人群一样在空闲时间和工作时间内

自由地规划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在教育时间和职业时间的分配上作出艰难的抉择。人们也希望在社会中让父母和非父母的劳动负荷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父亲和母亲传统的劳动分工逐渐消失，这种现象一度被视为大好机会。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面向非父母人群的工作机构无法根据父母的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没有出现针对父母的、机会均等的新型劳动分工方式，那么相对职业工作而言，教育工作永远居于次要地位。这种状态不可避免会妨碍教育，而且还会对我们社会未来的经济质量产生消极后果。正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我们当前的生活不能以牺牲孩子为代价。

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教育工作、家务和职业工作之间的原始联系，正由于片面关注就业而被迫中断。工业化之初，母亲还处于孤立状态，只能围着锅台转；父亲的第一要务是挣钱。父亲被称为家庭的“喂养者”，尽管具体的喂养工作从古到今都是由母亲来承担。类似的不当概念妨碍了人们去关注错位的生活关系。以前对立的两极是就业的男人与教育的女人，而今天则变成父母双方的职业工作与父母双方的教育工作。于是，父母不得不再放弃教育和喂

养——这些现实我们早已注意到，也会感到惋惜，却没有付诸行动去做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现在的工作概念将家庭生活完全排除在外。这种不幸的分裂导致了两性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又不断带来新的教育负担。男女平等的权利被歪曲，父母与非父母人群权利的平等被误解，在这一基础上，人们首先考虑的大问题就变成：怎样才能扩大公共教育领域，以便让父母亲尽可能实现全职工作，像其他所有正常的、无需承担教育职责的人一样。当然前提没变，还是要保证。如果这一点没能实现的话，人们就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父母，要求父母改进教育，却不指望社会修正其经济模式。不难看出，这类责任分配方案的出发点是经济至上，完全没有顾及教育。

这种思想只是给经济发展和男女平等带来了好处，仅此而已。可父母教育却因为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地位，得不到关注。这已经是现实问题，而且未来矛盾还会日益激化。原因就在于人们根本无视事物间的联系：尽管现代化的发展暂时减轻了国民经济和私人经济预算的负担，但这些债务却要由今天或者未来的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去偿还，他们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由于公共教育从来

就不能完全取代父母教育，所以今天的孩子不得不忍受着父母天性的普遍弱化。对此我在下一节将会详细阐述。

尽管所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人类现代的共同生活得到了大大改善，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更成熟，更富有责任感，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证据之一。唯有加强父母教育的力度，并以此来促进所有人生命最初阶段的发展，才可能往正确方向迈进一大步。因为在所有社会发展中，有教育意识的父母永远承担着启动一切进程的任务。所以，让教育工作重新获得和经济工作同等的地位，在社会和教育变革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

依我之见，意识转变是重要而且必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企业尽管也为股东挣钱，“但不能以环境、人权、公共福利和普遍安全、员工尊严和相关社会团体的福利为代价”。这句话极有价值，只是漏掉了教育，而这正是我想在本书中提请大家关注的。

## 父母教育和公共教育机构

过去数年，各种媒体都围绕教育发表不少文章。如果人



们进一步研读，就能清楚地发现一种趋势：文章关注的核心不是教育，而是时间管理，是如何让经济过程最优化，以及如何解决优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其中之一便是孩子。

《焦点》杂志 2007 年底推出一期主题为“该把孩子送到哪里？妈妈那儿还是托儿所——一场讨论分裂社会”的文章；而《明镜》周刊也在 2009 年初以“托儿所还是儿童房——多少母亲需要孩子？”为主题展开讨论。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基本内容永远不变，关注的无非是三大领域：经济力量的加强，妇女的自我解放和儿童利益的保障，而这三个领域，都要求人们投入时间、精力和情感。专家们各持己见，相互抨击，最后却没得出任何结论，就像人们把所有东西都搅到一口锅里头，到后来什么也找不到。在这些辩论的总结陈词中，大家总能看到一条“真知灼见”，即经济工作需要教育为其保驾护航。《明镜》周刊文章的结论也无出其外：相比“母亲”这一称号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实际需求要少得多。如果没有这一结论做支撑，所有现实的公共教育机构的努力就失去了其合理性，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会关注教育的根本：父母陪伴孩子成长的问题。可几乎没有任何强大的游说集团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而迄今为止如

果没有游说集团的参与，任何主题都难以获得应有的关注。

其实一切本来非常简单。让我们看看基本法吧，第六款明白无误地写道：“照料和教育孩子是父母的自然权利和他们的首要义务，”还有比这句话更高雅更明确的表述吗？孩子的教育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如今涉及公共教育机构的辩论中偶尔会建议免除父母的责任，而这种逃避在法律中找不到任何条文依据。

现实情况无法满足义务的事实唤起了大多数人的罪责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今父母的集体心理状态。其中原因何在？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清楚明确的表述，是因为父母的权利和义务涉及他们与孩子之间的与生俱来的教育关系。这种教育关系的独一无二与不可重复，正是基本法第六款的主旨。如果人们对此表示接受，那他们也完全清楚，公共教育绝对不可能替代世上的父母教育，至多只能起到代理作用。

母亲从生育孩子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谱写教育历史，而幼儿园里的女老师似乎可以替父母代笔，弥补其中某些缺失的章节。但这实际上纯粹是一种幻想。不仅是女教师，甚至连父亲也无法取代母亲的作用。父母各司其职，无法被任何人替代。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孩子而言，父母的抚摸是

与孩子发生身体上亲密关系的表现，是一种自然的基本需求，属于父母陪伴孩子的内容之一且有利于孩子的自然成长。可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在公共教育机构中发生类似的举动。如果一位老师试图仿效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行为，大家肯定会怀疑他图谋不轨。父母教育的微妙之处就在于那些完全特别而又十分重要的细节，而这些是公共教育永远无法实现的。大家扪心自问，是不是可以用“教育”来描述公共教育机构的任务，是不是应该首先明确“监管”与“教育”的不同，厘清所有概念。

正如基本法第六款中所说，公共教育永远只可能是孩子教育的第二支柱。它免除的是父母的时间负担，而不是父母的教育责任。对父母而言，即使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他们也仍然承担着教育责任。脱离孩子并不意味着摆脱教育。恰恰在这一点上，媒体报道对公共教育存在着长期的、严重的误解。

皮萨（Pisa）测试（欧洲对小学生学习能力的统一测试）研究结果显示，除了解放父母的时间之外，公共教育领域的另一中心任务便是促进孩子的学习。早在中世纪，父母就把子女交给博学多识的僧侣，以便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学习

各类知识。这其中蕴含着学校通识教育的思想雏形。

尽管历史上人们曾经喜欢称学校为“教育机构”，而且诸如老师还得教学生穿鞋子或者系鞋带等情形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今的父母教育，但有一点要清楚：培养老师绝不是为了让他们去解决这些教育问题，老师这么做可能只是凭自己个人的直觉。同样，孩子在大学中学会的领导团体的社会技能也与父母的教育无关。所以说，人们对老师提出了过度的要求。他们在承担教学任务之外，还得去从事大量的针对孩子的个人教育工作。这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要求父母在家庭教育工作之外再去教授学校课程。

有别于家庭的自然性，学校终归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尽管人们一直在寻找不同的学校形式，希望可以替代家庭，但是没有一种尝试能够成功地改变学校的人为属性。至于原因，在上文已经分析过。而我们从中应该得出的结论则是，教育责任首先而且最终要由父母承担。当父母在时间上、精力上或者业务上的负担超出其能力承受范围之内的话，子女教育在社会上就会长期停滞不前。此时，无论怎样深化公共教育，无论如何加大公共教育的力度和强度，都无济于事。

上文引用的基本法第六款还包括了其他内容，正如某法

律评论所点明的：“基本法第六款第二条指出，父母首先被指定负责孩子的照料和教育，而且相应地被赋予义务。国家只能起到补充的作用，行使监督职权，在父母失去作用时介入。”在各种关系中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国家是——除家庭和公共教育机构之外——社会教育系统的第三支柱。在这个论题上，我们不得不再又一次批判性地发问：此处使用“教育”概念是否合适？监督者必须何时出现，什么时候监督是必要的？答案是只有当父母教育明显起不到作用，或者近乎不存在时。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时代，大家有目共睹，教育正经历一场危机。人们强烈而且迫切要求拓展国家的监督功能、改善公共教育机构。只是国家从来不可能通过监督和转移责任来改善父母教育。公众涉入教育领地，父母必须让位后撤，这是难免的，尽管令人惋惜。也就是说，国家本该通过行使职能去加强父母教育，结果适得其反，反倒从根本上消除了父母教育。一旦父母不再行使教育职权或者说不再负责地进行教育，他们就是在荒废教育，正如常言道“不用则废”。谁想为孩子谋福利，就必须随时随地先为父母谋福利、办实事，余下的事情只需顺其自然发展。即使不作为的父母，孩子与

他们之间也是以爱相连，只不过表现形式特殊而已。

很遗憾，媒体每天都在我们眼前不断误导：“瞧，教育现状有多么混乱，国家也快无能为力了！”《汉堡晚报》曾刊发过一篇题为《日常恐怖清单》的文章，报道了汉堡城区威尔斯堡当地社会服务机构的一个正常工作日的情形。文章还配上了插图：一栋程式化的高层建筑，看不到其整体轮廓，只有那一扇扇不知名的窗户。在这些窗户后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根本无法控制。文章说，社会工作者不愿意继续在这个城区工作，青少年福利局尚有四个空缺职位。青少年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严重，可社会工作者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机构为父母提供持续性的帮助，只有出现危机时四处堵漏的权宜之计，因为实际上这里的系统已经被开足马力推向崩溃。

人们必须明白，今天接受教育的孩子正是明天的父母。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父母不作为，可能未来的父母也不作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失败父母的数量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同样，今天的教育状况需要从昨天的教育关系产生的问题中寻找根源。我们已不能完全靠现在的教育来解决问题。教育不仅意味着学校、幼儿园、照料和治疗。“教育”这个

词看起来能够承担无数意义，但它显然应该区别于非教育。

如果教育概念和实施教育的原因不明确，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那父母们就可能无法明白，到底什么才是他们的教育任务。只要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清晰的父母教育理念，从困境中解救被教育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父母就几乎是句空话。而父母教育首先必须区别于各类公共机构教育以及国家的教育职能。

父母是一切教育的开始，因此也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开端。他们必须具有承担全部教育工作的能力，人们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2009年4月，《明镜》周刊曾经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其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这封来信是针对杂志中一篇名为《强大的我》，旨在描述“孩子们如何赢得生活”的文章的。信中写道：

想把孩子的教育转交给公共教育机构，就有点像让国家去当银行家或汽车厂主。当父母不再把自己看做是孩子教育最重要的第一责任人时——怎么还能去指望“陌生人”呢？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还想进一步强调：任何一位银行家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但对孩子来说，父母是几乎无可替代的。如果社会中的父母天性消亡了，那整个社会也就会随之消亡。而令大家置于这种教育困境的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身。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只能自救。所有人都必须正确理解父母教育，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 **“为人父母”意味着：陪在孩子身边！**

读到本节标题，有些读者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提出抗议：那些遭到父母抛弃或者漠视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们该放弃他们吗？不，当然不能。为遭到父母离弃的孩子尽可能地创造充满和谐教育关系的未来，这甚至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不过，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大家如何理解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父母是该完全陪在孩子身边，还是不陪也行。这两种选择都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例证，比如没有父母的陪伴，许多孩子照样长大成人，可也有不少孩子因而堕落沉沦。这只能说明一点：普遍适用的教育思想绝对不可能以个



别事例为基础。

而实际上判断孰是孰非的重要依据应该是教育和自然的生长法则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自然规律的指导框架内活动，人类教育才是自由的。侵犯自然规律可能造成的恶果，环境灾难已经多次向我们展示，而在教育主题上，若是违背规律，后果也不见得会好多少。

自然法则认为，孩子不受干预地顺利成长与父母教育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毫无疑问，“为人父母”的意思就是陪在孩子身边，无论生身父母、收养父母还是抚养父母。亲子是否有血缘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现实父母”所持何种教育思想。只要“现实”父母陪在孩子身边，孩子都可以茁壮成长，哪怕曾有过被离弃的经历。

我们无需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或者思索例证，看看父母不在孩子身边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全明白了。如果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想彻底摆脱自己的骨肉，那他们就不必要孩子。许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儿童一生都无法从这种最初的体验中痊愈，而且他们还把同样的悲剧转嫁到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下面我们还会多次提到这一点。对于一些爱哭闹的婴儿，也许可以这么解释：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孩子和母亲

已经不和，也就是说，母亲没有满足或者关注孩子的需求，婴儿期无谓的吵闹只是这种早期教育失败的外在表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来读读卡夫卡的书信。显而易见，父亲尽管身体和孩子在一起，但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孩子，以至于成人的卡夫卡还纠结于这段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给“最终胜利”贡献力量，不少母亲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自己则在弹药工厂的车间长凳上奋战。这些孤零零的孩子，不愿意继续没有妈妈的生活，最后“自然”这位博爱的母亲在他们满两周岁之前便将大家几乎尽数接走。

上述教育经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要旨之一就是：为人父母首先意味着陪在孩子身边！如果肉体上无法做到，至少精神上需要同行。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地理解，我还要多说几句。陪在孩子身边当然不是指牢牢抓住他们，让孩子依赖你。“陪伴”更多地是指当孩子需要父母时，我们能够及时到位。总有一天，父母和孩子身体上会分离，我们无法逃避现实，但精神上的一致却应该保持下去。这也是对下一代孩子进行教育的最佳前提。从非洲学生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大部分非洲小孩大清早就要和母亲道别，与兄弟姐妹、亲戚或者邻居共同

度过一天。但他们坚信，自己随时能够回到母亲身边，比如危险出现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这种坚定的信念比母亲时刻待在身边更为重要。亲子关系越安全，分离就越容易。除了日常的照料之外，一切事务中首要的就是父母精神上的陪伴，这正是孩子成长所必需的。当父母履行作为教育者的优先权，而且照料者认识并承认父母的优势地位时，公共教育机构自然一定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作出令人欣喜的贡献，大量的事例可供引证。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教育需要父母“陪在孩子身边”，而且同时别忘了那句非洲谚语——“教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社会的共同关注有助于我们满足现代社会对父母的要求，完成现代教育理念所提出的教育任务。

## 第二章

#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教育？

理解与新的认知是两码事。人们想理解某件事时，心中其实已经存有认识。所以本章探讨的对象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对教育的理解。

### 教育既是一切，又是虚无

大约两百年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在他的《教育理论》一书中这样开篇：“人们对教育的普遍理解，被当做是众所周知的前提。”可以说，今天当大家谈到教育时，一切仍然遵照施莱尔马赫的论断。看上去，每个人对于什么是教育，如何能成功地教育都有自己的主意。不过，这些想

法并没有妨碍人们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观念，从教育指导书籍那里获取窍门。

尽管观念千差万别，可人们每天仍在进行教育，而且社会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教育理念。因此，教育主题普遍被理解成教育行为，而不是教育意识。但是进行教育的人却无法肯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建立在已经具备清晰的教育概念的基础之上。只有具备了清晰的教育理念，才能认清自我，才能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真正教育。当前我们所欠缺的就是对“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的清楚认识。所有成人对孩子采取的行为都被称之为教育，无论性质积极还是消极，无论是否有意义，无论属于私人范围还是公共范畴。对教育的多种阐释完全妨碍了人们去精确地理解教育。2005年，当时的家庭部长雷拉特·施密特用下面的美言来描述教育：

教育意味着让孩子强大，学会生存，帮助他们在社会中找准位置，学会自我负责地做事。对父母而言，这提出了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现在的父母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向孩子传授（介绍）社会生存能力和知识素养，可同时又没有明确的关系模式或者榜样供他们参照。

可以确定的是，这段话中的教育理念也缺乏明确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可能提到了一些试图来解释教育内容的概念。教育应该包含“使强大”、“帮助”和“介绍”这些概念。试问，这些词汇是否为教育范畴所专有？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教练让运动员强壮”、“急救人员帮助伤员”或者“代理商把产品介绍给客户”。完全相同的字词，但已经与教育毫不相关。教育概念的明确性仍然悬而未决，所以我们来请教百科词典：

教育是给予处于成长中的人支持和推动，使其在精神和性格发展中获得社会交往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自我负责地行事。

教育该是什么？这里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阐释：“支持”、“推动”和“使获得能力”。这些词不仅没能更好地解释教育概念，而且还更加泛化，把教育概念弄得越来越抽象。我们再试第三次，让教育学自己来解释，如果把教育学排除在外，谁还有责任、有能力来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呢？

教育学词典是这样写的：

一般说来，引导人类走向自主和成熟、帮助人类激发所有力量和可能性，帮助其找到自我本性的一切手段以及过程，都可以被称为教育。

解释清楚了吗？现在教育又成了能够“引导”和“帮助”人类的“手段”和“过程”。如果人们把这些关于教育的表述总结起来，那么父母就是“生产者”、“帮助者”、“中介人”、“支持者”、“促进者”、“赋予能力者”和“引导者”。这个清单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拉到N倍长。

有一点非常清楚，所有这些行为都能在具体教育场景中找到。不过核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无论单个的词还是所有的词合起来，都没有最终解释清楚什么是教育。我们注意到，在大家的意识中，教育是一切可能，却无法明确定义。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去“理解教育”。

当我们说，孩子应该变得独立、对自己负责；在精神和性格上进行最佳的自我培养；行为举止能够适应社会；找到自己的人性，这些自然是伟大的目标，谁会对这些目标持

异议呢？无论何时何地，这些价值都是全社会共同生存的基础。但是对这些价值的命名和承认，还是无法让人们直接了解其教育属性。

在上述若干定义中，都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是对教育的抽象界定，另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些价值扎根在孩子心中而需要在日常教育中完成的内容。所提到的目标和价值太过笼统，以至于它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所谓的教育行为得以实现。想要孩子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是按一下开关那么简单的事，它需要一个持续 20 年的长期过程，由数以万计的小型教育场景组成。这些场景都有各自的、哪怕是微乎其微的教育目标。有时教育者只想到用一朵花可以让孩子高兴，所以摘下花朵，可他却没有考虑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举止规范。父母不是为整个社会的福祉负责，他们的特殊责任首先在于对孩子的福祉和成长负责。只要孩子幸福，他们就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生存和幸福做出了贡献。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会通过接受教育的人，间接造福于社会。然而，在社会对教育抱着超乎寻常的期待的背景之下，也许有太多的父母太害怕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小世界中，但我们绝对应该鼓足勇气，付诸行动，将其变为现实。



“我的孩子要成为政治家、科学家、大款”，诸如此类的期许，许多父母都难逃其诱惑。然而不为所动，不为其所控制，才能避免被剥夺监护或者过度监护的危险。如果旁人一直对父母指手画脚，告诉他们该如何设计对孩子的教育，这和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又有什么不同呢？在具体的教育场景中，父亲或者母亲会马上决定，现在我应该帮助、支持、给予能力、传授知识给孩子吗？在每个教育场景中，他或她会考虑应该优先顾及这种价值还是那种价值吗？几乎没有父母会这样想，任何教育场景都必须依靠直觉来作决定，而政治和社会的要求则被抛在脑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让孩子成长；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最终找到自己在社会中合适的位置。

我们的社会必须清楚，光靠教导是无法促进父母天性的，因为抽象的教导不会让父母获得任何具体的教育能力。不能从外部技术性地操控父母，这就像西西弗斯的苦役（译者注：白费力气的重活），既不可能成功，也不会有任何社会能够持续这么做。父母所需要的，是对他们教育的信任，是给予他们实施教育以便证实这种信任正确性的机会。

此外，让我们的孩子在技术上去适应未来的具体要求，

这似乎毫无意义。谁也没有那个能准确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所有人都不知道，必须让孩子具体为哪些事情做准备。当年父辈并没有想到，今天的孩子必须会使用网络、电子邮件和社交性在线工具。可现在，孩子们不也都掌握了吗？原因就在于父母曾让他们不受约束地成长，因而让他们能够沉着、冷静、自信地应对新时代的任何要求。

在这种意义上，父母教育可以被看为一栋建筑。作为父亲或母亲，我必须独立去熟悉、适应其中每一个教育领域。而在亲子接触中出现的一切，是教育的根本主题。所以我们需要明确清晰的概念、树立广泛的教育理念，就像本书在越来越精确的范围中进行构建一样。

### 教育不是随意

亲子关系多种多样，教育场景不胜枚举，如果把它们的数量相乘，我们会发现教育的多样性有多么可观，而且还会日日更新不止。这个庞大的数目妨碍着人们通过科学统计探寻普遍的教育概念。可只有当我们明确地知道教育是什么时，才能谈教育。否则，我们的认识水平只能停留在把成年

人对孩子采取的任何行为都称之为教育，而现实中也的确都称其为教育，哪怕实际上是最糟糕的非教育。我们已经看到，从词典里显然无法了解什么是教育。因此，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直接去请教那些每天与教育工作打交道的人——即父母自身，似乎更有意义。父母永远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教育，当然还包括什么不是教育。严格说来，我们只需要观看，就像坐在游戏场旁的老人们一样，饶有兴趣地去观看孩子们游戏（如同父母的表现）。自己去认清教育，就是通过反思所见而获得的精神成果。下面我们来观察一个场景，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对教育问题并没有什么启发，但进一步关注却能给我们提供方向：

游戏场旁，两位妈妈各坐在一张长凳上。场地里有一个带桌子的游戏屋。其中一位妈妈的孩子不停地爬到桌上跳下来，妈妈注意到儿子的举动，非常高兴，因为她从中看出了孩子的运动能力。可另外一位妈妈却非常生气，照她看来，小朋友不应该穿着鞋子爬上桌子，这会给她女儿树立坏榜样。于是，她向小男孩的妈妈口头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于是，这里就出现了立场的对抗。而谁又会想去裁断，哪种行为才是正确的呢？两位妈妈都站在各自的立场，都有道理。

可对弄清教育问题，这却毫无用处，两位妈妈的立场对错并不能解决教育问题。孩子们会怎样，妈妈们将如何继续？要想得到答案，就必须认识到，妈妈们想要的只是奖牌的一面。只有当妈妈们把个人的意愿和孩子们的意愿联系起来，不仅作出反应，而且主动出击，这在教育上才有意义。

一位妈妈用形象的事例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聪明的行为。这位妈妈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块小场地玩球，球正好在一个孩子那里，另一个也想加入。可第一个孩子用典型的孩子式的抗议表示反对，不许一起玩。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和他玩球，显然这让第一个孩子平静下来。可妈妈同时也在关注另一个孩子。碰到合适时机，妈妈就把滚动中的皮球貌似偶然地传到他所在的方向，这个孩子又把球扔给第一个孩子。于是，从这一刻起，两个孩子都参与到游戏中，妈妈可以逐渐退出，坐到其他妈妈身边。从教育的眼光看，这里所发生的正代表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位妈妈打破了两个孩子间固执的、社会性的冲突。

在上面的例子中，妈妈完全是“闹着玩”地促成了这件事。看上去很容易，可是真要启动和持续类似的成功教育行为，往往会困难得多。下文的主人公是一位30岁的母亲苏

珊珊。她有两个女儿，5岁的杰西卡和两岁半的杰奎琳。现在，孩子们因为杰西卡的一个布娃娃大吵起来，妹妹杰奎琳一定要玩姐姐的宝贝玩具，尽管她自己有一个类似的布娃娃。她牢牢拽住杰西卡的布娃娃，不停地喊：“我要，我就要！”妈妈苏珊珊不停地调解，向杰奎琳解释：“别扯着杰西卡的娃娃了，你不也有一个吗？而且对姐姐的态度要友好。”可没等苏珊珊关上身后儿童房的门，两个小家伙又开始吵架，还升级到武力冲突了。杰奎琳开始打姐姐，最后把布娃娃从姐姐那里抢了过来。这一次，妈妈立刻冲回儿童房，严厉地训斥妹妹杰奎琳：“没有这么干的！现在给我站到墙角去，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过了两天，两个孩子之间又爆发了一场争战。导火索是杰西卡的一本图画书，杰奎琳非说是自己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最后杰奎琳当着妈妈的面，拿起一辆玩具挖土机开始不停地使劲砸姐姐，然后一把就将图画书抢到自己手里。还没等妈妈有所反应，她就主动对妈妈说：“我现在就站到墙角去！”对于杰奎琳的自我惩罚，妈妈看上去还算满意，她马上离开了姐妹俩的房间。在这几件事情上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妈妈的行为尚未给姐妹俩之间的冲突带来

任何改观。相反，争端在不断升级。作为旁观者，大家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妹妹这么爱攻击他人？为什么姐姐完全不能反抗？为什么妈妈没能让姐妹间的关系有所松动？她反倒总是逃离战场，让两个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

没过几天，对母女进行教育干预的紧急性和必要性就完全暴露出来。这一次杰西卡和妈妈是在晚上的入睡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杰西卡该睡觉了，妈妈用上了平时哄她入睡的老一套方法，可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能奏效。突然间杰西卡变得冲动好斗，对妈妈又抓又打。而妈妈苏珊娜的反应则是大声呵斥，接着离开房间。她还激动地冲着房里嚷嚷，说杰西卡睡不睡觉，什么时候睡觉，她都无所谓，而且如果杰西卡这么干的话，她明天就没有早饭吃。

妈妈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出于极度的、对自己作为母亲的不自信。她不是年长的，不是更强大的。当她卷入孩子的冲突时，自己也成了孩子，根本无法认清自己在这场景中的分量。在这个案例中，无能为力意味着苏珊娜不具备厘清冲突场景的教育性知识，而这正是她希望自己可以做到的。同时这个案例还让我们认识到，刻板的药方式的教育建议很少能够解决问题。在这里，没有任何药方可以起到教育

作用，只有妈妈自己才办得到。只要妈妈和女儿们停留在同一水平，她的行为举止肯定就像是女儿的姐妹，而不是能够带领“幼崽”学会“成熟”举止的“年长者”。从外界来指责这类母亲的教育失误，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这种家庭中的教育关系变得更不稳定。而任何母亲或父亲都无法给予孩子超出自己行为能力的东西，所以只能通过善意的和专业的培训来改善教育，而不是通过指责和发怒。古老的团体活力基本原则在这里也适用：在哪里停下来，就从哪里开始。这些认识使我们不禁发问：母亲或者父母到底能从哪里汲取教育知识？当词典、指导书籍以及其他人都无法通过建议直接告诉他们时？

只有去从事教育，才能学会教育。从“父母的孩子”变成“孩子的父母”，身份的转变并不会让完美的教育知识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这类知识只能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增长。通过不断重现的教育场景，我们逐渐积累经验，再从中升华为知识。回头来看我们案例中的这位母亲，她无法凭自己目前的经验来判断女儿们具有攻击性的根源所在，那她具体又该怎么做呢？来自外界的建议完全不该受到诋毁，可它们也绝不会成为持久的教育解决方案，也不可能使主动教育

得以改善。所以也许只有母亲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炼才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条道路上，父母双方可以相互帮助。苏珊娜也可以回顾自己的童年，想想自己是否也有过或者受到过类似的同胞之间的攻击。从中她也许能寻找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回归父母的道路，因为他们永远是任何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将在本书中多次阐述。不过，为了获得这些内在的理解力，父母也需要掌握相应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只可能从正确的父母教育活动中学习到（参见第八章）。正如一句古老的罗马谚语所说：“从真正了解教育、会教育的人那里学习教育。”

我们案例中的妈妈苏珊娜却没有这样做。杰西卡突然对她又抓又咬之后，她决定寻求儿童治疗师的帮助。于是她离开了教育领域，进入了临床治疗领域。后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教育毫无关系，因此也解决不了苏珊娜家庭中的任何教育难题。对孩子的临床治疗不能消灭苏珊娜在教育上的无知，对苏珊娜的教育意识也没有任何影响。

为了重新回到本章标题，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某次父母研讨会上，大家为一位父亲出谋划策。他7岁的儿子大冷天却不肯穿上暖和的外套去上学，大家第一时间就提出了大



量的解决方案。从传统的育儿观念到科学的教育法、从采取体罚到“应该让孩子自己决定”，各种意见包罗万象。然而没有一个人询问教育关系：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如何？母亲呢？在孩子拒绝穿外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人们不想只是随便应付孩子的话，在教育性思考和行动之前，就必须首先提出教育性问题，掌控教育场所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指望，还没有提出教育性的问题，就会得到教育性的答案。如果没有这样提问，那大家在行动中只能技术地、药方式地作出反应，而不是教育性地主动出击。永远必须首先确认场景中的教育性内容，除非它是人们直觉或者自发赋予的。这就需要教育者的经验和教育意识。关键词“终身学习”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回答教育问题时，具有如此的决定性意义。

为什么在教育能力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琢磨非常重要？为什么在主动教育的时代不断提出指明方向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非教育的恶果中找到原因。而媒体或者身边的社会环境每天都在向我们展示着非教育。等到恶果出现，教育行为总是为时已晚。于是只能让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甚至警察施以援手，然后教育便会越来越困难。当我们厘

清这一切，马上就会发现，治理随意教育的后果远比治理教育本身要更为困难，压力会更大。单是这一点，就应该能激励我们为普及正确的教育意识而不断努力。

因此，父母们首先需要掌握方法性知识，需要知道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去调动自身恰当的教育知识与能力。这些知识和我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的指导知识就不再是一回事了。它们能够增强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父母天性，能够不断让父母天性发挥作用。这些要比掌握发展心理学或者树立政治性目标和价值观重要得多。因为为人父母绝不只是给孩子答疑解惑。

### 教育问题不是所有事情的替罪羊

某个非常普通的上午，某个非常普通的城市。一位母亲带着婴儿在公交车站，周围全是候车的人，一切正常。突然，孩子大叫起来，根本没留给母亲真正的反应时间，母亲就已经感觉到身旁某些人投来的目光，其中大部分是责备。无声的指责（有时候甚至不保持沉默）在说：“你不行！你真是个糟糕的母亲，不然你的孩子现在怎么会哭叫？我比你强得多。”就像一位女大学生曾经向我叙述的一样：“觉得自

己总是压力重重，尤其当你作为单亲家长教育孩子时。无论你和孩子在哪儿，只要孩子放声大哭，旁边的老奶奶马上就

开始说三道四。这让你完全不知所措。”

把所有的麻烦都推到教育身上是多么简单啊，教育出了错，自然父母就是责任人。当然人尽皆知，教育问题不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可这种怀疑能够让其他人得到解脱，尤其是社会上所有未为人父母的人。当然也有人将矛头对准父母，借此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纠结不安。不过，一个成熟的人终究要脱离父母，独立生存，对自己负责。现在每当谈到当前社会中的教育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由谁来承担罪责，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自然认为该是那些主动进行教育的父母及其子女。

“总是压力重重。”上文中女大学生的这句话蕴含着大量目前社会上决定父母形象的因素。尽管绝大多数人仍然乐意做父母，他们却绝不会轻易为人父母。普遍意义上的父母形象既不是友善的，又不是令人鼓舞的，同时似乎全社会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教育，因此许多孩子的不当行为都得由父母来负责。受康纳德阿登纳基金会的委托，希努斯社会形象学院（Sinus Sociovision Instituts）就“父母的

社会价值评价”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非常明确：

无论处于何种社会环境，都能够感受到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孩子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另一方面孩子及其父母在社会现实中所体验到的实际地位却没有那么高。受访的父母明确地提出批评，认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感到政府和社会给予了他们足够的支持、承认和尊重。他们期望政府和社会能发出明确的信号，承认家庭劳务也是工作和能力。父母们希望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得到某种形式的解脱，在镇静和信心之外，这种解脱更表现在给予父母更多的承认和社会尊重。比起出于道义地拍拍肩膀，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种尊重包括更多的内容。

得到的支持远远不够，还一直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许多父母因而会时刻感到良心不安。要想摆脱这种如影随形的良心不安，只有不做父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有人在你耳边不停地灌输，你全都做错了，总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相信。这就是人的天性，完全能够理解。可对于子女教育来

说，这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媒体也在不断传播负面的父母形象和教育形象。1999年11月，巴特赖兴哈尔的16岁少年射杀多位无辜路人；迈森的一名15岁学生将老师刺死。这两起青少年犯罪震惊全德。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并请来不同专家发表意见。而探讨的首要问题是“我们还在正确教育孩子吗？”，在标题中已经隐隐地表达出将罪责推给了父母。专家们回答问题时，也持类似的看法。一位教育学教授指出，我们在解决社会中青少年成长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能力不足。当采访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在教育问题上，许多父母被过高要求”时，联邦父母委员会主席回答说，当与孩子们交流出现问题时，许多父母太快就选择了放弃；而德国教师联合会主席认为，许多父母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告诉孩子底线的勇气；受访的青年心理学家也贡献出不少关键词——“看电视太多、得到的表扬太少、体罚以及不许孩子结成小团体”；最后，联邦青年社会工作协会的联邦事务长官强调指出，媒体没有任何责任，相反，主要是父母对孩子关心不够。于是，采访者接着问，这是否意味着，许多父母对自己孩子的问题完全无所谓。这位联邦事务长官回答

说：“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教育直接就被推给了学校。”报纸得出的结论是“学校，父母难题的垃圾堆”。而且似乎这还不够，最后青年研究学者还预言，“美式关系”未来也将出现在我们这儿，他们没忘记利特尔顿的高中校园枪击案。而这种警告透露出的隐秘信息是：一切错误都是教育失败的父母造成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温嫩登和安斯巴格的流血事件再次证实了这种趋势。

在所有这些否定和非难面前，怎样才能建立并加深对父母及其教育能力的信任呢？现在所有父母都被置于公众的整体怀疑之下。只要谈到教育，我们听到的永远是“启示录的声音”。甚至一切相关领域的代表人物（尽管公众付钱给这些人，本是让他们负责加强国内教育、支持父母），现在也都加入到这猜疑大合唱中，希望借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去追究他们专业上的失职。从根本上说，这也许首先涉及我个人的学术领域，即教育科学，因为它对教育完全闭口不谈。只要不时翻看德国最大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各期封面，大家就能看出，教育和父母快成公众攻击可笑之事的万用靶子了。

热衷于把一切事情弄得荒谬可笑，这种潮流左右着公众对教育的看法。对峙的一方是父母加孩子，另一边则是自认高明者的方阵。而后者往往都是不用承担教育工作的人，他们从理论思考的象牙塔里发出训诫，在主观臆想的教育困境中反复折腾。而且他们还收入不菲，要么一本接一本地大写特写教育指南，要么上晚间的脱口秀电视节目赚足人气。

这里似乎是原始动机在起作用，就像我们孩提时曾在小丑木偶戏剧中曾经得到的满足一样，只不过剧中身处险境的公主现在变成了饱受威胁的孩子。公主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身上寄托了我们所有的感情，我们为世界上这些“可怜的”孩子忧心忡忡。父母，有时候还包括老师，成了恐怖的怪兽，沦为鳄鱼或者魔鬼之



流，大家对这些人恼怒不已，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去攻击。而此时，顾问、治疗师和某些科学家粉墨登场，他们仿佛是剧中那永远友善的小丑，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让人们信赖，都会前来拯救。而政治家和各类协会则正襟危坐，虽没摆出救星姿态，却也是一副安全秩序守护神的模样，尽管早就是尸位素餐。我们所有人都坐在观众席上，演绎着公众时好时坏的兴奋，却丝毫没有注意自己已经入戏，受到连累，这就像身处泰坦尼克号一样。我们为小丑木偶剧而高兴，为自己情绪的起伏而欣喜，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而在舞台背后，是谁在操纵着木偶呢？是那些看不见的、对教育和社会主题中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舆论的追逐。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借教育之名来反对父母，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阴险游戏呢？当对教育困境的长吁短叹和对教育的失望已经成了当今全社会的共同话题时，这种游戏生存的土壤就形成了。人人可以对教育大放厥词，可以为了让自我感觉更好，为了贬低他人，而对他人大肆批评；甚至可以为了显示自我批评，为博得同情，说自己父母的坏话，而且还完全不用担心受到任何惩罚。

今天教育的糟糕形象正是昨天糟糕教育的某种体现。如



果过去未曾接受过满意的教育，现在就可能无法平静地来思考教育和谈论教育。只有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才能更自由地重新完成教育任务，而这种任务绝不允许中断，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社会生存问题。

父母或者教育沦为替罪羊的背后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意识难题。在人们的理解和诠释中，教育并不是对下一代人所负有的使命，而只是上一辈人的经历。如果这些经历曾让人不快，那么他们怎么能很好地完成所承担的使命。如果评判教育的人永远只从自己内心孩子的视角出发，那他们就不可能具备自由的判断力，无法正确评价新一代人的教育任务，更谈不上毫无偏见地评价父母和教育。父母自身不会跑到未来的使命中去，他们总是隐藏在过去的经历里。当无法战胜幼年经历成为集体意识时，在这种视角下，对于父母和教育的自由判断就会持续错位。而未来父母培训最重要的出发点便在于此。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培训，人们依然不会理性地思考教育，教育仍然是个人及社会性辩论中最感性的主题之一。感性绝不是什麼坏事，但理所当然，在这个领域会有许多争论需要解决：是真实存在还是记忆影像；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

情感；是过去经历还是未来使命；是理想还是灾难。然而在教育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最终达到的目标是：在父母和教育领域，培养一种理性的、建立在清楚的思维与感情基础之上的意识。

在这种意识培养的框架下，可能首先需要颠覆那些道貌岸然者的统治地位。这些人装出一副了解而且能够决定未来教育任务的模样，实际上却把教育深深地隐藏和拘禁在其个人教育中那些未经处理的经验之中。不仅如此，这群不请自来的舆论领袖还对教育进行臆想，结果就是在其所谓的教育上形成一言堂，是真真实实的专制统治。在这场讨论中，他们最爱使用的无可辩驳的论据可以浓缩为一句话：为了帮助这个世界上“可怜的”孩子们。而真正想帮助孩子们的人，他首先会去帮助父母，因为只有父母才能给孩子提供持久的帮助。这种转向意味着，人们首先要战胜在感情上盘踞在自己内心的父母的消极形象，必须为此放弃其情感属性。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不再会在小丑木偶戏上获得愉悦。

战胜孩子视角并借此战胜教育中的经历视角，这就是说，人们必须首先形成对教育的全新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孩

子视角的完全关闭，而是指它们幸福地融入父母视角。未来属于青年人，永远都是如此。可到那时候，父母依然是教育王国的统治者。他们是大自然指派的代表，负责养育幼儿，直到后代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存、自主行事，直到后代们有能力再去养育属于自己的孩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真正的”父母和“毫不掺假”的孩子。而造就这样的父母，我们需要的是信任，而不是摊派罪责。

### 教育不是疗法

今天，无论身居何地，只要去儿科诊所，跃入眼帘的都是同一幅场景：挤得满满的候诊室，等了好久的病人，工作到精疲力竭的药剂师和医生助手。毫无疑问，对许多父母而言，儿科医生是最重要的人。本来孩子们没有真正生病，可是父母感到不安、忧心忡忡。现代医学让父母们变得缩手缩脚，什么也不敢做。以前医生们还会对妈妈们说：“带着孩子回家去吧，你比我更清楚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儿！”如今，我们从杂志上看到，某家医院值班的主任大夫也在周末急诊时打发父母和孩子回家，因为这已经大大超出她的承受能

力。可如果感到不安的父母还是不知所措，他们又该向谁求助呢？青少年福利局？老师？警察？还是心理学家？可这些人都不都是父母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士。

儿科诊所里的种种情形，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的时代面貌。涉及孩子时，我们的思考早已不再是父母性的、教育性的，而是医生性的、治疗性的，而且这已经变得再正常不过了，例证之一便是大量教育指导书籍均出自医生之手。

可医生的职责是治愈，不是教育，治愈和教育是两码事。许多人公开宣称，课堂是教育最重要的领域，教师是位于中心的教育者。然而在学校之外，多年以来，治疗产业已经悄悄成为了教育强有力的第三支柱。父母教育作为第一支柱因而越来越弱化，甚至已经不再被当真看作教育的重要因素。

我们得承认，医治思想中蕴含着让人平静的内容。谁不想要一个“治好”的孩子？但首先有一点，正常情况下孩子们本身就是完好的、健康的。获得医治的，只能是生病的人。而且孩子生病甚至有可能是因为胎儿时期不恰当的医学干预。如果有了病症，父母们当然需要医生，但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对孩子进行治疗的必要性，而是孩子自身的康复能

力，这才是他最重要的健康指征。人们不能把这种健康混同于通过医疗干预重新获得的健康。这种最重要的健康状态和教育有关，父母被委派为照料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对此，医生只在不得已时才发挥作用。如果孩子必须得到治疗——这时候已经无所谓病因了，不管是父母青年时的酗酒造成或者是婴儿时期的神经问题导致——一定是孩子最重要的自身健康的康复能力在此前出了问题。父母肯定没能得到如何健康养育孩子的知识，错误的喂养，过度的刺激，或者孩子没能建立对父母的信任，所有这些教育上的疏忽大大削弱了孩子的免疫系统。或者说，我们社会中的整个生活环境似乎让健康的教育变得不太可能。教皇不久前谈到“灵魂污染”，大家为什么不也来在一般意义上谈谈教育污染？也许有人会讽刺地说，一方面我们通过生活习惯“培养”疾病，另一方面我们负责弄到足够的治疗设备去战胜这些疾病。从这种眼光来看，疗法和医治可不是对教育的有益补充，而是对非教育的完美掩盖。教育本该排在医治之前，在社会声誉上也应如此。可今天，颠倒过来了，医治抢在了教育之前。

把医生置于父母之前，从教育上来看完全是本末倒置。治疗师的业绩被纳入社会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父母的工作却

未计算在内。这就好比一片患病的森林，之前没有人注意，患病了大家才回过头来积极照料，将大把的钱花到治疗上。上述两种情况中，治疗似乎为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事后治疗（非教育）总要比预防（即父母成功的教育）昂贵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健康系统所面临的崩溃危险原本已经在时刻清楚地昭示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讨论中，治疗师的思想占绝对优势，这种发展令人不安，因为它不可能持续起作用。应该居优势地位的是父母的思想，这也许会是接下来关于价值观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教育医疗化的后果是教育的去教育化。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睡眠障碍、拒绝喂食和学习障碍是教育问题，根本不属于医疗范畴？教育中出现问题，我们却向医学去寻求帮助，这种错位直接导致社会中教育被鸠占鹊巢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公开指责让父母身陷困境的教育学。当血糊糊的分娩被误认为丑陋恶心时，教育学非但没有去纠正，反而觉得这种主观臆想无关紧要。可同时，教育学一度极为傲慢自负，几乎所有学校课程和大学课程的人文学科领域都能见到它的责任田。曾经有些教育学的领军人物发

现，人们能够再舒服不过地根据病程模式来记录和分析教育过程。这可不是件好事。与孩子的整体健康相比，单独部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要容易得多，所以教育事务的难度远大于治疗事务。父母应知道的关键之事是什么时候才该找医生。

我们必须造就强大的父母，医生和治疗产业应该撒手后退，退到本来的领地，专注自己的本职。“鞋匠，做好你的鞋子吧！”父母的教育困境让医生、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们赚得钱包鼓鼓，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知道，这些人本来更应该去协助父母重新回归社会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保证人地位，而不是来趁火打劫。

对我来说，这清楚地意味着一点：在正确理解教育的基础上，使用教育手段，就能成功且更加经济地处理如今儿科医生诊所的大部分情况。在大多数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疗法，而是诸如“弥补性教育”之类的方法。它们的共同原则是：由于疏忽某种教育途径而造成的教育失误，仍然通过该教育途径去改正。例如喂养或者亲子联系中出现问题，只能从喂养或亲子联系着手处理。失去爱只能通过给予爱来解决，药物起不到作用。在此教育环节中，“理解教育”意味着父母能够重新更加坚定地拉起教育和治疗之间的隔离线，

并因此能够自信地确定什么时候需要医生，什么时候不需要。

### 教育：一个恰当的词

只有当人们把“教育”和“成长”联系起来时，才能明白“教育”真正的意思，这两个词中都蕴含着类似于植物的自然属性。与它们相对应的现代流行语分别为“发展”及“自我发展”。由此可见，发展心理学已经部分取代教育思维。语言上的转换使核心问题“到底教育是什么”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就像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治疗者的实践来代替教育者的实践一样。相对于“wachsen”（成长）这个非反身动词，“sich entwickeln”（自我发展）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当人们说“那个孩子在成长”，大家指的是孩子内在的、让自己长大的力量。人们关注孩子成长中个体内部变化的过程。可当人们说“那个孩子自我发展”，那么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任何自主的力量，而是那个孩子自己实现一切。人们关注孩子的外在状态。因此，“sich entwickeln”（自我发展）完全不同于“wachsen”（成长）。如果硬要生造出“sich wachsen”



（自我成长）一词，那只会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当人们把它与教育联系起来时，就会出现下列情形：如果涉及“成长”，大家会去培养孩子内部的自然力量；如果涉及“自我发展”，人们最终完全听任孩子在外界给予的刺激之下自行活动。其中的区别就像面对一件雕塑作品，人们只看到已完工的成品，却没看见它如何在艺术家的双手下成形。艺术家的劳作在这里难觅踪迹。与此类似，在成长心理学的视角下，教育所付出的努力也无处可见。“成长”只有和“成年”联系起来时，才得到严肃看待。可此时它描述的已不再是动态的过程，而只是某种社会学上的状态。雕塑作品的过程，那漫长、困难而辛苦的教育之路，已经从词语表象中消失殆尽。

为什么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动态的成长过程中，人们很容易想象到教育者积极的参与。的确，这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行成长，都必须受到“拉动”（或者确切地说“受到教育”）。而发展心理学的静态性却暗示人们，认清特定的发展阶段，检查它们是否在孩子身上得以实现，这就足够了。假如孩子没有在既定时间达到发展量表的要求，他就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性质的学习辅导或者治疗性帮助。而没有得到此类辅助的孩子，只能责怪自己运

气不佳，因此他们在发展与能力量表中的位置不是大大超前，就是远远落后。“发展”这个词不仅抹杀了教育，还明确地为预设社会成就等级披上了合法外衣。在下文中，我想告诉大家，“sich entwickeln（自我发展）”是现代的、过于简化的词汇，它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养育孩子这件事。相比之下，“教育”一词的思想背景要更加复杂，更具人文色彩，更令人敬畏。

“ziehen”（拉）[译者注：该词为“Erziehen”（教育）一词的词根]蕴含的运动方向与“drücken”（压）相反，显然是朝着力量源泉的运动。在孩子自然发展的过程中，父母作为教育者将孩子拉向自己。孩子应该往父母，即“更年长者”和“更强大者”所在的位置运动。这种“拉”既可能是自下而上的“往上拉”，又可能是从彼到此的“往前拉”。“往上拉”是将孩子领入成长，把他们培养为完全的“成年人”的运动，其对应的教育行为是喂养长大。而“往前拉”是带孩子涉入他所出生的这个世界，对应的教育行动是引导和传授使之前进成长。

现在我已经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你所描述的是对孩子不自然的生拉硬拽，完

全就是将成人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上！”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教育当然并非如本节标题所言：它既算不上特别美好的词，甚至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词”。

然而德语中的“拉”（ziehen）这个动词非常特殊。德语语法中，动词有及物与不及物之分。具体到“拉”（ziehen）这个词，不仅意味着我能够主动地让事物往高处、往前方运动，对运动方向施加影响，还表示我可以毫不作为，消极地让事物从我身边经过。举个例子，现在我们来想象云朵的移动。这是多么壮观的一幕啊！我们躺在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上，静静地注视着云朵从眼前飘过！我曾经常常问自己，到底是什么牵引（ziehen）着这些云朵。的确，它们原本受到风的推动。突然某一天，我意识到，这里“ziehen”不是说云朵被牵引，而是云朵在牵引我，是它们迷住了我，令我目不转睛。

如果我们把这幅美妙的场景移用到教育上，那就意味着：不仅父母主动对孩子进行教育，而且教育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引导父母。对父母而言，孩子自然成长的漫漫之路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大家都不愿——哪怕只是暂时——将视线从孩子身上挪开。父母既在设计教育，又在不断观

察，看看自己的教育是否为孩子所需，如何为孩子所用。成长中的孩子实在魅力无穷，父母忍不住时刻加以关注，他们被深深地迷住了，常常为之惊叹。父母在影响孩子，而在此之前，他们也让孩子影响着自己。哪怕我们只是静静注视着孩子，大家也总能感受到孩子成长所散发出的那种令人着迷的力量。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享有空闲时间和内心的宁静。不用费脑筋，人人都想象得出，淡定地欣赏孩子的成长过程，与焦急地等待着去确定程式化的发展阶段，到底哪一个更美。前者与教育相适，而后者与孩子的治疗相配。

“教育”一词中隐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教育者告诉孩子，该做什么，怎么做；而另一方面，孩子反过来也清楚地告诉教育者自己的状态和感受，自己成长到底需要些什么。只有父母积极主动的“拉（牵动）”和孩子听凭自然消极的“拉（移动）”完全融合，才能让孩子好好成长。只有当父母持续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才有能力从孩子的意义上去引导成长。只有通过这种双向思维，仅由父母来做出教育决定的片面行为才能真正获得效力，或者完全得以废除。只有在这种双向性的教育中，才会产生爱，传播爱，而没有爱，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明白这一点的人，都知道我在谈

什么。可是恰恰在教育中，人们又非常健忘，对此，曾在慕尼黑和萨尔布吕克任教的师范学教授约瑟夫·道尔希写道：

在我们这儿，养育（教育）儿童不过是喂饭、穿衣和照管而已，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可以这样来表述，即那些较为简单的关系中最为紧迫、最为艰难的事情，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已经快要成为无人提及的不言而喻之事。在现在使用的语言中，进入到教与学、深入到课堂、教育与培训中的教育相关词汇在频率性和重要性上有所增长。这是个令人信服的迹象，反映了教育领域本身的文化演变。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回归到教育的核心，人们必须针对教育去重新领会和理解成长以及对成长的观察中那些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有从这种意识出发，才能让教育与成长概念再次建立起良好联系。社会才会由此认清，要想取得教育上的成功，必须为父母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闲。它目前的“慷慨授予”，对于今日父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中的悠然和业余时间的闲适是两码事。

### 第三章

## 亲子关系

提到教育时，我们永远无法避而不谈“亲子关系”。“教育”和“亲子关系”到底有何关联，又有何区别？为什么辨析这两个概念极为重要？如果您想理解教育，首先就得弄清上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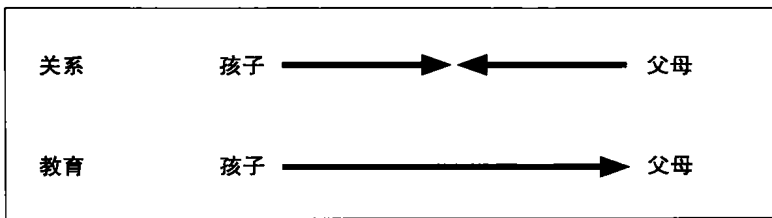
### “亲子关系”与“教育”

我们在第二章中用不少篇幅来解释“Ziehen”（拉）这个词，并且结合“Erziehen”（教育）讨论了“Ziehen”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现在，我们要谈到其他以“Ziehen”为词根的词——“Beziehen”（关联）及其名词性派生词“Beziehung”

(关系)。在当前的各类教育讨论中，这两个词频频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时甚至显得比教育本身还要重要。显然，人们今天往往过于简单地对待教育，仿佛教育问题就是亲子关系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偏离了事物的本质。

的确，亲子关系是一切教育事务的基础，但它和教育从来就不是一码事。语言的模糊性常常将原本就非常抽象的概念弄得更加含混不清，这一点在教育理念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在亲子关系中，只需要父母树立起好榜样就行了。类似的观点固然令人心动，但实在太过幼稚。毫无疑问，孩子确实能与与父母、老师以及成年人的交往中，从这些人人为其树立的榜样中学到许多东西，但这个过程并未体现出教育原本的特殊之处，因而不能想当然地称之为教育。其实只要我们从构词法角度稍作辨析，就能清楚地看出“教育”与“关系”的区别。“Er-ziehen”（教育）（译者注：该词可拆分为两部分，Er [他] - ziehen [牵引]）是指朝着力量源泉的一种运动，将物体向上牵引或者改变物体的空间状态，即从现在的位置拉开。而与此相反，“Beziehen”（关联）尽管也是朝着力量源泉的运动，却不会

造成任何空间上的改变，只是力量双方相互的“彼此拉拢”。需要强调的是，在“Erziehen”（教育）运动中，必须有一方具备优势力量，才能对另一方施加影响；而在“Beziehen”（关联）运动中，双方势均力敌，彼此相互作用。下图显示了“Erziehen”和“Beziehen”在力量及运动方向上的差异。



“Beziehen”（关联）和“Erziehen”（教育）中不同的力量关系

“Beziehung”（关系）建立在无条件的相互平等之上。无论关系双方是否存在差异，两极间的力量关系永远保持平衡状态，以父母和婴孩为例，尽管双方差异巨大，但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却只有性质不同，没有高下强弱之分。婴儿依恋父母，父母也同样迷恋婴儿。他们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分不出强弱高下。通常情况下，亲子关系会一直维持这种平衡的状态，虽然其内容有可能随着教育阶段或者人生道路发生明显



变化。

与“关系”相反，“Erziehung”（教育）显然是以单方的优势为基础。其中一方必须具有优势力量。由此可见，教育事务中的两极关系不再是平等的。此时，父母一方的年纪更长，身材更高，力量更强，因而权力更大。而这恰恰正是教育的特殊性之所在。从教育上看，父母具有的优势地位是大自然的安排，无可回避。甚至更进一步说，在大自然的这种刻意安排下，父母的优势地位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子宫的早产儿”（阿道夫·珀特曼）长成健康、幸福的成年人。但父母具有权力优势的事实往往容易遭到误解。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人们习惯于认为孩子“受到父母压制”。当然，在一切生活领域，甚至在经济中，在司法中，都有可能出现权力的过度膨胀或者滥用。教育也不例外。但要注意的是，滥用或者误用教育权力的行为已经不能被称为教育，就像扰乱和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不再属于经济行为，而是经济犯罪。

“教育”无法脱离“亲子关系”，而亲子关系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亲子关系产生于两性关系，即男女关系；其次，亲子关系的双方是

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个体：一长一幼，一强一弱，一方历经世事，而另一方却毫无经验。先说第一点：两性关系实际上已经在“Eltern”（父母）这个词中得到反映。因为谈到“父母”，总是涉及父亲、母亲和孩子（们）之间的共同体。父亲—母亲—孩子是一个整体（下一节还会对此深入探讨），这里包含了迥然不同的三极之间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它迫使人们掌握极为高超的建立和处理关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只有在爱中才能得以培养和发展。为人父母，便身处各种关系，爱是所有关系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男女之间（身体上）的爱，就不会有下一代；没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下一代就无法获得教育性的引导，不能顺利成人。

父母与孩子之间差异巨大，但在亲子关系中，作为对立的两极，他们在性质上却是分量相当，地位平等。关于这一点，大家从哺乳过程中就能看出，因为哺乳必须以关系双方处于完全的均势为前提。一方面，母亲“授乳”（分泌乳汁，哺乳），另一方面孩子“吮吸”（吸取乳汁，生长）。只要保持这种均势，就皆大欢喜，用不着再去考虑教育。可一旦孩子不主动吮吸——绝大多数哺乳的母亲都会清楚这种反应——亲子间的关系就会失去平衡。这时就要求母亲采取教

育行为，让孩子重新开始吮吸。教育者引导、传授，孩子追随、学习。从儿童生长的意义上看，“年幼的”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年长的”母亲则相对见多识广；母亲必须充分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与体验，让它们作为教育力量发挥作用，直到孩子重新开始吮吸。在此期间，亲子关系绝对不能中断；不仅如此，在所有教育过程中，亲子关系都必须贯穿始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也许会令大家十分诧异的结论，即在教育关系中，持续存在的并不是教育，而是关系。只有当关系面临失去平衡的威胁或者已经失去平衡时，教育才会大展身手。教育有限定的作用范围，这种特殊性同时能够帮助人们减轻亲子关系中的压力。因为它表明，人们完全不需要一刻不停地去教育。通常，也许甚至是绝大多数时间，人们都是在互相尊重中共同生活，彼此相悦；父母因子女感到高兴，子女同样因父母感到开心。而理想状态则是孩子能够在自然的亲子关系中学习到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任何额外的教育尝试都是多余的。但很可惜，对于人类天性而言，这永远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只有在某些尚未被驯化的高等动物种群中还可能存在。

不仅如此，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中，我们距离这种理想状态越来越远。一方面，孩子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主要通过  
与年长者的交往来学习了解世界；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东西需要依赖教育来实现，因为若不如此，我们就可能无法  
把握孩子的整体发展方向。对此，我不想深入阐述。不过，  
有一点任何人都无法视若无睹，即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而言，  
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附件，而父母又与教育紧密相连。由此可  
见，任何单方面的教育举动都可能对双方关系的和谐造成影  
响。但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说，教育离不开关系，所以亲子  
关系的负荷能力同时也为所有教育行为划定了界限。任何超  
出亲子关系所能承受范围的教育企图，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  
的。

不难理解，亲子关系需要所有父母给予其特别关注。如  
果个别具体教育行为出现偏差或失误，绝大多数情况下也  
许还允许暂缓弥补，但亲子关系一旦受损，其脆弱性和易损  
性却决定了必须即刻得到修复。例如，当父亲或者母亲不再  
受到孩子尊重时，一切教育尝试都是白费力气。在这种情况  
下，父母必须首先努力让自己重新获得孩子的尊重，而且需  
要以父母的方式，而不是以孩子的方式去实现。也就是说父

母不要企图用礼物或者放任的态度来收买孩子，换取孩子的尊重，而是要致力于重新实现亲子关系的清晰性，致力于回归亲子关系的均势状态，以便再次为教育创造机会。

亲子关系具有特殊性，它是父母天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当父母天性不复存在时，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亲子关系就会遭到持续损害。如果受损的亲子关系拒绝修补，拒绝任何教育的话，谁都对此只能爱莫能助。

### 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因此了解这个国家的政策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同样，家庭的存在也并未向大家透露出这个家庭中的教育状况。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大家通常习惯于把家庭视为最小的教育单位。可这种主观臆想对弄清“教育”毫无帮助。在社会学中，家庭是一个概念，这并非意味着它也一定是教育学上的概念。家庭模式千差万别，人们无法从中推导出一个明确的教育学上的定义。但是追本溯源，所有教育思想与教育行动都必须追溯到各自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

一体。就像千差万别的人类个体一样，这些统一体也彼此独立，各不相同。不过当人们关注每个具体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时，又会发现它们具有普遍共性，可以笼统地称其为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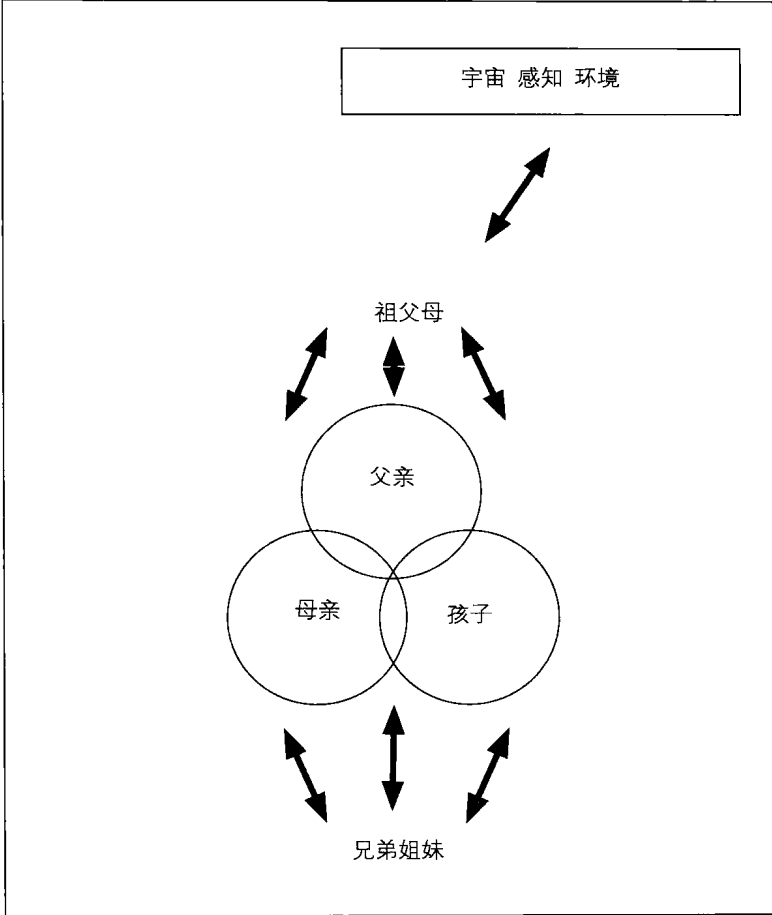
这种统一体将给我们的整个人生带来最为深刻的影响。每个人都源于自己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它不一定得是家庭，因为从本质上说家庭以及国家都能够重组。但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则不同。从孕育的那一刻起，它就在这个世界上永恒存在。无论父亲、母亲与孩子是否在同一地点，无论他们是否心甘情愿表示认同，统一体将永远客观存在。所以当教育意味着发展自我，而不仅仅是适应环境时，人们就必须以教育的眼光从根本上考虑每个统一体特殊的人员构成以及成员彼此间的关系。

正因如此，所有关于教育的刻板建议最终都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它们未能考虑各位父亲、母亲、孩子及其构成的统一体的特殊性。人们可以借助“发展心理学量表”确定孩子所处的发展阶段；但需要作出教育决定时，就不能依赖量表结论，而应该把孩子的发展看做一个整体。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将每个孩子所在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纳

入考虑范围。

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父母统于一体。这个论断不仅揭示了父母基因的特殊性，还尤其体现了“表观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译者注：表观遗传现象是指生物有机体后天获得的非遗传变异有时可以被遗传下去）。因为许多在教育上对个体起到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早在胎儿时期，即在母亲子宫内的早期生长过程中，就已经得以决定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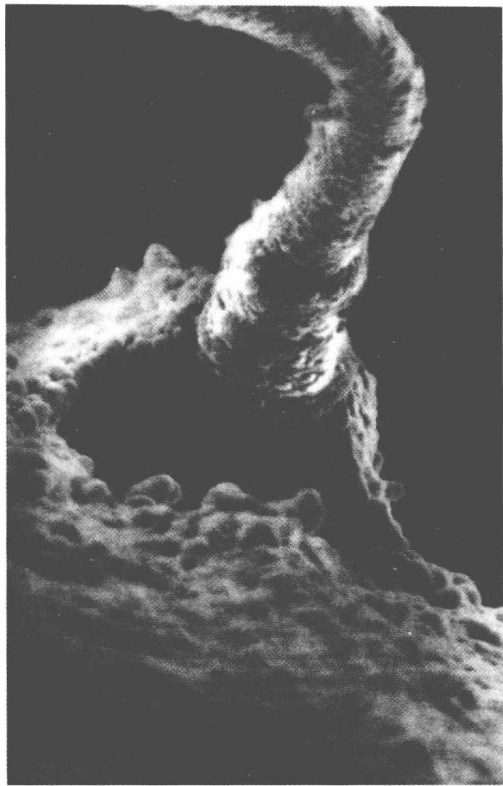
书籍和一般性常识永远只能让我们了解抽象的孩子的存在及其种种表现，具体到自己的子女及其对教育的需求，我们却一无所知。专为父母编写的各种指导书籍往往以社会学为出发点，致力于探讨角色关系。当然，如果人们希望从历史角度来了解教育的话，这些研究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十分有趣的。不过，它们却没告诉我们该如何为人父母，该从哪些方面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唯有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的这种模式可以适用于任何教育关系和教育过程，不受历史时代和文化特殊性的限制。下面两幅图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统一体：



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图示



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究竟是指什么？对这个问题最直观、最令人过目不忘的回答莫过于卵子受精的图片所展示的内容了。此时此刻，卵子和精子结合，一个新生命诞生。整个过程遵循了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我们将这种生命产生的法则称为人类



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的诞生

生长的创造原则。倘若没有这种创造原则，教育既不可能存在，也没有必要存在。在性高潮的同时，早已植根在我们身上的父母天性被新生命激发出来。爱的力量促成了父亲—母

亲—孩子—统一体的诞生，而它以新生命的形式生机盎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大家常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孩子自身的生长力量和父母的教育力量就必须同时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新生命才能长大成熟。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积极主动的教育始于受孕。

还要强调的是，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在这个结构中，父亲提供动力，母亲保障成长，孩子接受生命、继续生活。我们可以清楚地在这个统一体中发现大自然所确定的教育分工。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这种分工都不能被取消。简而言之：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孩子就是孩子。孩子需要从母亲那里得到爱和安全感，从父亲那里获得认可与肯定。当然，这和日常生活是两码事。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完全可以而且也应当承担给孩子换尿布或者喂饭的工作。尽管如此，大自然所确定的关于教育的关系模式必须始终发挥作用，不应让任何非教育驱使下的企图瓦解这种模式的思想或行为得逞。

上文中提到的在教育上进行角色分配，就属于这种瓦解企图。虽然角色可以变换，但性别与长幼、父母与子女的名分却早已注定。换句话说，在一个统一体中，父亲既不可能

变成母亲，也不可能变成孩子。所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教育事务从来就不能任由角色决定，永远只能通过活生生的人来把握。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戴着面具演戏，以至于大家始终无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听出他的声音，那还怎么指望能体会他的情感，洞察他的内心？假如教育我们的父母变成了只是在扮演父母角色的演员，我们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始终无法认识真实的父母。教育的明确性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出现，而非教育将成为恶果。角色扮演的想法会让我们在教育思考上走向一条危机四伏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坦途”。试想一下，假如只需扮演预先设定的角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日日精进，不断琢磨自己的教育？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要知道，每个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只负责培养这对父母的这个孩子的个性，不是为普遍意义上所有父母的孩子服务。所以说，父母及其教育是我们这个世界保持独特性的保障。

要想日后成为好父亲或者好母亲，就必须学会尊重自己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对此，我们不要试图去否定，而要永远保持积极、认可的态度。若不如此，我们就会将自己的负面教育经历转嫁到对下一代的

教育中。而事实上，下一代人完全无须以任何方式对我们的命运负责。当然，对于和自己父母有过不愉快经历的人来说，用积极的态度认可自己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确实格外困难。可是反感、排斥、否定都无法改变事实：他们赐予了我们生命，他们将永远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无法从自己起源的统一体中抽身而出。试图全盘否定自己的本源根本就是一种妄想。要想实施正确教育，我们首先需要与自己的父母达成和解。即使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甚至阴阳两隔，也得至少在心灵层面达成和解。否则，当自己为人父母时，我们将会不断在亲子关系上受挫。今天，大家不难发现，许多父母无法确立对自己父母身份的认定，而且深受其苦。为了拯救自己的父母天性，人们往往认为只需克服心理学上的排斥过程，但事实并非如此。认为父母不好，说父母坏话的人，并不仅仅是排斥自己的父母，实际上他们是在借此暗中表达对自身的不满，责怪自己为人父母的失败。因此，细心呵护自己曾经的和现实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任务。

## 亲子关系断裂

我知道，上节中关于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的表述会让许多读者皱起眉头。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再婚家庭、单亲家庭和“渡鸦父母”（译者注：残酷无情的父母）随处可见的时代。大家肯定会说，你所说的不过是个过于遥远的理想概念。

对于社会的发展，我不能也不愿去刻意回避，所以本节想深入探讨亲子关系断裂这个大问题。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在亲子关系断裂已成为某种常态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将无法割裂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置于教育思考的中心。

在孩子的意识中，他会一直认为自己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这也是孩子一切思想行为的出发点。如果这种自然而然的想法在成长过程中被无情否定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亲子关系断裂，并对教育造成严重后果。这里指的不仅是外在的、可见的亲子关系断裂，例如由于亲生父母完全无法接纳孩子，所以将孩子交与他人收养。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形式的关系断裂看做是对孩子最为沉重的命运打击。每逢此时，我们只能盼望孩子们将要去的家庭有足够博大的爱心，能够在

某种程度上弥合这种极为严重的关系断裂。

但更为不幸的也许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发生了内在的关系断裂，而双方均未觉察出来。它们往往会给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现在，当确定某个孩子存在施教困难，又无法找到清楚可辨的外部原因时，我们便需要考虑，是否孩子在生命伊始时其亲子关系上的需求就未能得到满足。

造成亲子关系断裂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小生命已呱呱坠地，可父亲并非真心想要这个孩子，不愿接受已为人父的事实。孩子会在日后父亲的行为中觉察出这种最初的拒绝。

而在教育中，同时也是在人生中，母亲从一开始就承担起维持与孩子联系（通过脐带供给营养）的重任，致力于建立双向的亲子关系。如果怀孕时母亲对孩子持消极态度，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生后更爱哭闹或者甚至完全拒绝母亲的哺乳。

要清楚地辨识出此类关系断裂，就要求人们在教育上训练出敏锐的洞察力。在这件事情上，仅靠专业医学是完全不够的。于是，我们不得不提请各位父母有备而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教育中一切与“亲子关系相关者”都具有重大的延迟效应。

我有意只是在笼统而谈。因为我想告诫各位，不要将本书的结论往自己身上生搬硬套。一旦涉及个人，情形肯定复杂多变。为了查明可能存在的关系断裂，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细心考察，灵活运用。重要的是，唯有在头脑中始终对关系断裂保持高度警惕，才能去辨别、避免或者弥补亲子关系的断裂。

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中，必须始终意识到一点：孩子感到自己被接受还是被排斥，这绝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如果我们认为，母亲或者父亲内心对孩子的排斥并不会造成什么恶果，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貌似微不足道的过失从来就不是小事一桩，它势必会成为对孩子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尤其会伤害孩子与生俱来的父母天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每个孩子而言，最理想的环境莫过于他自己原始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即使在收养关系或者抚养关系中，承认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于无法与亲生父母共享幸福的孩子而言，充满爱心的收养人或抚养人是对他们最好的宽慰。假如新父母承认孩子有亲生父母，将他们看作孩子单纯的代孕父母，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认识这样一对养父母。他们只是稍稍调整了表达方式，就成功地做

到了这一点。这对夫妇没有去妖魔化孩子的亲生母亲，而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告诉养子，那是你的“肚子妈妈”。对于孩子而言，不被亲生母亲接受的经历，自然会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这种情况同时也蕴含着大好机会：孩子既得到了养父母的关爱，又不用回避自己的身世，两全其美。这样孩子可以幸福成长，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

此外，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得知，在相关调查中，被收养或抚养的孩子几乎全都明确表示，在没被明确告知身世之前，自己早就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显然，原始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虽然在现实中被拆散，但在内心世界却永远无法解构，它在潜意识中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可以想象，任何强行压制或者忘却原始统一体的企图都会让人费尽周折！

无论当前还是未来，我们可以肯定最常见的后期关系断裂就要数父母离异了。它破坏了现实中的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对孩子而言，父母离异意味着出现种种个人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孩子永远需要父母双方，可现在他们却面临“二选一”的难题。正因如此，以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离异后父母如何始终在精神上陪伴孩子？父母双方是不是都



支持孩子？即使现实中的关系统一体已经不复存在，大家是否能维持精神上的关系统一体？对于父母离异的孩子来说，这些是影响他们未来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始终认清一点，即夫妇可以分离，但体现在孩子身上，父母始终是一体。这句话尽管毫不起眼，却蕴含着为人父母的全部责任。一旦为人父母，他或她就再也无法像“甩掉”前任配偶一样“摆脱”自己的父母身份。所以“单亲教育”这个词无法抹杀夫妇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区别。教育永远是由父母双方来共同实施，不可能有单亲教育，至多是单亲抚养。

即使父母离异，仍然需要确保让孩子感到自己被双亲所需要、会一如既往地得到父母的爱、为双亲所接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分离是次要的，甚至可以给所有人带来解脱。但在教育上，父母不能分离，必须保持精神上的一体。当然，践行这一点往往会非常困难，但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夫妇冲突”不是也绝不可以演变为“父母冲突”的指导原则！

所有孩子，当他们长大成人时，都将面临与父母分离。可是被收养或被他人抚养的孩子、父母离异的孩子以及不为父母所爱的孩子，他们面临这种分离的时间被大大提前，经

历的过程更加痛苦，因而失败的概率会非常高。所以，在亲子关系断裂的情形下，教育往往需要担负起特殊的职责。

生活中亲子关系发生断裂可能意味着什么？一名女大学生的报告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报告中，她向人们描述了那种始终伴随她的不安全感：

大家看到怀孕的准妈妈时，大概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当年也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可对我来说，这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很早就得知，由于生身母亲无法抚育我，从出生起，我就和养父母一同生活。可对于一个小孩而言，虽然知道自己是养女，但还是很难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直到我4岁那年，养父母又收养了一个孩子。弟弟的到来至少让我的头脑中开始有了关于收养的具体概念；尽管真正去理解它，让我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虽然养父母一再向我保证，以当时的情形，我的生身母亲确实根本不可能亲自抚养我，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她就是不想要我了。在那个生身父母与收养父母之间建立联系还不是非常普遍的年代，我对生身父母知之甚少。于是，我对他们的

怀疑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对自己的怀疑却与日俱增。情况愈来愈严重，以至于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开始自己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曾经做了什么错事，世界才把我发配到这个错误的地方。我的内心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充斥了各种关于来源和身份的想象，我从哪里来，我到底是谁。在现实中，我无意识地努力想用自己的成长来博得养父母的欢心，虽然他们从未要求过我这么做。尽管如此，我还是会不自觉地陷入思维怪圈，认为自己必须做好一切，养父母才会继续照顾我。就好像只有表现好，才能获准在这个家待下去——多么荒谬啊！可我当年确实一直这么认为。现在，30多年过去了，其间我也有过别的“父母”。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好。在彼此接触中，有时候几句话就能解开半辈子的心结。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才意识到曾经的许多恐惧原来毫无现实的理由。这个结论可不只是令人宽慰！因为在这30年中，我虽然学习到关于自己、他人和生活的一切，对此心存感激，也不愿错过这些认识，可我曾经走过的又是怎样一条不乏痛苦和不解的心路历程啊！当年没有人理解，为什么我偏偏要把事情弄得这么麻

烦，让自己这么难受。现在，我不再追问，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尝试去过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于是有些事情似乎变得可以弥补，而且也确实正在得到弥补，我开始说出以前那些只是凭直觉感受到的东西。要知道，这对我来说曾经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

这段表白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将亲生父母纳入思考范围，关于自我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找到答案。所以说，教育完全具有哲学意义。从哲学角度出发，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处方式的知识不可能成为教育手段。

## 两性之爱和两代之爱

我们生活在性解放的时代。性无处不在。广告牌上，电视里，互联网上，比比皆是。两性之爱似乎越来越多地得到满足。人们开始摆脱束缚，不再乐于考问心灵，性爱也因而日益受到欢迎。唯有大自然不为所动，依旧认定，两性之爱是两代之爱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性爱就不会有孩子。结为夫妇、繁衍后代都与对性的兴趣紧密相关。

每个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都诞生于父母的两性之爱，即性交。（请您不要反感我用“性交”来描述这种行为，因为爱的原型就是两性相拥。无论性交的双方是否精神上相爱，他们的行为都被称为性交。）孩子能以自己的方式深切地感受到他或者她是父母之间爱欲的结晶。因此，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由性交衍生出的父母之爱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孩子可以缺乏许多东西，唯有父母的爱无法舍弃。正如实验所显示的，完全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往往会导致孩子的死亡。这就像植物的嫩芽一样，如果得不到浇灌，就会逐渐枯萎干死。

尽管父母之爱极其重要，但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却是两性之爱占据优先地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两代之爱往往是随着孩子的孕育和出生才缓慢发展起来的。当然，两代之爱始于孩提时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小朋友玩布娃娃游戏便是两代之爱的具体表现。相比两代之爱，两性之爱陪伴我们的时间更为长久。两性之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它不断为人类艺术贡献出各类精妙的巨作。《圣经》中，所罗门所做的雅歌就用极为美妙的语言描绘了男女两性之间难以抵御的吸引力。

在两性之爱中体现出的对特定对象的强烈欲望和行为，正是所有父母事务和教育事务的根本前提。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两性之爱和两代之爱视为彼此毫无关联的事物。将性欲和繁衍后代剥离，这对于夫妇关系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但对父母关系而言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从父母的角度出发，两性之爱和两代之爱应该永远是一体，我们指的不是现实层面，而是精神层面。而在单亲教育关系中，尤其需要警惕不要将精神层面的统一混淆为现实层面的统一。孩子只有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成长为自立负责的父母。因此，进行性启蒙必须同时从两方面着手：防护与教育。需要强调的是，性启蒙中最重要的、居于一切之上的是爱。如果爱没有获得自由，性也就不能真正得到解放。

通过理性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两性之爱能够让男女克服彼此差异，建立亲密联系，进而舍弃自己的部分个性。从两代之爱的角度来看，放弃个性的重要性也不容低估；在教育儿童时，我们需要更多地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整个教育体系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两性之爱的特征之一便是为两代之爱做好准备。当然两代之爱并不是两性之爱的终结，它只是将后者纳入自身。夫妇关系和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实

际上永远是两个世界。人们既需要去逐一维护它们，还希望能够同时体验它们。如果夫妇关系和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在实际生活中被混为一谈，将会妨碍孩子的成长以及新一代父母的形成。

我曾经看过一幅命题图画。作者是一位 10 岁的小学生。对于“到底什么是爱”这个题目，他画了一对夫妻和一个婴儿。画中的夫妻紧紧搂在一起，在他们旁边，婴儿正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哭闹。这幅画描绘了从两性之爱到两代之爱的过渡。哭闹的婴儿想告诉父母，你们的爱中不再只有彼此。从你们孕育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三个人就成为一体了。从现在开始，我也加入到你们的爱中，永不分离。如果你们忘记了这一点，我就要用哭闹来提醒你们。其实，只有在实际层面上，孩子也许是夫妇之爱的干扰因素；从精神层面上看，他（们）永远是夫妇之爱的最高形式。在孩子身上，完美地实现了人类之间的爱；尽管从实际生活的角度看，爱，尤其是夫妇之爱，并不会因孩子的降生而变容易。因为无论有没有孩子，爱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大自然将两代之爱和两性之爱联系起来，前者永远是后者的最终目的。请别误解这句话，它并不是批判夫妻之

间纯粹的性爱。相反，这种性爱是而且一直是生命赐予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之一。这里指的是一种意识，即只有当我们始终考虑到繁衍后代时，对性及性欲的整体思考才能占据首要位置。作为繁衍后代基本要素的性在教育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教育中，性不仅能暂时地，而且还能持久地实现爱。性是一种义务，仅次于对人类之爱和对宇宙之爱。我们已经看到，两性之爱在原则上是可以消解的，夫妻随时可能分手。但两代之爱却不同。父母永远是父母。父母的爱是一种构建生命的力量，它能够超越生死，陪伴孩子一生。

### 爱：万能的力量

爱是件困难的事。要实现它，必须满足许多前提条件。人们不可能说爱就爱。首先要能爱自己，不会让自己陷在无法应付的困境中不能自拔。这还不是全部，与爱的能力同样重要的还有爱的意识。这样，一旦我们需要爱或者当爱已经出现时，我们就能够发现它、抓住它，而不会错过它。因此，本节主要想探讨到底什么是爱。“爱”这个词承载了哪些思想和感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涉及对“爱”的



理解。“爱”这个词往往让人联想到生命中备受宠爱的美好时光，让人回忆起生命中沉醉于幸福的甜蜜岁月，那时候，即使世界毁灭，我们也不会察觉。这种陶醉的感觉就是爱吗？爱是否首先是一种感觉？《圣经》中写道：“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这句话已经暗示我们，“爱”更多的是一种特殊行为，而不是一种感觉。受宠爱时，人们被动接受的多过主动施予的。对他者的欲望完全左右了我们。从本质上说，人们是爱上了自己的受宠，爱上了自己的感觉。从构词法上，我们也能看出，“Verlieben”（爱上）不同于“Lieben”（爱）。它们之间的区别类似于“Verblühen”（凋谢）和“Blühen”（开花）。动词前缀“ver”表示理想状态结束之后的物理状态或者精神状态。“Verliebtsein”（受宠爱的状态）正是拥有了过多的“Liebsein”（爱的状态）。许多人以为，“Verliebtsein”（受宠爱状态）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爱的终结，因而结束第一次恋爱之后就无法再重新去爱。这是不对的，因为只有在经历过第一次受宠爱之后，人们处于“理性”状态下时，真正的爱才可能再次来到。

爱常常以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Verliebtsein”（受宠爱）只是其中之一。另一种扭曲的爱是“Liebsein”（做可

爱状)。如果说“Verliebtsein”（受宠爱）是一种过于放任的爱，那么在某种意义上，“Liebsein”（做可爱状）就是其僵化的对立面。孩子在父母面前的“Liebsein”（做可爱状）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举止并非出自本心，只是希望如父母所愿。人们都想成为“Lieb-Kind”（为受欢迎而牺牲自我的孩子），希望以此博取父母的欢心，得到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中，人人都想当最可爱的那一个。如果不成，当最调皮的也行。而父母在孩子面前“Liebsein”（做可爱状）则表现为他们努力做好一切，只为赢得和完全占有孩子。这种行为让爱失去了教育上的活力，变得停滞不前。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首先会爱自己，自爱能够培养出自我责任感，而足够的自我责任感能够让教育中的爱发挥作用，引导孩子真正成长起来。

在日常教育中，这两种自以为是的爱屡见不鲜。甚至有时候正是因为它们，各类指导书籍才警告人们不要在教育中给予孩子过多的爱。爱的这些极端形式导致了依赖关系，积极的爱和教育也因此无法实现。爱上父母的孩子，将来会发现很难培养出足够的对自我的爱，而“Liebkind-Kinder”（为受欢迎而牺牲自我的孩子）则没有获得任何自我意识。等到

孩子成年时，这两种不恰当的爱的方式都会影响个人的独立性，损害自我的父母天性。这些扭曲的爱最终培养出的只可能是妈妈长不大的儿子或者芭比娃娃。早在两千年前，塞内加就已经为我们描述了这些扭曲的爱在教育上的表现：

没有什么比毫无活力、娇生惯养的教育更让孩子暴怒无常。因此，对于独生子女而言，你放任得越多，他们就越沉沦；对于那些受妈妈宠爱的孩子而言，得到的满足越多，他们就越堕落。如果一个人从未遭受过拒绝，总会有无微不至的母亲来为他拭去眼泪，总会享有特权去反对师长，那么一旦遇到麻烦事，他就会失去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意志。

“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这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它并不能保证，这种爱就是上文中提过的能让人们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爱。“我爱你”说起来有多容易，做起来就有多难。积极的爱和“Verliebtsein”（受宠爱）或者纯粹的“Liebsein”（做可爱状）完全是两码事。积极的爱要求人们必须有所行动，而这一点恰恰不是那么容易。在积极的

爱中，不会让人尚未行动就能早早体验美妙的感觉；只有付出行动之后，它才姗姗到来。在教育上也是如此：我必须先去耕种，必须耐心等待，才能收获果实。这种等待会很久，甚至收获果实的人也许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孩子的孩子。因为在教育中，爱的效果总是延时显现，而且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的最佳形式又是什么呢？父母爱孩子，他们关心照顾孩子的茁壮成长；孩子爱父母，他们尊重父母的这种关心。在教育中，爱、关心照顾和尊重紧密相连，共同发力。三者都需要我们去好好学习。

“爱的原始姿势是拥抱。”这句话告诉我们，每对相拥的夫妇都在运用爱的原始姿势。只不过，它没有明确说出，爱侣们同样是在用爱来完成这种姿势。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中所有真实的共存，都与爱的基本姿势相符。爱让原本完全对立的两极合成一个整体，就像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各不相同，也不会变得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人们仍然需要不断去创造和维护内在的凝聚力。也就是说，爱总是由“我”发出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让彼此适应而主动放弃部分自我**。与此同时，爱又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它意味着**为了不失去自我而主动保留我所需**

要的部分，例如努力在爱人面前永远保持那个当年让他或者她爱恋的形象。爱一向是各方共同的施与受，即使时间上不同步，但基本精神必须一致。那么对孩子的爱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只有当我们的孩子也为人父母，当他们去爱和教育他们的孩子时，这个问题才会真正找到答案。人类在分阶段地学习这种轮换游戏。通过所接受的教育，我们学会自爱；通过所实施的教育，我们学会夫妇之爱与父母之爱；在生活中，我们学会对全人类的爱和对一切的爱。

爱的力量有多么重要，我们从日常的生活中就能找到答案。大家一定早已注意到，为了他人，例如伴侣或者孩子，个人需要有时必须作出让步。每天都可能上演类似的情形：孩子希望跟我聊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我还可以继续看我的杂志吗？丈夫或者妻子需要我陪在身边，可我已经疲惫不堪。此时，我该顺从自己的需要还是照顾他人？为了很好地平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需求，人们需要找出第三条出路，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而这个寻找的过程恰恰体现出爱的伟大力量。因为在爱的整体中，完全不存在命题与反命题。以孩子的教育为例，父母为孩子成长所付出的关心和照顾构成了爱的整体，不再有顺从自己的需要还是照顾他人之分，它只要

求在长者强者与幼者弱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和秩序。也就是说，教育的压力是无法化解的，唯有爱才能让我们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人们希望中止而不是维持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只消翻翻《教育百科词典》中“正确的教育——用爱和理解让界限消失”一条，这种趋势就一目了然。在整本词典中，“Liebe”（爱）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在“Verliebtsein”（恋爱）的词条下，内容主要涉及初夜：“第一次性体验不（应该）发生在户外或者汽车里，而应该在家里，在床上。”可见，爱与教育并不是这类指导书籍的主题，恋爱与性才是。可自相矛盾的是，还是这些作者，他们又四处发表长篇大论，不断抱怨离异越来越多，声讨教育关系中能见到的爱太少。现在，性被当作恋爱和消费来学习，而不是作为爱和教育的基础。这只能算有限的性道德的半解放。当孩子们性意识开始萌发时，充满真爱的父母会为孩子的感情成熟感到高兴，但他们不仅会和孩子共同经历正在萌芽的性，还会教育性地与孩子共同去构建对性的认识。这种爱的教育对于培养孩子爱的能力大有裨益。因为终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会为人妻，为人

夫，为人父母。那时，爱会向他们提出最高的要求，将给他们并且通过他们再为其子孙后代带来最大的幸福或者不幸。对孩子的爱，就是为孩子提供了初夜的温床。爱孩子，就要让他们学会爱自己、学会爱自己的后代，能够在爱中度过一生。爱的规则就是这样在教育中形成的。

## 第四章

# 成长与教育

我们几乎忘了生长与教育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不是教育，而是被大家忽略的生长。生长中蕴含的力量与欢乐正是教育的特殊标记。因为当人们长大成人后，就不再去接受教育，而是去主动学习，从他人那里听取教育性的意见。那什么时候才算是长大成人呢？当我们停止生长时。当然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生长停止的同时，教育也随之终止——同样也是缓慢渐进的。之后，我们不再生长，却会继续发展。形象地说，生长是带领我们前进的驱动力，而发展则告诉我们已经达到哪个阶段。



## 孩子应该自我发展还是自然成长？

发展心理学方兴未艾，其良好势头似乎无可阻挡。只要谈到孩子，绕来绕去最后几乎都会归结到孩子的发展问题上：有没有落后？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又或者孩子是不是天赋极高，在某种程度上“超前发展”？当然，所谓的正常范围只能是儿科医生通过为婴幼儿定期体检而确定的平均数。

由此可见，发展已经是一种“流行时尚”。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去逆潮而动大谈生长呢？人们顶多在给孩子量身高时还会提到生长。除此之外，“生长”的概念似乎只剩下生物学的内涵。大家更愿意关注一切是否发展正常。今天，我们居然还能偶尔在教育事务中见到“wachsen”（生长）的身影，这完全得归功于它的派生词——“Erwachsenen”（成人）。有意思的是，这个词恰恰标志着儿童阶段的结束。瞧，生长已经被悄然排除在儿童阶段之外了。

这是多么奇怪啊！在经济领域中，由于危机，我们所有人迫切期盼经济再度“生长”（复苏）；在日常生活中，花园里植物的茂盛生长会令我们心满意足；唯独在教育中，“生长”似乎沦为了让人避之不及的脏话，就像“教育”一样。

中国有一则古老的寓言：

一位父亲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孩子们问他上哪里去了，怎么会这么累。父亲说自己刚刚去过田里。为了帮助稻子生长，他把所有的禾苗都拔高了一大截儿。孩子们觉得非常吃惊，不愿相信有这等好事。他们匆忙跑到地里，想亲眼看看父亲的劳动成果。可是哪儿有什么长好的稻谷啊。大家只看到了田里一大片干枯的庄稼。

显然，这是一位急性子的父亲，但他缺乏的不仅是耐心，更是教育知识。假如这位父亲不去拔苗，而是去灌溉，那么幼苗就可以发挥自己内在的生长力量。教育中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这就为孩子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生长力量创造了最佳的前提条件。

可惜现实正好相反。今天的父母们往往希望自己被孩子所需要，并且非常陶醉于这种感觉。这就像医生已经习惯了给患者开上大把的药片，尽管他们也知道，病人最后只能通过自我的治愈力量才会完全恢复健康。对于很多父母而言，

用心去关注孩子，不干涉、不插手，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我们必须记住：不是父母帮孩子发展，而是孩子自我发展。孩子不需要任何主观的父母教育。也就是说不要老把自己当成孩子的万能大夫，你只需随时随地满怀爱心地陪伴孩子长大。

为什么“生长”和“培育”这两个概念总是显得不那么恰当，总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呢？因为它们都出自植物学领域，似乎没法用到人类身上。但是，“在所有的智慧中，古老的希腊人从来没有忘记，教育过程本身具有类似种植植物的性质”。放到今天，古代先贤的认识依然是至理名言。生长和培育可以用来描述一切生物有机体成熟的过程，人类既不可能也不允许成为例外。从原则上讲，猫的幼崽和人类儿童的成长无甚区别。猫妈妈和小猫一起练习捉老鼠，而人类的母亲也许则是和孩子共同学习唱歌。两者只是实际内容的不同，其基本形式却是一致的。

人类生长最特殊的地方在于精神和感情上的生长可能要伴随我们一生。尽管如此，有些方面的生长却只能在生命的特定阶段发生，即从婴幼儿到成人的那个阶段。

“成年”标志着身体生长的终结，它是每个人生命中的

一个特殊时刻。“成年”精确地划出了“需要接受教育”和“已经完成教育”之间的界限，或者换而言之，它标示出了被动教育与主动教育的界限。而“发展”这个概念却不涉及界限：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在不断努力往新的发展阶段进发。这种前进与“生长”无关。有些时候，人们会将终生发展类比成终生教育，因为在养老院中，往往可以看到年轻的社会工作者还在告诉那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又有些时候，人们以为教育会把社会变成刻板教条的学堂，因而拒绝教育。这些不当的看法无形中掩盖了儿童教育的特殊性，让人误以为对子女的教育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而实际上，对子女的教育只可能在孩子的生长阶段实施，生长也因而属于教育的任务范畴。父母必须始终陪伴孩子度过整个生长期，不能只是偶尔关注孩子处在哪个发展阶段。

人们可以看到的永远只是孩子生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即表现在外部的变化，例如长高了，长强壮了等等。但是生长不仅仅是指身体成熟的过程，而是身体、头脑和灵魂在同时成长，是整体的成长。大概不会有人认为，母亲子宫中的胚胎与长大后的成年人只有外表上的区别，其内在是一致的

吧！因为在生长中，身体、头脑和心灵永远彼此关联，密不可分。孩子的心智与身量是在同时急速增长，因此他们拥有成人无法企及的超强学习意愿和应变能力。正因为如此，孩子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与父母或老师的共同学习；而对变化的这种开放态度又让孩子特别依赖于父母的陪伴和教育。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实：发展心理学正在逐渐取代教育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老想一蹴而就，一旦有所行动，恨不得立刻见到结果。而发展心理学恰好迎合了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态。瞧，我只需查对一下发展阶段，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如果孩子的表现与相应年龄段的能力相符，就划个钩，要是不符呢，就去找临床医师吧。稍加夸张地说，这就是今天不断灌输给父母的育儿理念。可是，教育的含义绝非如此。教育意味着陪在孩子身边，或者就像两百多年前裴斯塔洛齐所表述的，“在家里，母亲的眼睛每时每刻都能从孩子的眼中、嘴上和额上看出孩子心灵状态的任何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拘泥于这句话的字面意义。因为如此紧密的联系，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而且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也没有必要。但这段话中蕴含的精神却应该保留下来。

它清楚地将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任务呈现在我们眼前。发展阶段只能显示出结果。教育的根本大计不在于关注发展阶段，而在于陪伴孩子长大成人。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当教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时，才会有发展。发展是教育的结果。

也许会有人指责我在这里故弄玄虚，认为“生长”和“发展”这两个词只不过是名称不同，实际意思没什么区别。但是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始终是人类意识的体现。涉及教育时，人们使用两个迥异的词，就暗示着大家对教育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这里涉及隐藏在概念和行为背后的人类意识，而以“成长”为导向的意识则完全不同于以“发展”为导向的意识。我坚信，只有将“成长”和“教育”联系起来，才能实现教育。以“发展”为立足点的思考方式只会误导人们，加重父母与子女间教育关系的负担。

### 生长始于受孕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许多书籍、文章都在不断探索父亲角色以及“新手爸爸”的自我认同。“如何当父亲”似乎真

的变成了时髦话题。但本书却无意研究父亲角色，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父亲角色”只是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这个名词在教育上根本就不成立。父亲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父亲就是父亲。确切地说从精子进入卵子的那一刻起，男人就变成了父亲。精子为新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决定性动力。如果男人们不愿意，那什么也办不成。男人的意愿与女人的受孕能力以及受精过程同等重要。只有当男人毫无保留地贡献出精子时，他的生育意愿才可能有结果。从这一刻起，无论他是否愿意，男人都必须开始承担教育责任。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人们在创造生命时，往往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在创造一个生命，我由此需要开始承担教育责任。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无数次听到所谓的“意外事故”——“啊，我们当时没想要孩子，纯属意外！”如果男人能够明确认识到，自己是有意识地参与生育，自己渴望创造一个新生命，那他就一定能完全承认并承担教育责任。否则，已经萌芽的孩子在生命之初就会在教育上受到重创。

对孩子而言，自己是否在父亲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不同的感受会给他们的人生开端带来质的差别。很多年前，不来梅广播电台曾制作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其中有个场景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以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孩子完全能感觉到父亲的态度。

那部纪录片的主题是男人如何成长为父亲。最后接受采访的是一位抱着儿子的父亲。在采访中，这位父亲坦率而勇敢地承认，刚得知孩子即将到来的消息时，他大吃一惊，完全不知如何是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逐渐适应当父亲，父子关系才开始变得亲密，而现在他觉得当父亲真好。显然，这位父亲的陈述令记者非常满意。于是，为了结束这段在他看来一切顺利的谈话，记者满面春风地转向那个3岁的男孩，问道：“小朋友，你呢？你有什么感觉啊？”孩子的反应却非常激烈。小家伙扭过脸，开始伤心地号啕大哭，尖声嘶叫。

观看这部纪录片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采访过程中孩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父亲迟迟不愿认同自己父亲的身份，这让孩子十分痛苦，而最后孩子终于在哭闹和尖叫中发泄出自己的情绪。

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本质上说，并不是这位父亲生育孩子，而是孩子在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制造”了父亲！不难看出，他只是孩子身体上的父亲，绝不是



精神上的父亲。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在父亲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因此他在教育上有特别需求。

可是，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片中的这位父亲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失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文化是以男性统治为主导，其中却并不一定包括对父亲身份的有意识的认同。如果一对夫妇生了孩子，所有人的关注点都会集中到母亲身上，而父亲身份的问题只得退居幕后，甚至父亲们也大多不会自寻烦恼，去思考父亲身份的真正意义。而且当了父亲的男人往往还会博得众人的同情。于是，父母在教育上的共同作用从一开始就遭遇重重阻力。男人的性不仅是为了追求生理上的快感，所以勃起的阴茎也并非一定就是色情图片，尽管法律上仍然对此争论不休，但这就是事实。由此可见，人们几乎从未意识到男人的性对于繁衍后代有多么重要。只有当男人的性成为不孕的理由时，大家才会关注男人在生殖上的重要意义。将男人的性看作纯粹地追求快感——对于教育而言，这种观点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没有将孩子生长的第一动力同时纳入教育思考。

与社会学意义上普遍的性别差异相比，为人父母时的性别差异有其特殊之处。它体现在两性的相互依存上：生育

时，男人需要依赖女人，而在受孕时，女人需要依赖男人。所以秩序和两性平等是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基石。

要想真正理解这些话，我们必须始终以教育的必要性为出发点。当然，教育的必要性同时也暗示我们，与生命结伴而来的必然会有种种错误以及关系的破裂。只要我们头脑中时刻意识到教育的必要性，就可以通过更认真地关注教育领域来修正错误、弥补过失。错误是生活中的经验之源。即使最初不愿或者不会当父亲的人，也可以通过精神上的修炼成为敏锐的、能重新给予孩子尊重的父亲。

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强调一个词——受孕。它是教育的第一幕，绝对不容低估，尽管男人们常常对此不以为然。要知道，受孕从来不是顺带发生的副产品，或者“就那么回事”。如果持有这种错误想法，就会人为地为成功教育设置障碍。

既然我们将受孕看作教育的第一幕，就必须将教育的开场准备工作大大提前。当男女相遇相悦，共定终身时，就必须同时想到我们日后将一同生儿育女，为人父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教育很有可能变成“意外事件”，就像上文节目中那位父亲所经历的一样。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允许出

现的。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父亲的身份必须得到承认和支持。于是，这对全社会提出了一个迫切要求人们思考的问题：人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教育，而不是受经济问题左右。全社会应该把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帮助男人更多地担负起孩子的教育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企业有责任让父亲们毫无阻碍、没有压力地参与教育。

生育孩子的人同时作出了教育孩子的承诺。原因很简单：如果大家不想陪伴孩子成长，那为什么要给他生命，让他长大呢？我们必须承认，教育的一切原则都能从受孕中找到依据。为什么男人或者父亲在教育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因为他们是受孕中不可缺少的成员。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孩子。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到生育，从而也参与到教育中来。然而，今天的关系学研究中却有一种所谓从“二元”过渡到“三元”的提法。它认为，父亲是为了填补亲子关系的完整性才后加入近来的。从教育上看，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它完全不符合事实。孩子从生命之初就能深切地感受到：爸爸是我们中的一员！

当然，确认父亲自始至终都参与了生育和教育，这并不能抹杀父母在教育中的差异。与父母双方的共存共生一样，

这种差异也是永恒存在的。

为什么在正确评价父亲在教育中的意义时，我们常常会遇到诸多困难？原因很可能是我们仅仅把父亲诠释为男人的某种角色形象。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到父亲作为男性，与女性有所不同，却没有看到男人作为父亲所具有的特质。而这种父性特质本该与母性特质共同构成一个教育整体。二者在教育中相互依存，超越了男女差异。要想当好父亲，男人必须始终认定自己在生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驱动力量——尽管从表面上看，父亲在教育中似乎只是“第二小提琴手”，发挥着次要作用——只有从这种意识出发，父亲才能承担起教育责任，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才能保障自己的父亲身份，这就像怀孕、生产和安抚作为女性本质的核心能够保障母亲身份一样。

一方面，男人需要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接受现实，即从受精那一刻起，有将近两年的漫长时间，他只能通过母亲来接近孩子。孩子在生命之初生活在与母亲的共生关系中。在孩子的意识中，父亲是局外人、第三者。对于这一点，男人要能够坦然接受，因为他始终是给予生命动力的第一人。

这种由大自然确立的进程与定位，今天却因为人们企图对父亲与母亲进行角色分配而遭到破坏。角色分配行为甚至导致某些时候人们会形成一种印象，认为父亲可以更好地胜任母亲角色。类似的角色认知变化往往与文化环境相关，会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教育困惑和困难。我们并不否认，有些父亲的确与孩子更为亲近，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自然的基本成长法则中，父亲在孩子早期教育阶段的地位必须位于母亲之后。

在任何文化中，教育理念永远只能是自然法则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和科技创造非常相似：任何创造都无法改变或者消除自然规律。只有当科技成果发现或者契合了自然的有机法则时，它们才能为人类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所有在教育中无视自然生长法则的思想和行为，归根到底都会变成非教育；它们不仅会妨碍生长，还会最终彻底毁掉人的一生。教育思想的没落使孩子们无法成长为心智成熟的人类个体，未来也无法完全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因而不能自由地为社会的向前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正在亲历这种动摇人类社会根基的破坏行为。我们所承受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还有同等严重的教育污染。

## 生长的第一场所——子宫！

你看过胎儿在子宫中的发育图片吗？在短短的时间内，最初完全感觉不到的胚胎居然长成了一个完整的小人儿，有胳膊有腿，有耳朵有眼睛，有手有手指，而且怀孕 20 周时，几乎可以辨出它的性别。多么神奇啊！而这个奇迹的发生地就是子宫。它不仅是新生命的诞生地，而且还将为人类生命中相对规模最大的发育过程提供了场所。要知道，孩子出生时的体积达到了最初受精卵的五千倍！而此后，他/她“仅仅”只会再长大三到四倍。这就是大自然所蕴含的生长力和塑造力，它安排胎儿在母亲子宫的保护下迅速长大。在这段时期，母亲完全不需要劳神费力进行大量教育，她只需要注意让孩子在子宫里避开种种危险，能够接收外部世界的讯息就可以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各类教育始终只是希望对自然有所补充”。对于母亲在孕期的任务而言，再也找不出比这句话更合适的表述了。当然，这段时期母亲自己也需要得到特殊的关照。只有这样她才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切必要保护。这种关照应该持续整个孕期，而不应仅限

于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怀孕之初的那6个星期。

当我们观察子宫中新生命的产生时，很容易看出它与外部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的形成极为一致。子宫内生命的诞生也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1. 授精
2. 受孕
3. 着床

这三个阶段完美地反映出父亲、母亲和孩子如何参与教育，分别发挥怎样的决定性作用。父亲提供精子，启动进程；母亲提供成熟的卵子，然后精子卵子结合，受孕成功。接下来，孩子与生俱来的生长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为了保障出生前获得足够的营养，能够顺利生长，已分裂为16个细胞的实心细胞团植入子宫内膜。

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现的是父亲—母亲—孩子三极之间完美互爱的共同游戏，并不像人们在各类书籍文章中常常读到的，“在这个早期阶段，已经出现力量之争与权威之争”。

上一章中，我们曾经提到，教育的核心在于父母关心孩子的成长。那么子宫就是父母教育的第一场所。它为生长和正在开始的教育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子宫的保护功能使其在性诱惑之外依然具有巨大的魅力。

医学研究往往认为我们对子宫中发生的一切已经了如指掌。而以超声波为代表的影像方法也仿佛已经让怀孕的妇女变成了透明人。尽管我们的确可以拍摄出诸多图像，但是对于子宫内的营养过程与力量关系，我们却仍然知之甚少。

从表面上看，各类影像诊断似乎具有积极的意义，即医学的努力和进步让怀孕变得更加安全。但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它们却铸下大错。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坚信母亲与胎儿会出于本能找出最有利的生长方式。可现在，人们却人为地制造出各种不确定性，这对母婴双方都有百害而无一益。如果还不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请各位想象一下，孕妇是怀着什么样的感觉前去检查？没错，是恐惧：孩子发育得好不好？头围够不够大？位置正确不正确？医生有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地方？所有这些想法都在母亲的脑海中盘桓不去。好不容易一次检查结束，又将面临下一次，于是闹剧又从头开始。整整9个月，周而复始。难道还会有人说，这有利于孩



子生长？各种恐惧，不断与各种可怕的想法作斗争，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教育上对孩子造成极大伤害，因为“能量是有限的，克服恐惧的能量总是以牺牲孩子的成长为代价”。况且人们现在已经证实，语言发育迟缓和行为异常等都有可能是由超声波检查引起的。

不久前，汉堡市举办了一次婴儿用品展销会。我终于通过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体会到人们对超声波的信赖是多么难以动摇。在展销会上，孕妇当众躺到某种影像仪器下，所有围观的人群，不仅仅是医生和孕妇本人，都可以看到胎儿的图像。母子之间的隐秘本是保护孩子生长的力量，现在就这样被残酷地揭开，这种过程显然将对孩子造成伤害。所有人都知道，这么做只是出于好玩，却没有人想过，胎儿会不会觉得同样有趣。

我们进一步观察超声波检查的过程，就会发现，此时孕妇并不是与腹中的胎儿建立联系，而是借助媒介与胎儿的人工影像建立关系。尽管孩子仍在腹中，但他的影像却深深地印在了母亲的头脑里。从此以后，母亲脑海中浮现的不再是尚未出生的孩子，而是一张模糊变形的影像。拥有这幅图像的不仅有母亲，还有父亲，甚至是全世界。因为人们可以将

它通过电子邮件四处发送，上传到网络与人共享，甚至用作其他娱乐。不仅如此，相关检测已经确定，胎儿在进行超声波检查时所忍受的噪音甚至已经超过迪厅中震耳欲聋的音响。多少年来，普天下的母亲都像举行某种神圣仪式一般，将双手叠放在隆起的腹部上去感觉孩子的存在，都知道该这样去保护和照料自己的孩子。可现在，一切已经和母亲没有多大关联。我并不是要从昔日时光中去抢救发掘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只是想告诉大家，从教育上看，现代的发展有多么不合理。它不但没有保障孩子的健康发展，反而起到妨碍作用。

在怀孕和分娩上，医学采取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超脱态度。最新的专业书籍在不断地推介种种先进诊疗手段，可所有这些所谓为孕期“保驾护航”的技术却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刑讯室。母血清三重检验和甲型胎儿蛋白测试（译者注：即唐氏筛查）、羊水穿刺、胎儿绒毛活检、胎儿镜、脐带穿刺、各类血液检查，这里还只是列举了所有诊疗手段的一小部分。新生命的诞生本应该是一段满怀“美好愿望”、满心欢喜地期盼孩子到来的时光，可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之下，这段时光却由享受变成了折磨。怀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现在

却被当成了高风险事件，变成了严重的疾病隐患，还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健康”。由此可见，从生命诞生起，医学的地位就被置于教育之上。于是，教育随时有可能遭遇错误的发展，它成了悬在母亲和婴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自然的生长因而遭遇阻碍，对新生命的期盼也由此变得沉重。

尽管医学让自己成为主宰生死的君主，但它在对待胎儿死亡的问题上，却显得矛盾重重：在特定时间（例如怀孕 12 周）之前，堕胎不受限制。可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又必须尽一切所能去拯救那个正在成形的生命，无论他 / 她将来能否具备独立生存和自主教育的能力。当然，为此制定出具有约束力并且能够贯彻执行的规定，这无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们不再把怀孕和分娩拱手交给医学，而是让教育参与其中，也许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父母的不作为让医学得以攻城略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接受剖腹产手术的人数稳步上升就是最好的证据。要知道，分娩是母亲的原始领地，现在却遭到了医学的蚕食。一方面，剖腹产被当作最好的分娩方式，被不断推荐给孕妇。另一方面，敢于自然分娩的女性越来越少。甚至不少医生认为，再过两三代人，剖腹产率将可能达到百分之百。这种发

展趋势完全背离了教育，因为分娩是母子之间极其丰富而紧凑的教育过程，能够极大促进孩子的成长。

当然，我并不是要以此来完全否定剖腹产的功绩。同样，现代医学的价值也不能被随意贬低。但我们再也不能更不允许让教育从原则上出让自己最为私密的原始领地。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教育几乎毫无抵抗就将地盘拱手让给了医学，对父母的困难只是作壁上观，不去施以援手。

为什么“母亲的教育在教育科学的理论建筑中没有获得牢固地位”，为什么“其他理论自认为有权对教育，尤其对母亲的教育说三道四”？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约翰娜·劳夫的硕士论文详细探讨了这类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

转回正题，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思考在孩子生长的早期难觅踪迹。一切都以医学为出发点，甚至连助产士也常常会失去对分娩过程的掌控，完全躲到医学的保护伞下。可在从前，她们能够相信自己多年的经验，与产妇密切互动，为母子找出最佳选择。同样，人们也不再把子宫当作教育的根基。这些思想和行为带来的后果，大家日后在家庭和学校中就会发现。

我们往往太过草率地对待孩子在子宫里的那段时光！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酞胺哌啶酮（“反应停”）事件就是最深刻的教训。当时，人们似乎忘记了怀孕是人生的特殊阶段，呕吐是这个特殊阶段的正常反应。准妈妈们盲目信任药物，信任医学手段的直接性和安全性，最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教育伤害。而今天，人们在对待酒精和尼古丁上也同样草率。滴酒不沾、完全生活在无烟环境的父母能有多少？不仅如此，负面的思想和外部的压力也在不断直接刺激孩子，从而引起各种生长障碍。这里指的不仅是母亲，同样也涉及父亲。父亲也不能摆脱干系，逃脱责任，因为他们消极的想法和行动会对母亲产生影响，并最终伤害到胎儿。

彼得·W·纳塔勒尼茨在《子宫里的生活》一书中分析评估了出生于20世纪初的一代人的生活记录。结果表明，个人的健康在某种形式上取决于其胎儿时期在子宫中的发展。所以子宫中的胎儿需要的是安宁的教育，而不是喧闹的医学。因此我们只管去信任母亲，相信她能为腹中胎儿的顺利生长提供必要的关照。虽然医生希望大家相信他们，但相比之下，信任母亲，成功的几率会大得多。而且，父母通过养育孩子会让自己的人生更为强悍。

如果说孩子是因爱而来，那么这种爱在子宫中就必须得到保障，因为子宫是人生的第一教育场所。只有当母亲内心充满对胎儿的喜悦、对婴儿的期盼，不用忧心忡忡、成天担心各种医学上的紧急状况时，爱才能在子宫中得以实现。从教育上看，母亲的喜悦能够最有效地保障子宫内一切健康发展：

如果你希望为婴儿提供理想的教育，那就从盼望他/她开始吧！怀孕前的几年，母亲要保证营养；怀孕期间，要避免压力。因为这样，她将会有更大的机会生育一个健康的婴儿。而分娩后，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安宁状态，加强营养。之后你们就留给自然，任其自由发展吧。

母亲是教育的最初发生地，也为所有教育树立了榜样。

### 生长和发展相去甚远

我从哪里来？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永恒的哲

学话题。众所周知，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有的哲学家都开始探寻自我的本源。在求索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惊讶于各种发现，作出了各样的回答。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却只有一个答案——我来源于我的父母。对每个人而言，这都是不可颠覆，无法继续追问的事实，我们早已不再对此大惊小怪。现在该是时候让我们也像哲学家们一样追问下去了：那么我们的父母从哪里来？父母的父母又是从哪里来？如果一代一代地向上追溯，那就永远没法弄清。假如我们只往上数到第12代，即大约300年的时间，那倒是可以算出一共有4096个不同的人。他们都与我的出生息息相关，都曾经以父母的身份传递给我生命的基因。瞧，“我来源于我的父母”，这个貌似无关紧要的普通事实幕后居然会有如此多的人参与，隐藏了多少爱意绵绵的时刻和彼此各异的命运啊！这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序列。

歌德曾经想探求这个序列的起源。他说，大自然就在“单纯的孩子们中间，可母亲，她又在哪里？”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是第一对父母。至于他们的起源，《圣经》回答，他们是上帝亲手造的。如果不考虑具体的上帝概念，我们从这个答案中学习到的：关于“由何处来”的问题只

能用生命普遍的、创造性的原始法则来回答。

在科学意义上，我们并不太清楚，人到底是一副拥有永久灵魂的皮囊，还是一个住在皮囊中的永久性灵魂？在我看来，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我们是灵魂，孩子凭此来找寻自己的父母。相对而言，这种理论也许能给人们更大安慰。

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是否像彼得·皮特森所说的一样，认为可以“不假思索地制造孩子和拿掉孩子（译者注：即堕胎）”？我们是否能在内心敏锐地感受并接纳新生命到来的诸多过程？我们的生活中是否处处都是教育行为？不同的回答体现出不同的态度，暗示了不同的结果。只要备受世人推崇的进化论无法真正解释清楚“由何处来”这个问题，那我们只能相信所有人最终都源自某种创造性的原始法则。正确评价和运用这一法则，需要父母的努力，而这正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

生育和教育新生命需要各种基本条件。其中一部分人类无法提供，只能交由创造性的原始法则来解决，例如：

- ◎ 性别差异
- ◎ 生长力量



- ◎ 世代契约
- ◎ 教育能力
- ◎ 爱

如果我们希望负责地、有约束力地去实现这些基本条件，就必须把它们当成父母教育工作的基本职责。这种意识极为必要。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教育偏离其“陪伴生长”的本义，未来的生活才不至失去意义与方向。

只有始终考虑到创造性的原始法则，我们才会理解：每个刚出生的男婴将是未来的父亲，而每个刚出生的女婴则会成为未来的母亲。在一个迫切期盼更多孩子降生的社会，这种认识无疑具有最为重大的教育实践意义。

## 成长的文化

1998年，联邦政府发布第十部儿童与青少年报告。该报告在末尾提出必须树立全新的“成长文化”。这听上去挺不错，我们所有的教育言论确实都包含着一种成长文化的思想核心。只是今天当人们谈起父母、孩子和教育时，已经再也

想不起去追根究本；生命的成长在我们看来，似乎已经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甚至在青少年报告中，成长文化也只是被当成一种诉求，而不是对社会教育关系的分析。这里的“成长文化”已经沦为简单的形势说明：孩子们如何生活，怎样行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以此为出发点，报告主要考察了公共教育设施，提出哪些地方还可以加以改善。而父母作为成长文化的土壤与温床，在报告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只有谈到公共社会机构如何纠正父母的非教育时，他们才出现在大家消极的联想中。报告对成功的父母教育闭口不谈，把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却又没有给予它应得的关注和赞赏。从教育意义上看，这个报告谈的不是文化，而是非文化；就像大家通常看到的，在关于“教育”的辩论中，大部分时候是在讨论“非教育”。

现在大家如何理解成长文化？它又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要想弄清这些问题，只需随便找出一份日报，略微瞟上几眼。下面是2009年8月5日的《汉堡晨报》。浏览一遍，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或多或少涉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和成长。

## 2009年8月5日《汉堡晨报》

头版图片是家庭部长乌尔苏拉·范德莱恩，配上本期的头条标题《她有没有在出生数字上弄虚作假？》。第二版和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对某电影导演的访谈，他的影片当晚将在德国电视一台播出。在这篇题为《关于“色情一代”的闹剧》的文章中，这位导演说道：“性是他们唯一精通的事情。”“他们”指的是15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在影片中，这些青少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父亲强奸了我”；“哥哥们夺走了我的初夜”；“我几乎每天都想要做爱”；“我的第一个男友用迷药将我迷晕，然后和他的五个朋友一起轮奸了我，五男一女群交”（说这话的女孩才14岁）。成长文化在这里首先是暴力、堕胎、毒品和早孕。观众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受伤的躯体与灵魂。

继续往下读，你将在第四版和第五版更加详细地了解头版头条所报道的内容。《欧盟内部的争论：范德莱恩漏掉了7524个孩子！调查证实，德国婴儿出生率停滞不前，家庭部长却不愿认同实际数字》，这篇文章不

仅详尽分析了该起事件，邀请专家参与讨论，还对臆想的原因发表了评论：“孩子——对许多人而言，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都意味着苛求与麻烦。只要这种态度没有改变，出生率就会持续下降。给予经济支持或者政策支持，例如范德莱恩的周日谈话，都无法改变现状。”

下一个大标题《516名孩子被从家庭中领走。剥夺监护权：一年中增长了17.3%》。文章指出，这种状况将造成社会开支的不断上涨。作者善意地提出改进方法：“为父母开设课程——一切就不会变成闹剧。父亲和母亲应该更好地理解婴儿。”文章还援引了课程班上极其负责的精神病医师所说的美言：“人们大可以像学习滑雪一样来学习培养可靠的亲子关系！”而文中的一位女学员表示，现在她知道，“孩子是不会惯坏的。让孩子哭泣或者等待，都是‘老套的教育’”。

在倒数第二版，读者将读到必不可少的话题——儿童谋杀案，《杀害科里娜的凶手将马上获得自由？——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8%》。而最后一版的全球综合报道还为教育和成长主题贡献出两则合适的新闻：米歇

尔·道格拉斯的儿子被怀疑贩卖毒品；流行歌星 Lady Gaga 再次引起轰动，内裤的凸起让人怀疑她有阴茎。这次她没让大家久等，就主动回应谣言：“我既性感、又火热。既有阴茎，又有阴道。瞧，我多伟大啊！”

从头版到末版，整期报纸只围绕着一句话——“性是他们精通的唯一事情”，而性也是最有把握引起读者反响的事情。我们的成长文化给人的印象似乎十分矛盾，一方面工作的中心是鼓励与促进生育，可另一方面，出生的孩子却越来越少。不仅如此，现实中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事件日益增多，他们需要像学习滑雪一样，通过各类课程学习教育。

以上是这份报纸的所有内容，大概会有 26 万人阅读它，其中 1.5 万是青少年读者。报纸所表述的想法和刊登的图片会留在所有人的脑海中，而人们对成长文化的看法也会受到报纸的影响。

毫无疑问，刚才这些故事让许多人读得津津有味，否则报纸也不会把它们刊登出来。“性卖点”是一个古老的基本法则，它似乎已经成为新闻业的不二法宝。事实就是这样：与其参观干净整洁的儿童房，人们更愿意去看被孩子们弄成

一团糟的街道。原因很简单，当我们可以因为他人的过失而生气激动时，会产生一种良好的感觉。可同时，大家却善于忘记一点：实际上文化涉及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看客。

这份报纸只是一个缩影。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提的与其说是“成长文化”，不如说是“死刑文化”。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生长，只看见破坏与堕落。正因如此，我们不可以扭过头逃避，反而应该多加关注。当面临着年轻一代无法自然生长，而年长一代又没有彻底成熟的危机状况时，我们不能只是敷衍地列举几种帮助手段。

如果“成长文化”的名下只包括破坏过程和紧急补救措施，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自然不可能对生命持有正确的基本看法。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身处性独立、性自由的时代，对于孩子如何为爱、为日后为人父母做好准备的问题，给予再高的重视也不为过。在报纸上读到与14岁女孩的“群交”时，大家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是耸耸肩，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还没有清楚意识到后果的情况下，就得让这一代人自己做主。而我们这么做无异于毁掉自己，同时也毁掉下一代。

只要没有纠正对人类自然生长与变化的错误态度，仍然在冷冰冰地核算如何才能尽量节约成本，只想从表面上消除弊端，那么情况就不会有好转，对成长文化的理解将永远受到局限。这一点已经在上述报纸和家庭报告中体现出来。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成长文化”也许对于理解我们社会中的成长无甚帮助，这是一个不太合适的概念。因为我们认知的最终对象不应该是成长，而应该是能将成长化为现实的教育尝试。只有当园丁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定时浇水施肥，花儿才会自己生长。这再次告诉我们，以结果为出发点永远是不对的。弄懂原因，在原因上下工夫才是根本。只需看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就很容易发现我们已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花费了上亿资金只是为了维持现状或者试图恢复现状；而另一方面却没有人持续关注（偶尔也会有人谈到）并去着手解决造成困境的原因。放到教育中，这类抵偿机制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教育关系到孩子以及未来数代人的生死。

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将“成长文化”改为“教育文化”，还是不太可能实现。因为相对于教育任务，社会的经济任务仍然被认为具有更大价值。无论是生长，还是教育，都敌不

过经济，经济是第一位的。可是好像没有人去想过，经济活动始终是由人来推动和实施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接受教育，因此长大后不具备相应能力，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生育孩子，那么未来该由谁来生产或者销售所有这些精美的商品呢？上文提到的第十部儿童与青少年报告在结束阐述后小心翼翼地问道：“难道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觉察到，如果没有孩子——只有他们才能发现事物的意义——这些（即经济上的）问题将毫无意义？”这里头已经暗含了正确的观念，只是没有更加深入地挖掘其意义，没有进一步详尽描述。

“目前德国出生的婴儿太少，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我们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思想，优先考虑年轻父母及孩子的需求，即使对于增长、赢利和销售额的合理经济要求也必须位居其后。我们要为较早建立家庭来调整就业和培训安排，作为世代契约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在发放退休金时首先赋予父母权利。因为父母已经将世代契约交给了下一个债务人——孩子。而选举法也必须意识到孩子也是人。民主公理‘一人一票’也授予了孩子选举权，只不过在他/她成年前，将由父母通过每方各享有半票的方式来行使。这样



的话，家庭就可以在民主上重新获得重要地位。”（前宪法法院法官保罗·基希霍夫）

到目前为止，我对“成长文化”所发表的意见听起来都相当消极。可是要指出的是，回顾历史我们将会发现，从前的孩子往往也没有更好的处境。19世纪时人们为了除掉非婚生子，就活活饿死他们。今天谁要这么做，马上会激起极大义愤。在法国人维莱姆生活的时代，他干脆建议在公共育婴堂的大门上直接写上：“让孩子升天，国家负担费用。”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让刚出生的孩子死亡是一个半合法的领域。而今天，这个半合法的领域与其说消失了，不如说转移了阵地。不再是让刚出生的孩子死亡，而是出生前让孩子死亡。当然，我现在并不想就堕胎进行辩论。

昔日未必强过今时，今时也未必胜过往昔，一切都只是随着成长文化的变迁在不断发生改变。人们改变世界靠的不是忆旧，而是憧憬未来。无论从前还是现在，任何情况下，父母都无法在“甩掉”孩子之后感到轻松或者变得幸福。他们都共同感到了社会的压力，并且屈从于这种所谓“成长文化”的压力。从古至今，之所以有人会杀害自己刚生下的婴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够格做父母。如果社会没

有给予父母支持与力量，那人们又如何去接受自己的孩子？在性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社会满布“色情”，所以年轻人只能被称作“色情一代”。

显而易见，成长文化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今天没有接受教育，明天就无法实施教育。正因为这种关联，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

◎ 父母如何才能完成他们的教育工作？

◎ 父母的教育工作多大程度上能够由社会来承担？

社会在所有行为与决策上都必须始终考虑保障父母福祉、促进父母天性的发展。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固然重要，但教育利益却更为突出。如果这些认识能够得以贯彻实施，人们将会大大受益。成长危机实际上是教育的危机。前宪法法院法官保罗·基希霍夫的一席话已经从政治的角度淋漓尽致地阐发了我的教育观点。

如何做到既让父母从独力承担新生命成长中解放出来，

又不让他们的自主教育责任受到质疑，这是一门艺术。我们必须得完成这种高难度的平衡，因为社会为父母提供的条件决定了父母教育的质量，父母不可能超范围、超水平发挥。

父母的教育需要不断得到加强，他们需要的是新的支持，而不是限制。这里丝毫没有反对专业全程指导的意思，相反我们正在汉堡筹建一所父母大学，其理念就包括专业全程指导。父母大学不是针对完美的父母，因为完美的父母就像完美的经济一样同属凤毛麟角。在父母成长的过程中，前文中所描述的各种危机也是必要的，它们能够帮助父母重新定位。

父母不能永远只是紧随自然的生长和变化法则，他们还有责任在社会的支持下去共同塑造这种法则。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种必要性，满足随之而来的种种要求，未来将会成长起一大批让年长一代欣喜的年轻人，不仅如此，这些年轻人还会将成功的父母天性传给下一代。甚至他们还将被载入史册，就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前不久的某期中列出的“历史上一百位最伟大的研究者”一样。这些研究者也曾是小孩，也曾依赖父母，当年没有人能够预言或者大概知道，他们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然而这些人最后都按照自

己的方式长大成人，并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事情就是这样：世界和生命都需要新生事物，世界和生命都建立在独立个体之上，所以培养本书中所阐明的“教育和成长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 第五章

# 父母怎样学习教育

如今，当我们谈到父母能够、想要或者应该学习教育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具体的教育行为。“给孩子立下规矩”就是无数个窍门中一个最经典的方法，据说这个方法可以帮助父母区分正确的和错误的教育方式。

为了清楚地阐释本书中新型教育意识的基本出发点——它也是这种教育意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使用了三段式模式来反映从新生儿到祖父母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教育。

### 三段式模式：孩子—父母—祖父母

人的一生分为三个教育发展阶段，我把它们对应到起着

不同教育作用的人生阶段：

- ◎ 孩童时期：被动的教育模式，被教育
- ◎ 父母时期：主动的教育模式，想要教育
- ◎ 祖父母时期：已完成的或经过反思的教育模式，  
已完成的教育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它完全不同的教育特点。孩子在被动教育阶段需要被教育，需要感受教育，却不能对教育发生影响。在接受这一阶段教育之后他们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想要孩子并教育他。所以这个教育阶段不仅对已出生孩子的教育发生影响，它还对孩子将来后代的命运产生间接的影响。

随着孩子的降生，父母进入到主动教育阶段，自此他们显露出强烈的教育意愿，他们不断地学习什么是教育并对此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进一步阐述这种构建式学习的教育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教育就是不断学习的积累，是这里所介绍的理解教育的基础。如果父母利用了他们的学习机会，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这个阶段结束时确实可以实施教育了。刚刚为人父母，不可能是完美的教育

者，因为他们自己才刚刚告别了被动教育的阶段，接受主动教育这个全新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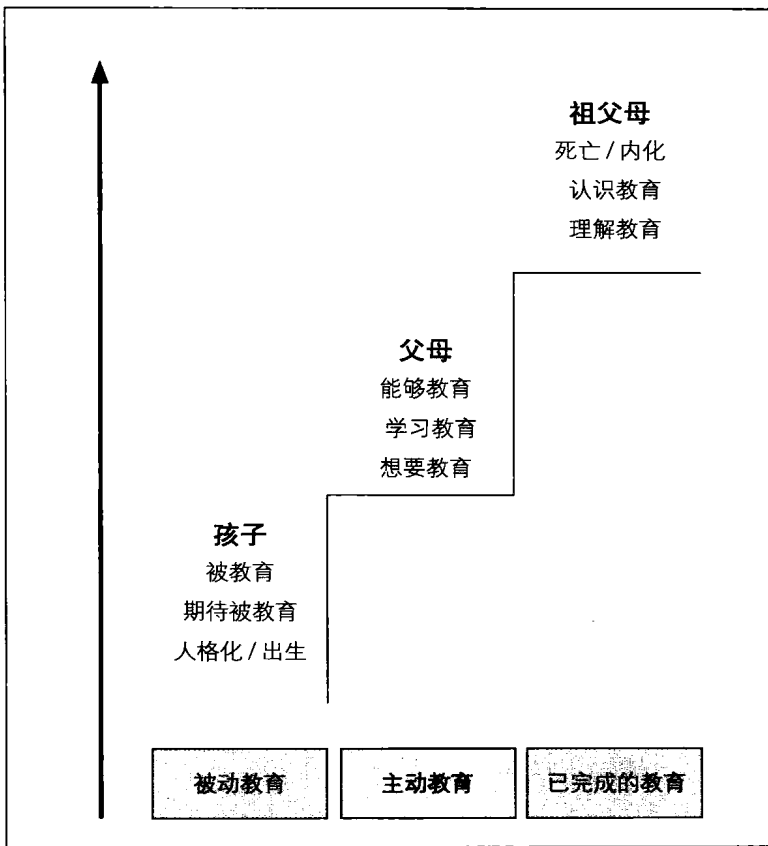
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父母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尊重和保留旧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在教育中创新。从他们自己的早期教育中他们认识了旧的教育方式，而面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也是上一辈的人。只有在他们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才能形成新的教育方法。所以这些新的教育方法对这些父母来说也是新的，模糊的。

祖父母可以综览整个教育过程，能以亲身体会真正全面地理解教育。他们没有主动教育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是父母每天都要承受的，以至于他们因不断地犯错而感到内疚。祖父母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冷静地回顾他们以前所经历的被动教育阶段和主动教育阶段。要想让心情平静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而平静的心情也只有真正做了祖父母才能拥有。他们把孩子的父母抚养成人，经历了家庭中的三个教育阶段并参与目前进行的教育过程，从中发挥作用。

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三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要保持内在统一。而如今，教育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在于每个教育阶段被分离开来了，这样使得对教育的理解不能一

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最终这个本应连续的过程停滞了。

下面这张图有助于我们理解三段式教育模式的整体基本结构：



教育在孩子身上得到具体化，在父母和祖父母身上得到内化。



我们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产生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清每个阶段的界限。年轻的父母必须明白，他们已经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童年。在他们生活中处于教育中心的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成长，而是他们孩子的成长。如果在教育实践中不严格地划分每个阶段的界限，就会产生问题和冲突：就会出现实际上更愿意做孩子的父母、已经成为父母的孩子或者还没有能够完全告别前两个阶段的祖父母。

这里我们触及到艰难的脱离过程，这对成功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太长时间的联结和过早地脱离某一阶段都会导致问题的出现。在教育方面人们需要经历所有这些阶段。

赫尔曼·黑塞在他的诗作《历程》中用最贴切的语言表达了这个过程中的困难及其必要性：

恰如鲜花会凋零，青春也会衰老  
生命的每一历程，每一智慧，每一德行  
都曾盛极一时，却不能亘古永存  
我们的心必须听从生命的召唤  
时刻准备着告别过去，迎接新的开始  
不要伤悲，勇敢地奉献吧

为了寻找新兴世界  
每一种开端都别具魅力  
它将庇护我们，帮助我们成长

我们欣然跨越一片片领域  
我们绝不眷恋故土的羁绊  
世间的幽灵无从束缚我们  
他促使我们奋发向上，心境开阔  
当我们的生活稍感安逸  
惬意的生活便增长我们的惰性  
唯有时刻准备启程的人  
才能摆脱慵懒的积习  
即使在我们临终之时  
也会被送往全新的境地  
生活的召唤永不停息……  
来吧，心呵，让我们欣慰地话别吧！

在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浓缩了很多对教育有重要意义的内容：“事物不能亘古永存”，“只能盛极一时”，“勇敢地迎

接新的开始”，“唯有时刻准备启程的人才能摆脱慵懒的积习”，“让我们告别吧，再次焕发活力！”这些黑塞的诗句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教育行为。

我曾经见到一个克罗地亚家庭几个星期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因为他们的大女儿要结婚，搬到两公里外的一个农庄去。他们根本不希望与女儿分别，未来生活中因为女儿的离去似乎导致了肉体上的痛苦，使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生活丝毫不感到喜悦，而在这即将到来的生活中有女儿、女婿还可能有孙子、孙女。在必要的脱离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不能再找回来了，这是多么让人心痛啊！彼得·魏斯在他名为《告别父母》的书中的一开始这样描述：“迟到的脱离过程使我们兄妹悲痛欲绝，而正是这样的悲痛使我们兄妹相互分离，四散而去。”

教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乐趣和学习过程，最后我们要明确地告别每一个阶段。作为父母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了，被动教育阶段已经结束了。认为自己还没有被教育好的成年人不能再依靠父母，剩下的学习过程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在前一阶段中没有能够亲身体验的内容，在下一阶段中要从思想上补足，这样才能成熟起来。

否则处于教育过程最后阶段的祖父母会显得比小孩子更孩子气。在承担主动教育的责任时，父母只能在内心还保留孩子一样的童真，但是对外要把接受被动教育的权力严格地留给他们的孩子。这才是有利于社会教育环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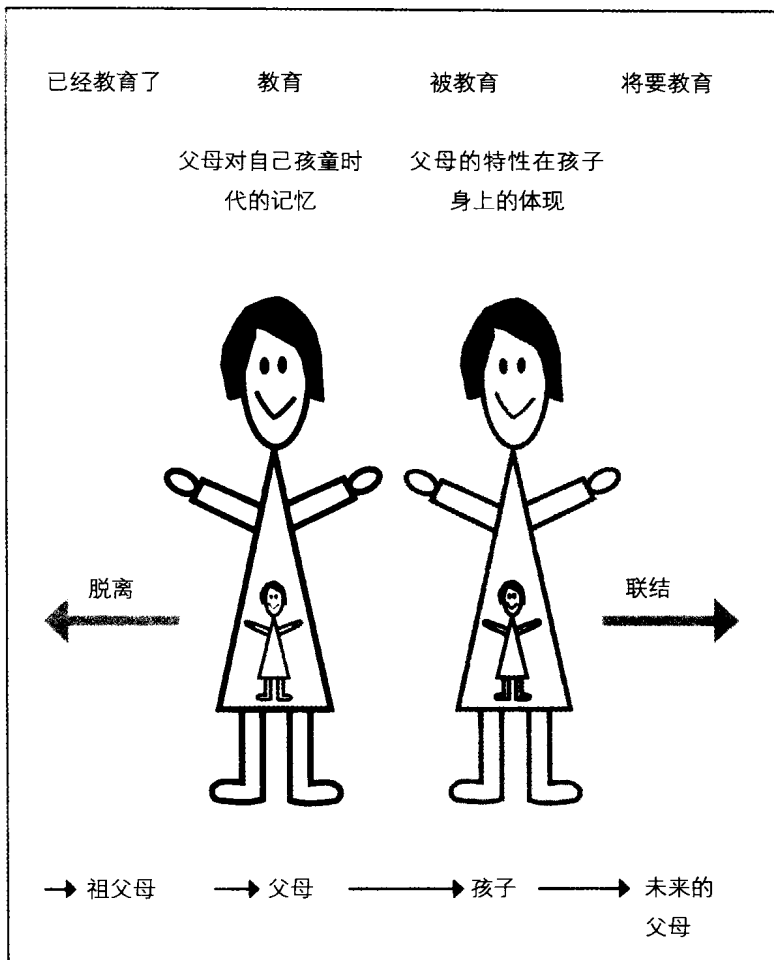
### 父母总要面对两个孩子

就像西格弗里德·本费尔德所说：“父母总要面对两个孩子，面前这个需要教育的孩子和自己内心中那个已经接受过教育的孩子。”原来的那个孩子还存留于年轻父母的内心中，现在他们自己新的孩子就站在面前了。如果把两个孩子混淆起来，就会有这样的危险，也就是说父母会像自己心中那个孩子曾经期待的那样来对待面前的这个孩子。一直想成为冰舞演员的母亲也这样对她的女儿，似乎女儿也有这个愿望。但女儿根本就不想成为冰舞演员。一种情况是母亲学会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她童年时的愿望与她女儿无关。若是这样，她自己心里的孩子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否则在教育上，母亲对这个新的孩子根本就是不公平的。

在教育方面对我们的要求是：存在于内心的孩子要向外

在的孩子学习，而不是相反，按照内心的榜样来塑造外在的孩子。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教育他们，并同时把内心中那个遗留的孩子完全转化为成年和为人父母的状态，这种相互作用将贯穿年轻父母们长达 25 年的教育期。一直以来为人父母就是一个忘记和学习的复杂过程。在我们每天不断学习主动教育的同时，好像必须要忘掉和清除那些我们所接受的被教育的東西。

重要的是：父母通过教育他们的孩子，自己也在学习教育。而学习教育的同时，他们已经在教育孩子了。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孩子和父母之间始终是互利的。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所共同完成的教育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亘古不变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对于成功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父母也是祖父母的孩子，孩子将来也会成为父母；在这两者中可以看到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过渡，在这些过渡期中父母—孩子的身份总是来回转换的。通过对自己童年进行反思，父母把孩子内化，在主动教育时，这个内化了的孩子使教育更为有效。他们采取主动教育行为，他们的教育在孩子如何对待父母的行为中得到体现。下图中呈现的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教育相互关系中的父母，父母心中的孩子和孩子心中的父母

为什么我们作为父母面对这样两个孩子感到如此困难？当我们向年轻的父母们询问他们的教育动机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清楚了。最常得到的理由是，我们想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下面这位年轻母亲的叙述清晰地表达了她对自己的这个要求：

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努力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缺失很多。我有意识地注重培养孩子的这些品质，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没有成功地把孩子教育成自信的人。虽然已经可以看出孩子和我之间的区别。

很明显，这位母亲自己被动教育时期的经历影响着她的主动教育过程。她所接受的教育被认为是不够好的，这样的想法一直影响着她对待自己孩子的行为和她的判断。其实，被动接受教育的经历在记忆中不总是负面的，所以在自己孩子身上也未必不应该重复出现。一位父亲这样说道：

其实就像当初父母教育我一样，我有意无意地也那

样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觉得这在我夫人身上更明显，她和她父母做的完全一样。

对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这位父亲听上去对孩子的教育比较满意，他很了解他的教育方法，而从这位母亲的话中却流露出不满。对于我所说的对教育的新理解，这种差别并不重要。在两种情况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更多地是按照他们内部孩子的体验模式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孩子自己的需要。从教育学上看这是一种混淆，在两种情况中这种混淆早晚都会导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对立，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父母的主动教育来说非常重要。父母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孩子，他与父母心中的孩子毫不相干，所以在教育上也不能和那个内心的孩子联结起来。相反，父母要明白，他们应该把这个在新时期长大的孩子看作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革新的机会，也就是要让子女教育成为扣人心弦和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对这件事一直要给予关注，而不是去回顾那个以前的自己。

**只有剪掉了旧辫子，革新才能成功。**

只有在主动教育过程中把心中的孩子保留于内心中，也



就是说：他存在于那里，但是不再参与到教育中，教育子女时才有可能避免错误的教育理念。总是去回顾，而不是去反思自身的受教育经历，这样会导致教育过程基本上变成不顾实际情况而事先决定教育风格和理念的过程。根据不同的成长环境，一会儿要实施权威式的教育，一会儿又要自由、放任式的教育，然后又改回到权威式教育，摇摆不定。过往的一些突然变故和事件总会促使刚刚成为教育者的父母们把自己的受教育经历直接带到对子女的主动教育行为中，而不是把它们化解在自己的内心之中。

现在恐怕有人会说，这种认识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很难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改观。没有人可以完全抛开那个内心的孩子，并在主动教育中不受其影响。这没错，但是这不能作为向已接受的教育投降的理由，因为这样做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过大的压力。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祖父母在他们的主动教育时期对待他们的孩子的方式，今天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孙辈。因此对于那些实施主动教育的父母们就要承担一项重要的责任——要深刻理解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父母也不可能完全抛开他们心中的孩子，就像他们之前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孩子要满足父母心中的孩子，这

样的情况一再出现。学习如何教育孩子是一个漫长而繁杂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父母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去执行他人的建议。在教育中，父母实际上不仅是面对两个孩子，他们首先面对着两个重大的任务。它们是：

◎ 教育面前的孩子

◎ 弥补内心中的孩子

只有完成了第二个任务，才能看到并完成第一个任务。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这具体是怎样一种情况：比如很典型的一种情况，一个孩子正在发脾气，他站在父母面前，父母也就面临着孩子的愤怒。对于父母这是一个真实的日常情景。如果这时因为孩子的愤怒而我也变得很生气，那么这个孩子虽然表面上是导致我生气的人，但我生气的真正原因是我内心中的那个孩子，这个幼稚的孩子的怒气还没有得到平息，遇到这种情况就上升为对孩子生气了，这对于教育过程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育关系会因喊叫、发火、眼泪等而变得沉重，而且隐藏着导致教育真正失败的危

险。换一种说法，我面前的孩子有某种权利发脾气，他首先要接受教育，才能平息他的愤怒。实施主动教育的人必须承担这个任务，他不能把教育看作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它一直都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重要的是，面对孩子父母不要把生气的情绪表现出来，而是保持冷静来教育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帮助两个孩子——面前的这个孩子和内心中的那个孩子，摆脱情绪的负面影响。而其他的所有反应只能证明我内心中有个怒气冲冲的孩子，却不能使我面前这个要教育的孩子有丝毫的进步，也不能帮助他了解怎样处理他愤怒的情绪。

成功的教育与教育者的自我反省密切相关。我们越是坦诚地、深入地反思自己的童年往事并尝试把这些当做对教育的认识而不再是对教育的指示，就越能合理地对待孩子。只有当我们可以充满爱意地接受自己内心中的孩子，才能真正地充满爱意地来教育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以上论述虽有些理论化，但要想孩子在亲子关系中真正受到合理的对待，在教育实践中无外乎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教育从来都不能随随便便地进行，也不能主要由家庭以外的教育者来执行。所以，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在引导

孩子走进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父母作为人的自我完善。这个过程更富有吸引力，值得为此付出任何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边学边做。教育方式与对教育的反思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父母的主动教育阶段的特点。令人比较欣慰的是，这也意味着在进行教育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本身也是这个阶段的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教育，又怎能做到完美呢？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一再感到对孩子的教育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请不要失望。尤其在与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的交往中这种感受会更加强烈，或许您可以问一问他们内心中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作为父母从孩子身上去学习一样，我们的父母很可能也从我们身上学习了。这样看来，教育就是两代人之间最有效的契约。

**教育中唯一真正的错误是，没有从错误中学到东西。**

能够从这个角度理解教育，也就知道了，教育并不是简单地让孩子遵守固定的规定，而是适应这个环境。它不是这样简单的，谁这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就是虐待孩子，甚至是虐待自己。在主动教育阶段，我们把自己在教育上的不足强加在孩子身上，但却不要忘记，教育责任完全是由父母来承担的。如果父母能从每个教育过程的错误中学到些东西，但

并不把它们扩展为教育原则，那么这些教育中所犯的错误就不会对孩子有害。如果不只是父母，而是整个社会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大有裨益的。

### 从孩子成为父母

从第一次呼吸开始，孩子就不仅仅是孩子，而已经是潜在的父母了。

就像性别一样，为人父母的天性和对教育的基本认知也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就能够附着并存储在我们的身体记忆中。为人父母的最初经验就源于这种与生俱来的对教育的认知，这种说法在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中以及一些其他的行为活动中都得以印证。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两页中的插图。表面上我们只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在看着她的娃娃。让我们仔细观察她的面部，再看一下她的体态，就会发现，它与另外一幅画同样吸引人。另一幅画是贝尔特·莫里索的《摇篮》，画中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这个小女孩在对待她的娃娃时，已经令人吃惊地、完完全全地展现出那种与生俱来的为人父母的特性。





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为人父母的基本能力在小女孩和她的娃娃之间充分表现出来。这个小女孩，一个孩子，下意识地已经在完成她将来作为她自己孩子的教育者可能要完成的任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童年时期被动教育阶段的自然成长过程，推动这个成长过程始终是实施主动教育的父母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不要阻止孩子带有游戏性地表达这种为人父母的特性，要推动孩子身上具有父母特性的元素的发展。

按语：娃娃并不只是娃娃。

芭比娃娃的出现使人偶玩具的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它的出现，过家家游戏的重点从扮演父母转移到对性别的演绎，游戏内容舍弃了对父母角色的关注。就像我们今天主要是从兴趣的角度来看待性行为，而不再是出于人类繁衍的目的。芭比塑造了一个成人的形象，为孩子提供了探索成人世界的平台，在芭比游戏中，孩子不再热衷于扮演父母。这导致孩子身上与生俱来的为人父母的天性被忽略了，兴趣从一开始就转向违背教育成长原则的性别方面。以这种不负责任的教育方式将情侣之爱和父母之爱分离开来，这对于将来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人培养为人父母意识和教育意识来



说，绝对是一种潜在的危險。

### 又变得和孩子一样

不是很奇怪吗，当我们回顾童年，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小时候迫切地想要长大成人，这样才可以做那些只有大人才能做的事。而当我们成年了，却又经常希望自己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

就是这份无忧无虑使得童年具有魔力，这是人的一种很特殊的思想状态。《圣经》中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 18，3）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拥有孩子般的心情你们就会又变得幸福。

恰恰在教育主动阶段，这个目标距离我们很远。对现实的担忧，担心自己、孩子、还经常担心父母，这些担忧让我们觉得重新回到童年的幸福状态是不可能的，虽然在与自己快乐孩子的共同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这种可能性。

祖父母就完全不同。通常他们比父母更亲近孩子，因为他们已经把生活看做是对他人的关心，因此对待事物也更为超脱，除非他们由于老年贫困而使自己变得麻木。对待孙辈

时，他们与父母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可以参与教育孩子，但他们不是必须这样做。这让他们和孩子相处时非常轻松，对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这是很有好处的。

祖父母在回顾他们已完成的教育阶段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逐渐领悟，并使他们的认识成为普遍的教育意识。当然这只有当主动和被动教育阶段都结束了以后才能做到。如果祖母想用一块糖来换取孙子的好感，这说明她还没有从自己的童年中获得领悟。糖果是诱惑孩子的手段，而不是教育手段。孩子天生渴望被爱和认同，这一点也隐藏于成年人心中。祖父母与他们童年之间的联结绝不能这样在孩子的教育中体现出来。即使在她的主动教育阶段，这些祖父母也没有以合理的方式跨越他们心中的孩子。

总的来说，直到今天，在孩子眼中的祖父母都比父母要更和善、更冷静、更幽默。很多孩子喜欢去而且经常去祖父母家，那里好像是他们的休养地，可以不用整天紧张地在爸爸妈妈那儿接受被动教育。祖父母们所表现出的平和就像是德国北部居民在看似紧张的时刻总爱说：“顺其自然吧，不会有事儿的。”事实也恰恰如此，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会自我解决很多问题，根本不需要教育措施。祖父母也往往是凭

直觉来领会这一点，对于父母来说，在主动教育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重新获得这种直觉。有时它使看似极其困难和无法实行的教育变得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涉及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关系到我们整个一生，那么我们就需要祖父母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以及他们如孩童般的纯真和他们作为父母对责任的担当。这三者共同使教育在它最核心处构成成为一个整体。

与做父母时相比，祖父母的沉着与冷静更接近孩子的最初理想。这一节的标题是“又变成和孩子一样”，意思就是在一个比较清醒的教育阶段我们有可能重新获得孩子般的人性之美。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促使父母在教育行为和反思教育方面不断努力。我想在本节最后引用社会哲学家、心理分析学家与和平战士霍斯特·埃伯哈特·里希特的话来说明这意味着什么：

上文中提到的这些充满智慧的老人（萨哈罗夫、拉塞尔、查伽夫、魏泽鲍姆、麦克纳马拉、鲍恩）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不再有男人式的功利心——即使他们以前

曾有过。他们也不必在竞争中使自己出类拔萃。他们处于父母阶段的时间较长，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害怕缺点、痛苦和委屈，而是树立起自我形象，可能的话还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或与我们这个世界寻求相应的妥协。他们身上的父母特性也更彰显出他们的母性特征，这种特征被女性身上男性化的部分所掩盖。对他们来说成功不再是一种自我陶醉的胜利，而是努力树立相互的信任并在种种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表现出可靠性。

### 掌握和丧失父母特性

毋庸置疑，父母的教育能力对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然，又如何理解我们每天都看到媒体中出现的警告和恐怖的情节；又如何理解家庭问题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他们最近的研究报告《家庭教育能力》中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我们认为，对父母教育使命的反思对社会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

然而，这种对于父母作用的认识貌似富于启发性，却有着重大的缺陷。首先，它没有顾及对教育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成长过程；此外它的前提是，假定人们具有或者不具有教育

能力。基于这种认识，父母的教育使命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一种他们所得到的任务，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单纯去执行这个任务而已。

以这种方式看待教育是行不通的。很多实例证明，以这种方式看待教育，父母能力将会越来越受到阻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在这些构想中，每个人不同的个体状况以及相亲相爱、彼此关心和相互尊重等因素都被看做是对教育无足轻重的因素。这与教育是完整的综合体的设想大相径庭。目前教育领域中出现的一些畸形现象令我们尤为震惊：很多儿童惨遭虐待、遗弃甚至谋杀。而很多研究表明，上述的这种有失偏颇的教育理念，即教育是一种可以转让的能力，只能使这种状况变得更为糟糕。

我的同事，来自布拉格的心理学家兹德内克·马特奇科通过他跨越四代人的长期研究证实，非计划出生孩子的不受欢迎程度一代比一代高，尤其是不受女性的欢迎。很显然这与我们的不断丧失的父母特性有关，这对下一代的孩子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出，教育的情感层面不是随着生育能力的发展而自然发展的。如果孩子是意外出生的，缺乏父母之爱，就没有人关心他的成长。结果就是，虽

然孩子出生了，但是没有按照父母的愿望接受教育。这样发展的结果是，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虐杀儿童这样的极端事例。说得更明白些，这些孩子被饿死不像法律上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故意或疏忽而造成的，而是缺失父母之爱的结果，也就是“没有承担父母责任的父母”造成的结果。

在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那些很早就离开父母的孩子进行研究。有些分离是不得已的，像雷诺·史必兹研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时期；有些是人为的，像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做的一个试验，目的是发现人类最初的语言。婴儿一出生，马上就被送到女修道院里，杜绝一切外界影响。这两个案例和其他案例有一个共同点：这种环境中的孩子死亡率非常高。不能感受父母之爱，孩子大多会夭折，即使幸存的孩子也丧失了父母特性。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这方面的试验对象不是人。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试验室里人们用金属模拟母猴的乳头来给一群小猴子喂奶。后来虽然小猴子长大了，但是它们都显现出一个弱点：公猴不能与母猴交配；母猴对她们自己的幼猴表露出带有攻击性的反感和无所谓混合情感。带有父母特性的情感与能力完全没有得到发展。

无论是对猴子还是对于人这都意味着：孩子要获得父母特性总是以先感受父母特性为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迟早都意味着父母特性的缺失，从而导致教育失败。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父母特性都必须受到极度的保护。如果从我们今天的教育中产生很多没有父母特性的孩子，这就预示着灾难，因为没有父母特性的孩子也有性欲，他们也会繁育后代。当这些孩子有了孩子，灾难就降临了。这与是否有教育的意愿无关，而是根本不具备教育的能力，因为父母特性没有得到发展。父母特性不是商品，而是一种天赋。

## 第六章

# 教育——为什么？

写到这里，我已经就哪些因素决定教育以及我们今天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有哪些困难谈了很多。但是这些还不能满足有些人的要求，他们总是问自己，教育？是的，到底为什么呢？难道没受教育的孩子不是更好吗？他们更自由、更不受约束、更幸福。

我们的孩子应该是自由、不受约束和幸福的。尽管如此，孩子需要有大人教养，他们需要教育。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呢？



## 教育目标

**在关于教育的讨论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没有一件事是能弄清楚的。**

我们不清楚，教育到底是不是必要的；我们也不清楚，谁到底应该怎样教育谁；我们同样弄不明白，教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教育学家赫尔伯特·顾俊的一段话表明在社会意识中人们所认为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教育的中心都是纪律、履行义务、服从、秩序等这些观念。在过去几年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所谓的自我体验价值如：自由、自主、自我实现、自我导向、批判能力受到重视。

对教育目标表达方式的 180 度大转弯表明一点，对于教育应该走向何方的基本观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我们看一下近期的一份问卷调查，尝试从中找出哪些可能成为教育的目标。2006 年德国联邦家庭事务及青年部就“孩子在家庭中主要学习什么？”的问题做了一次调查。88%

的人选择“礼貌和良好的行为举止”，位居榜首，比1991年上升了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77%的人选择“坚持己见、不屈从”，从1991年家庭教育目标的第一位下滑到第三位。15年中，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别（适应能力/良好的行为举止 vs. 反抗力/坚持己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父母希望孩子能贯彻自己的思想的愿望明显降低了。

然而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目标吗？还是父母对社会上教育思潮的理解？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如果礼貌和良好的行为举止是家庭教育的最高目标，那我们又如何解释对孩子不良行为的怨言越来越多呢？《世界》杂志的一位读者在读者来信中发自内心地这样写道：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90%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像野小子一样没有教养，不会尊重任何事物和任何人。

我们看到，有目标和达到目标是两回事，而且在教育中困难和重要的不是目标，而是方法。只把目标描述出来在教育上没有任何成就。家长们说这个和那个只是他们的目标，却没有谈到他们进行的任何实际的教育工作。更糟糕的是，这样对目标的抽象描述不会产生任何教育行为，而是把教育简化为机械的条件反射，不断地要求孩子执行这样的指令：

“要有礼貌！”“说谢谢！”“坐直了！”这些指令虽然也是教育中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教育。以这种方式我们也许可以训练狗，但绝不可能教育孩子。

“诚实”也是家长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教育目标，而且听起来挺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怀疑诚实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可是如果孩子平时总是面对欺骗，他们对诚实的认识又从何而来呢？“当家庭内部约定的教育标准没有被完全遵守时，一方面要求孩子要诚实”，另一方面又告诉孩子“不要告诉祖母/妈妈/爸爸”，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对孩子来说（对我们成年人也经常是这样）诚实是一个抽象的标准，只是记住这个词，没有任何效果。只有认识了诚实的内涵，把它内化，孩子懂得诚实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才能使孩子进步。完成这个教育目标对家长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和艰难的教育过程。当孩子在家长的爱护下，体会到存在于诚实与不诚实之间的多样性，他就会形成自己对诚实的概念。

遵循社会或学术界指定的教育目标，没有什么意义。教育不是这样的，在教育中重要的是家长的标准和目标，社会要退到家庭之后。

为什么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热衷于坚持这些普遍性的目标呢？很好解释，这是受到社会政策的推动。这种做法其实是对父母严重的不信任，人们认为，必须要告诉父母他们要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老实的孩子很容易被社会所接受，他们总是很有礼貌。相反自信和有主见的孩子有可能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所以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家庭教育从一开始就要被制止。这背后隐藏着这个保守的社会对新事物，也就是父母的教育责任的恐惧。在这里，社会政策的监控机制和自然的教育责任发生了冲突。

然而，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强化父母的作用，长期来看反而削弱了父母和社会的力量，而这两者我们本来认为是应该支持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因此而沦为有目的、有组织的教学和学习计划。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许比较适合于学校和幼儿园，但并不适用于家庭中。

如果事物以自然的方式生长——而这正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教育方式，那么它将会成为与众不同的、新的个体，它不能任意地被旧的抽象规定所束缚。这并不是说，这批孩子不须要尊重原有的规定和作为第一任教育者的父母。但是压制自然的生长力是违背教育的行为，因为自然的生长力产生

新的事物，而只有新生事物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崇尚技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在扼杀教育，而且并不能完全实现教育目标。按照这样的思想，最好从一开始就在计划、步骤和准确定义的过程中对最终产品（在我们这里就是已接受教育的成年人）做出规定。这就是前文讲述过的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医学或者建筑学式的思想。

说得清楚些，按照我们早已习惯的步骤来思考问题并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培养孩子，可能让人感到很踏实，当然这只是对于我们这些不需要改变的大人。但孩子们会觉得这样的思想有些费解，这样做会遭到他们的反抗和拒绝。孩子和大人之间对权威的争执会取代亲情，而这样的争执也会导致孩子的非正常行为。汉堡街头报的头条新闻曾引用过一位 14 岁女孩对这种危机令人痛心的表述，她不得不“喝得烂醉，这样她才能放声大哭”。这表明，事先规定的技术性目标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即让孩子们做出适当的行为。

## 教育的意义在于产生新事物

如果我们问家长，为什么要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一般家长都会回答，我们是为了孩子。孩子本身就体现出教育的意义，然而他们这样说并没有对教育意义的普遍性问题做出回答。还有很多成年人，他们刻意地不要孩子，很显然他们认识不到教育的意义。教育的意义不可能是个人范畴，它要有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和自然的相关体系。

对教育意义的困惑始于人们对教育这个概念的定义很模糊。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如今很多行为都被称为教育，以至于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中什么都变得不太明确。文化教育、孩子能力的开发、课堂教学、对孩子的抚养，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此外还包括对疫病的预防和治疗。这就好像人们把所有的手工业者都叫做木匠，不管他是做桌子还是门，造房子、模型还是汽车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也不管他是铺地板、刷墙还是勾缝儿。最后没有人知道木匠本来的含义应该是什么，而那些真正的木匠本应享有的权威性也被剥夺了。

对于教育和理所应当的教育执行者——父母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大家眼中父母只是教育者中的一员，而且是最不受

重视的教育者。

如《基本法》中所写的，教育意义的真正出发点是而且永远是自然的父母原则。在讨论教育意义时，这个原则依然适用。君特·安德斯说过：“所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并不都是被允许做的事情。”这个观点适用于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交往中，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安德斯认可歌德的看法：“对自然界失去信任的人，会受到自然界，这位最严厉的暴君的惩罚；始终信任它的人，它会把他像孩子一样拥在怀里。”

如今这样一个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教育不只是陪伴孩子自然地成长，而是可以技术性操作的。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也持这样的观点：

如果父母们坚信，他们孩子成长的方式不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对他们孩子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他们会意识到，哪些成长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教育的意义，依我们看来，只存在于父母有目的的文化

修养的影响之下。单就“顺其自然”这个词本身在这里就已经让人产生负面的联想，听起来好像是一点不值得努力。人类本身就是自然体，自然就不只是杂乱无章的。回归自然，在教育中就意味着趋向它本来的文明。这样的文明指的是保护正在成长的新事物。

有时父母被他们的孩子称为“老家伙”，偶尔可能也会包含负面的含义。但这让我们想到，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孩子们叫作“新新人类”。因为只有这才是自然的教育意义：生育和教育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新的事物必然要从老的事物中产生，它们需要老的事物，这样它们才能成为新的。在大自然的安排下，所有事物都被赋予存在的意义和位置。大自然的安排也为教育赋予意义：旧的事物不断地将新事物带到世界上，教育的基础就是旧与新之间不停息的转变。从原则上讲，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为洒脱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在孩子身上所有都将又变成新的，而不会和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起长眠。

对父母来说，教育最重要的意义不过是阻止外界所有妨碍孩子富有个性、与众不同的自然的成长。不言而喻，面对孩子身上大量的新事物，外面“老”的世界也需要得到保



护。不过只要父母即使是老人，在孩子身边，这方面就根本不会有问题。他们同时是双方的防护墙，他们保护孩子不受旧的世界的影响，同时也保护外界免受新的孩子带给它的冲击。为了能够做好这两件事，父母拥有相应的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意识是很重要的。

### 教育是一个实际的目的

我已经对教育目标这个题目做了一些阐述，也明确了教育目标有很多种。所有这些目标的教育目的都是相同的，但是把目的和目标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教育比成一次航行，我们可以说，港口（教育目标）有很多，每一个都值得参观（它的价值），但是航行的目的只能是到达我们要去的那几个港口。

一般来说主要的教育目标是抚养孩子成人，而普遍的教育目的在于有父母陪伴的成长过程。父母是孩子与周围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们决定教育目标并引导孩子达到教育目标。

所以，教育的实际目的是让子女在以下三个方面成长为最优秀的孩子，这也是永恒不变的。这三个方面是：

- ◎ 身体健康
- ◎ 清醒的头脑
- ◎ 宁静的心灵

这个目的看起来可能有些抽象，在此我对它做进一步的阐述。

有礼貌、听话或具有批判意识是被人们所接受的具体的教育目标。相比之下，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和宁静的心灵听起来就有些自以为是和太理想化了。当我们放弃通过笔直的路就可到达目标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然可能没有人总能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所有人都会偶尔生病，但是我们内心中肯定想象着什么是理想的健康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我们不断追求的内在和外在的完美平衡。如果感觉正在失去这种平衡，就要通过补充营养和运动来重新建立起平衡。教育中的健康指的是，不断加强孩子身上的生长力并且不因为非教育使生长力枯竭。这里作为教育手段的方法是保护孩子、给予营养、促进孩子运动和帮孩子树立自信心。所以这三个目标都是不能作为标准的，而是广

义的理想状态，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尽可能去接近这样的理想状态。

对这些目标来说重要的是它们在时间和内容上的通用性。即便历史、地理或家庭、个人情况不同也不会改变这些目标，它们一直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们符合人的自然本质。

下面的说明继续了船只航行的画面。这三个教育目的——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为父母打开的不只是一条狭窄的航道，而是整个海洋。在这片海洋中，他们可以以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路线驶向目的港。这个教育目的让父母又变得自由了，他们作为父母的尊严受到保护。但是同时，这也一直让他们记得他们自己的责任：保证孩子拥有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另外，社会将会懂得，它要为父母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监督，而首先是支持他们完成这些教育目的。对教育问题如此清醒的认识可能对出生率和人口发展都有意想不到的影响。

长大成人是目标，成长是所有教育的目的。孩子们应该长大成人，同时父母应该完成教育的任务。

此时重要的不是每一位父母对这些具体的目标，如礼貌

等有怎样的认识，而是他们的自我认识要以保证孩子拥有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为主旨。所有其他的会随之而来。

对于健康，重要的不是在发展思路中所规定的抽象的健康标准，而是这个孩子个体的健康。清醒的头脑与个体的健康是共同发展的。健康需要一种相应的意识，对自己和对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做出冷静的思考。我们举一位残障孩子的例子，他其实没有病，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康问题。当然从心理学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孩子会嫉妒别的孩子身体健全。但是这种嫉妒心恐怕也是在他自己成长和父母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上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父母付出很大的努力，传达给孩子尽管身体存在残障，也要积极看待自己身体的价值观。这是拥有清醒头脑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认同自己的身体，这也会影响到清醒的头脑与平和的心理状态。那么在我的世界中，我就不能真正接受自己，而且这种想法还存在着对身体健康起负面作用的危险。

这意味着：教育要让孩子完全认同自己。父母要关注孩子整体性的健康，即身体、精神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

这些教育理想只是理想，它们从来没有被完全实现。但

因此在寻找通向这些理想之路的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在踏上教育之旅时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将到达哪里，正因为这样，孩子成为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新成员。如果目的港总是已经明确的话，个性化教育的努力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教育是父母为培养理想中的孩子而进行的一项持久性工作。最终孩子必须自己来实现这样的理想。按照这样的理想目标教育孩子，减轻了父母必须实现某些具体目标的压力，并使教育成为一个开放的过程。因为知道理想状态是不可达到的，教育也更为人性化，每个人都可以微笑着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关注孩子的整体健康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们会与人人皆病的思想保持距离。被父母按照所说的理想教育出来的孩子只有在真正紧急的情况下才需要医生和治疗，其他情况下医疗产业的介入都是多余的。实际上卫生产业应该叫疾病产业才对。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只有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健康、清醒和安宁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可能也是这样的。在教育中实现这样的目的不仅有益于父母和孩子，而且也有益于社会。另外，如果负面发展不再破坏教育的信誉，而是与教

育划清界限，明确地被称为非教育就好了。就像有些父母不能被称为父母，而是新生命的摧毁者。

### 脱离是条件

一位父亲曾对我说：“我唯一的教育目标就是孩子在他们18岁的时候想从家里搬出去。”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眨眼。这告诉我他的话有两层含义：父母与孩子间的联结虽然是所有教育的基础，但是脱离这种特殊关系恐怕才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联结和脱离的特殊辩证关系在孩子出生过程中就已经显而易见。虽然孩子（在痛苦之下）与母体分离，但是整个过程同时也在孩子和母亲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亲近的生命联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将会一直延续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有些怕生的小孩子虽然在学会走路后又进入一个新的脱离阶段，但由于害怕陌生人总是很快又返回到安全的联结中，而且根据陪伴者的不同，程度也不一样。如果陪伴者是父亲，给孩子的信任感会比其他不太熟悉的人要大一些。

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与父母的脱离。如果与父母的联

结永远都是那么紧密，又怎么能够产生新的生命呢？因为，孩子只有脱离了父母，作为成年人，他才能又同他自身的下一代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脱离、联结的过程总是很长，有时会持续几十年，而且经常让人感到很痛苦，甚至很多情况下从来也不能完全脱离。这些会给所有相关人带来伤害。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导致脱离失败的原因往往不是脱离过程本身，而是之前失败的联结。没有正确的联结，人们又怎么能合理地从中脱离呢？

在很多关于“联结”这个课题的心理学研究中有一点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人们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喜欢忽略“脱离”这个部分，似乎人们不愿让这个美丽而脆弱的题目“联结”被给人以冰冷而坚硬感觉的反义词所拖累。

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联结”并不是为了教育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地、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当一位母亲经历了自然的分娩过程，此刻她自然就了解了“联结”这个题目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通过社会来加强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在必要的建立联结之处，鼓励脱离。

出于爱，孩子会自动与父母联结。而且，当孩子的需求

越来越多地得以满足，他与父母的联结就会越来越紧密。当然，孩子能够意识到他不需要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加强联结并不意味着总是为孩子提供所有的东西，而是在各种教育要求中保持适当的平衡。

总是竭尽全力地满足孩子，会建立起一种非健康的联结方式，使将来的脱离过程变得更困难。因此，在教育中必须在联结和脱离以及保持现状之间建立一种持续的动态平衡。作为中间极的保持现状，在时而让人感到恐惧的脱离过程中为孩子和父母都创造了信心。

未出生的孩子通过脐带与母体相连，标志着人们整个生命中经历的最亲密的联结过程。我们不再可能与另外一个人建立起哪怕是大致相同的如此深层的联系。如果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被外界干扰，他们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联系，并让它贯穿孩子的整个一生。理想情况下，这种与母体之间的深层联系延续到出生之后的哺乳阶段。在所有这些联结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父亲必然被排除在外。所以他也是第一个感觉到脱离过程的人，这种脱离过程是每一个父亲—母亲—孩子一家庭所必须经历的。

这种特别的与母体之间的联系是建立普遍的人与人之间



联系的基础。在早期阶段与母体之间的联系遭受过严重障碍的人，会把这种障碍带到以后的社会生活中。

无论是从卫生还是从满足情爱需求的角度都应保证孩子与母亲之间的联结。在这种关系中孩子的是得到了所有他需要的，以至于他似乎不需要为自己寻找除了母亲之外的另一位所爱的人。这种强烈的情爱联结的意义在于巩固了以后与伴侣间的性爱联系。因此，为了自由地建立情侣联系，从与母亲间的情爱联结中脱离出来是极为必要的。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个观点。在教育中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孩子与父母之间，这里主要是与母亲之间，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的两性关系。这也就是只是性教育，而当然不是什么性关系。虽然从一种男女之间的情侣关系扩展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伙伴关系，但是相互间的性联系只存在于第一种关系中。父母的性爱得到满足，而孩子的性爱要一直到找到自己的爱人才能获得满足。换一种说法，父母虽然是儿童为满足性欲而寻求的目标，但他们并不能使儿童的性欲获得满足。毕竟两性的结合只能在同代人之间产生，而从来不能在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

在早期的父母—孩子关系中违背这种基本的性经验的现

象将导致神经机能和社会交往的障碍。在这方面更困难的是，找到一个不同于法律界限的教育界限。小孩子大概到多大还可以触摸母亲的乳房？女儿到几岁以后夜里不能再因为雷声而爬到父亲的床上？什么时候母子间（也或者母女间）的依偎逐渐变为性刺激？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键，特别是在单亲家庭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家庭中的父母关系缺乏限制性的对立面。新的伴侣经常被孩子当成为竞争对象，而不是作为这个家庭的补充。在所有情况下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孩子首先是与母亲分享性的经验（出生、喂养），而性欲只能从他的同辈人中得到满足。

与这个教育上复杂的联结一脱离网联系最少的是父亲。从联结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在孩子出生以后很长时间——两到三年，他的作用都是次要的。由此导致父亲与孩子之间的身体接触程度相对疏远，与母亲相比，在这一点上父亲以他的总体条件不可能也不需要赶得上母亲，但却使他今后更为可能与孩子在精神上靠近。

即将成为和刚刚成为父亲的人必须清楚，作为父亲他获得了什么，作为男人他失去了什么？自己的妻子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是履行母亲的义务，在联结的问题上父亲则只是孩子

的第二选择。但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潜藏着父亲建立他与孩子关系的机会和他的教育任务。当孩子完全脱离与母亲之间的联结并发觉自己与母亲是两个人，而并非一体时，他就会发现父亲。孩子会从与母亲之间身体上的联结发展到与父亲之间建立更多的精神上的联结。

在教育中，母亲的作用是与孩子建立联结，而父亲是帮助孩子脱离联结。对这个结论，不需要再做太多的阐述。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定义男女社会角色，而仅仅是他们自然的功能描述。虽然男人和女人也总是在两者兼顾着，但是他们不可能总是同时把两者都完成得一样好。

由此得出的结论很清楚：孩子的关系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而是父亲和母亲作为父母共同来承担。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一开始的等式（母亲—孩子）是： $1+1=1$ 。当算式  $2+1=3$  成立，父亲—母亲—孩子这个整体完全形成，计算才能正确地展开。

如果我们想培养有父母特性的和能繁衍后代的强大的下一代，那么最终，重要的教育任务不是联结，而是脱离。

## 目标依然是将孩子培养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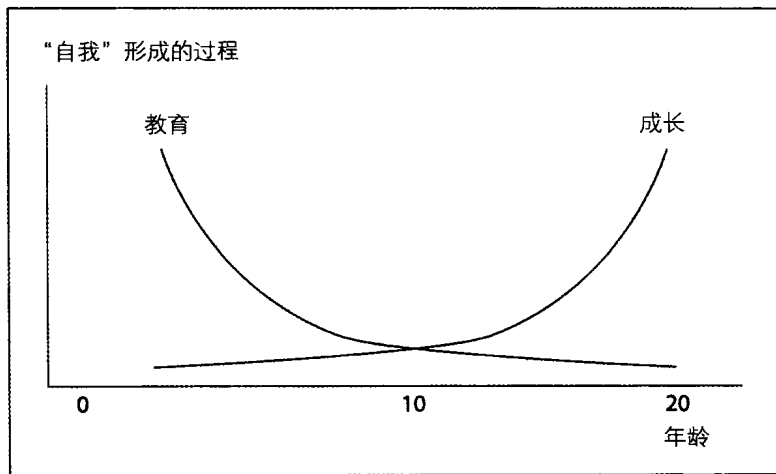
如果教育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很好理解成人的含义：就是一个孩子被动教育阶段的结束。人是经过教育逐渐成长起来的，要过渡到教育阶段的终点对很多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痛苦的，他们会感受到这个阶段结束后产生的某种空虚。很多年轻人，当他们利用周末短时间回到父母家里，会感觉到，父母又想要教育他们了。

但是父母必须承认，孩子成年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旅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对父母来说也不能马上适应这样的新情况。

孩子并不是突然就长大了，这是一个漫长，有时非常缓慢的过程。举三个例子：害怕黑夜的孩子需要长时间的陪伴，才能摆脱这种恐惧；有的孩子为了要看看键盘的内部，就把电脑键盘拆开，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在浴缸里高兴地戏耍的孩子把房间弄得到处都是水，父母要再三斟酌，是满足小孩子玩水的乐趣还是坚持自己的需求，让地板保持干燥。如果孩子在他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再害怕黑暗，在不破坏键盘的同时又保留了对技术的好

奇心，既玩了水，也不放肆地把水弄得到处都是，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愉快的，从中孩子也获得了进一步成长。而对于孩子这样的成长，父母也就不必再进行教育了。教育和成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一般来说，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教育的需求就越少了，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形成或应该形成了。小孩子坐、站、跑，这些事情不用教，他会自己学会。其他的像尊重父母、尊重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概括地说就是尊重自然界，这一点必须重视并且反复地教给孩子。



教育和成长之间的互补关系。

教育真正的目标是促成成年人的独立性。如果孩子在成年之后还在继续被教育，人们就会对他的独立性产生怀疑——这是对一个人的不尊重。如果孩子需要指导而求助于父母，那是另一回事，这样的求助也许是两代人之间成功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的标志，而不能和教育混为一谈。

每个人都还记得自己的童年时期，那时候我们没有比摆脱被教育更喜欢的事情了。我们也都还记得富有青春活力的成长期，那时对独立生活的不自信让我们感到痛苦。在教育中孩子对自己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少，因为有父母替自己负责。作为成年人，摆脱了教育，我们就像是赤裸裸的，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不再有人能代替我们独立。

所以我们从概念上就必须非常明确，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当然有文化教育、学习、医学治疗，但是不再有促进我们精神和性格发展的教育。成年人也在继续成长，但是他们不再“长大了”。

我们知道针对教育社会化的批评，这些是合理的，但同时这些批评也使人们对教育本身产生怀疑。对教育本质的无知是我们社会最大的缺陷，这妨碍了教育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

为了弄清教育的作用，我们必须明白“成年”的含义。所谓成年人，是指在社会行为中表现成熟、体恤他人、自我独立、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法律和政治上，知晓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最后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一个成年人，不仅应该性发育成熟，而且要具备有能力担当父母的自我意识。在新旧的自然交替中，年轻的成年人能够将他们身上特有的和崭新的东西带到社会生活的继续发展中。以教育的角度概括就是，成年人应该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也应该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即：他们愿意为了自我的幸福，同时也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去追求实现个体自身的强健的体魄、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总而言之，他们有能力充满爱地生活，他们也应该并心甘情愿地去这样做。

教育的目标是每一个独立的、成年的个体完成自我。“自我”这个概念是核心并决定一切。它出现在很多合成词中，如我们知道的自治、自我意识或者自我价值观。

每一个自我都存在于很多其他人或事之中，首先是父母，然后是亲戚，直到整个世界。这里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引导我走向自我，但是之后也要走向你，走向我们和整个大千世界。自我的问题在教育学上是不可替代的。

同时我们很清楚，在人身上是看不到自我的。从经验认识的角度讲，神经和大脑都不能证明它的存在。自我是怎样渗透到人当中的？为什么意识控制大脑？对这些问题近期的大脑研究有怎样的发现呢？这里我引用脑研究专家约翰·埃克尔斯的话：“因为物质的解决办法无法解释我们感受到的独特性，我不得不把自我或灵魂的独特性归结为一种超自然的、精神上的创造。”成年人的自我作用于我们理解力范围之外，所以在父母教育，尤其是非父母教育过程中，除了爱以外也总是要不断地妥协。



## 第七章

# 教育——怎样进行？

父母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父母们可能总是很快地按照子女教育的一些提示来作出回答。孩子们也很自然地等着接受父母的教育。所以，如果我们要教育子女，在自己本人的个性中就必须具有父母特性。男人要有些父亲的特性，女人要有些母亲的特性。

### 教育意识的三个层次

父母特性会完全自发地引导我们，不断地试图对到底什么是教育做出新的判断。通过回顾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国家的各种教育方式进行研究，就会对什么是教

育得出一些有科学根据的理解。或者我们进行问卷调查并现场观察，然后对数据进行评估。

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人们在每一个教育场合是怎样进行真正教育的吗？

每一次具体的教育行为不能通过事后的观察和预先的想象进行策划。事先我们对将要进行的教育行为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能预见到下一刻发生的教育场景，生活中总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情况。现实中的教育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对它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它不能用一个普遍有效的标准来测量，不能用公式或者文字来表达。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教育时机有无数，只有父母自己能意识到这些教育时机，并对孩子进行教育。对此没有人能提供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基础。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教育变得如此困难。没有一位父亲和母亲能准确地知道，为教育孩子而说的某句话或实施的某种行为将对孩子起到什么作用。也许今天这个孩子还乖乖地接受我的请求上床睡觉了，明天同样的请求就会引起他的反抗而号啕大哭，从而使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处于紧张气氛之中。“请求”肯定就会成为“命令”。在这种时刻，父母只能

按照自己的感觉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也许孩子什么时候就真的不再反抗去睡觉了。但也可能这样孩子就习惯了服从，在其他情况下，父母希望他能够完全独立或能够自己做出判断的时候，孩子忽然又期待父母的指示或征询父母的同意。这又可能与不同的周围环境有关。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尤其不是那么明确。

问题是，教育子女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教育？我们已经认识到，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经验出发作出回答。在每一次教育行为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孩子都要重新磨合。

但是我们很可能会做两件事。第一，事后反思之前的教育场景，从中学习理解什么是教育，再运用到实践中，并从错误中再学习；第二，我们可以不断尝试，教育孩子的时候让自己处于平静，专注而冷静是作为父母应有的自信的心理状态。因为教育首先需要的是父母的爱。教育行为中的吼叫和烦躁不能使孩子成长，反而会吓到孩子，让他们自己也烦躁起来。

在做了这些阐述之后人们可能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能事先做出思考，我应该怎样理解教育？（这也是这本书最终想弄清楚的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划分了三个层

次，从这三个层面上我们来理解教育：

层次一：日常生活中的教育行为

层次二：对教育的感性认识

层次三：对教育的理性认识

第一个层次不属于客观的理论上的规定，说到最后实际上就是艺术创造。这是日常生活中父母凭直觉进行的教育行为，正是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不可能建立可靠的理论，所以才总是成为朋友聚会或喝咖啡时闲聊的话题。在一些教育指导性读物或座谈会中，这个层次似乎变得客观化了，但一般来说只不过是越来越糟。这个层次是后面两个教育层次的基础。因为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都是教育本来的面目，它是我们以后继续思考的出发点。

当所有对层次一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行为的观察积累起来，我们就跃入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面上，教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教育过程积累的一些认识，无所谓这些认识是从科学研究中还是外婆的讲述中、文学作品中还是电视节目得出的。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总是不断地受到这些我们继

续听到的故事的影响，而且这个层次还经常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子女时感到困惑，因为我们对教育的认识与实践不能完全对应。

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教育到底是什么，但这一层次中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超出了自己个人的经历。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教育知识。在这里主观的教育经历将过渡到近乎具有客观性，所以我们应该称之为教育理性。

人们之所以能获得这种表面上的客观认识，因为在第二个层面总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没有加以权衡和评断的说法及观察并存着，只有到了第三个层次才能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在第三个层面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当我们实践教育的时候，所经历的和所看到的积累在一起，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在这个阶段结束时会出现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决定教育的核心。人们尝试去发现一些使教育获得成功，也就是让孩子以最佳的方式成长的因素，这些因素之后还要被冠以名称和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认识到，治疗方法这个概念在教育中是完全不合适的。还有防治这个概念在理解过程之后也被排除掉了，最终只有在这个第三层面上我们才注意到，“培养”作为教育理所应当的对应词远不如“成长”合

适。

直到现在，我们对教育才有了一个从客观理解过程中产生的总体认识。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教育，就像它在自然界中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发生的那样（即使动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教育，那么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会反过来对我们每个人的教育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践中的教育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也是一条路，这条路必须由每一位父母自己去走。**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知道，在子女教育中要练习什么，要学习什么，比如说找到合适的尺度或从教育学角度可以更准确地看待问题。

## 教育洞察力

不同的人观察同一事物时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匆匆走过，看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另一个人也走过相同的地方，却经常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观察的结果和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关，那么我们要把它明确地阐述一下。木工对木材肯定有某种独特的洞察力；

医生在看到 X 光片的时候肯定不是随便发现什么，而是看到人体中的一些病变，并且其他的每一位医生也应该能看到这些。

一位医生与一位教育学者，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事物。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即使一位教育学者也要能看出人们身体上的病变。实际生活中教育学者和父母一样关注的是孩子的成长过程，教育需要不同于治病的另一种方式的观察！教育一直关注着孩子的健康，也就是他们普遍的生命力和生长力。而医生的治疗只有当孩子们失去这种健康时才发挥作用，有时因为非教育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为了明确它们之间的区别，我想用发烧这件事举例说明。从教育学者的角度来看，发烧是孩子具有健康抵抗力的标志，借助抵抗力孩子可以通过身体的自我修复力抵御疾病。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发烧本身就已经被认为是疾病了。遗憾的是，这也是如今很多父母都接受的观点。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教育者在孩子真正生病的时候才需要医生，但是要避免提前把教育的任务交给医生。

与其他职业一样，父母也需要“特殊的职业洞察力”，我称之为“教育洞察力”。其实父母有一种直觉就够了，而

这种直觉现今已经几近消失。我们生活在一个他人导向型的社会，如今这个社会比大卫·里斯曼所说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受他人影响的程度更加深入。遗憾的是这个变化导致人们失去了自己作为父母的洞察力，也失去了把他的孩子作为孩子的洞察力。我们逐渐地用医学，更多的是利用他人的识别力来替代教育的洞察力。这就更加导致了如今人们不认为有孩子是快乐，而把他们当做负担。这种现象从教育学角度来说是完全不被认可的。

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看到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想看到什么和我们学会去看什么。一只青蛙在一堆死苍蝇中恐怕要被饿死，因为它只能感知到活动的物体。

人的感知是有限的，这一点可能导致教育上人为的失误，因为孩子身上的有些东西是人们看不到的。我们总是看到，父母在教育上做出的错误判断是怎样将孩子的人生之路引向歧途，有时甚至完全摧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健康的体魄、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而只会产生虚弱的体质、迷惑和不安。媒体中关于酗酒、斗殴和性行为狂放不羁的年轻人的爆炸新闻的报道在深层次上正是对这种错误判断、缺乏和完全不具备教育洞察力的结果的反映。剩下的只有司法识



别力，而它的关注点又是完全不同的。

掌握教育洞察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具有这种能力我们需要观察到改变和区别，而有些时候这些改变和区别是十分微小且极易被忽视的。因此，我们在专业知识之外，首要的是具备直觉。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要洞幽察微，将一点点小的苗头都收于眼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事先就避免干扰因素的出现，而不是等它出现了才意识到。

以教育的洞察力来观察孩子的成长和对待他的教育，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本页和下一页的四幅图片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获得一些启迪，同时发现困难所在。

这里的四张图片中描绘的都是父亲—母亲—孩子这样的三口之家。这些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细节，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与细节无关。前两张图片中的重点是娃娃，另两张图片是关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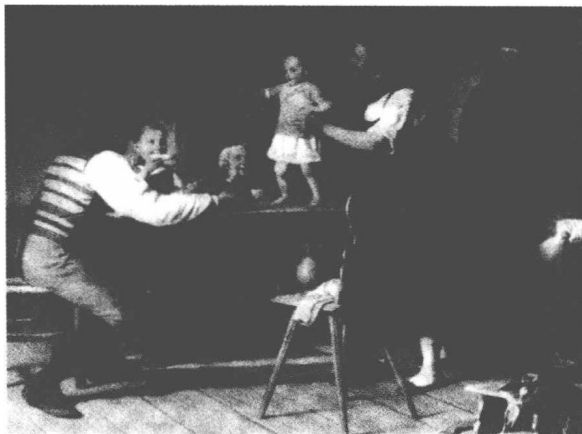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要讨论如何观察这些图片。如果我们没有预先作思考，看到图片，我们会发现很多与教育学结论无关的东西，也许可以推测一下拍摄的地点和时间（历史的角度）或是图片的风格（美学的角度）。



融为一体的父亲—母亲—孩子



各有所思的父亲—母亲—孩子



在桌子上的第一步



在花园中的第一步

另一种可能性是，借助我们日常的教育知识或自己童年的经历来评价这些图片。结果是，我们的评价中包含很多没有经过思考的偏见，歪曲了教育。

所有这些角度都不能揭示图片中的教育事实。他们更多地是在谈我和我的观察方式，而不是图片中发生的事。以这种方式我们是看不到在每个场景中为教育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些图片展示给我们的是与时间、地点和场景无关的教育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父亲、母亲和孩子是怎样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或对他的成长过程产生什么影响。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在第一张图片中才能看到，母亲将娃娃递给孩子的这一行为是多么富有教育性，孩子是怎样表示他想要这个娃娃，父亲是怎样饶有兴趣地关注孩子的这一成长瞬间并为母亲教育孩子提供周围环境的必要安全。换句话说，母亲在实施教育，父亲很感兴趣，孩子在完成母亲的想法。他学习不去抢东西，而是表示想要这个东西，并且从中获得成长。

从这张图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家人在闲暇时间相互间发生着影响，与第二张带有娃娃的图片完全相反。在第二张图

片中，三个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联系，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父亲不能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的愿望也没有被父亲领会。母亲对此根本不加理会，继续读报纸，对这位几星期前才生了孩子的母亲来说这是一种异常的非教育行为。

有些看到这张图片的人认为孩子当时正在笑，觉得情况不太紧迫。这正显示了教育洞察力和非教育洞察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仔细观察孩子身体的姿态，我们从而得知他不可能正在笑。直挺挺的肩膀、高举着的手臂，这个孩子没有笑，而是出现了莫罗反射（又名惊跳反射，在婴儿仰躺时最为明显。受到突如其来的刺激时，婴儿会自动出现伸开双臂，背部伸展式弯曲，双腿挺直等动作。——译者注）。当孩子受到惊吓时，总会出现这种状况。

父母并无恶意，但是这个情景包含了很大的教育干扰因素。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的需求，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孩子与父母之间，尤其是与母亲没有建立联结，这对孩子是最糟糕的。这样不可能形成最初的信任，孩子也无法成长。

另外两张学习走路的图片与上面两张图片类似，也形成对比。孩子成长中的这一步无比重要，孩子学会走路以后在身体上会比从前离父母更远。

图片中孩子在桌子上迈出第一步，这在教育学上是行不通的。这个孩子还没有学习站立，现在要在一个很不合适的地方迈出他的第一步。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只能摔倒或者马上就被别人扶住，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太好。从教育学角度我们注意到，画中的父母在实施教育时对整体情况缺乏敏锐的感觉。在桌子上，亲友们能更好地注意到这个小孩子，这可能只是母亲主观上一个有趣的想法。

而文森特·凡·高的这幅画是多么地不同啊！从这幅画中我们感觉到，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母亲扶着还走不稳的孩子，直到他几乎离开妈妈的怀抱，敢于自己迈出第一步。父亲张开双臂，表示他会接着孩子并帮助他在世界上立足。父母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感到很安全，也因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在这幅画中，父母并没有要求孩子迈出第一步，而是对他说，即使你走向世界，我们仍然继续关心着你。

当然教育洞察力并不是教育的全部，但是熟练掌握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实施教育时更准确地做出判断，特别是能够帮助我们开始去执行这些决定。但是仅仅洞察还是不够的，实际上整个教育现在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刻我们该怎样对待

有这样情绪的这个孩子？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教育非常重要。答案，正如我已经多次说过的，只有在我们实施教育时才能发现。

### 合适的尺度

没有人比父母更了解孩子，所以父母也是孩子教育最重要的执行人。出于这个原因您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一条关于父母应该怎样对待孩子的建议。在本节中我要具体说明的是，在对孩子的教育行为中恒久不变的一点，我称之为“合适的尺度”。所有实践中形形色色的教育方式都要遵循这个定律。在所有我们能想到的情况中须要做到：任何时候都别有过度的教育，任何时候也都别疏于教育。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对人性和专业都有很高的要求。希波克拉底在他关于西方医学起源一书中第一次提到“合适的尺度”，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其他各领域并被人们所遵守，如在父母之间，孩子之间，要求与确认间，对孩子哺育，引导与放手之间，联结与脱离，外与内，关系与教育，义务与兴趣，好奇与保护，以及很多其他方面。在认同了合

适的尺度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教育中从来都不能只遵循一种好记易懂的规律。仅这一点就使众多的育儿指导书籍变得无用了。

与此相应的是，尺度的大小不能用数字或测量的数值来表示，而是依据个人直觉、因人而异的，也因此保证了教育中不可缺少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有些人因为不确定如何界定尺度而喜欢制定一些规定，这些约束性的规定可以被摒弃了。合适的尺度意味着，正确地判断、划分界限，然后在被认可的界限内充分地利用教育空间。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任何时候都别有过多的教育，任何时候也别疏于教育。也就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进行教育，在孩子自己能够完成或正在学习去完成的时候，不要进行教育。因为孩子只有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掌握相关的知识。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完美，合适的尺度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认识可以让父母感到心安并减轻他们的压力。“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如果对合适的尺度有了直觉，我们可以减少犯错误的次数。

有两个事例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适合和不适合的区别在哪里。第一个事例是关于父母如何对待小孩子的：



周围总是响起这样的声音：“长得多甜呀！”“多可爱呀！”“这孩子很像他的爸爸，”或“妈妈”，或者“谁也不像”。不久以后：“小汉斯认得爸爸了，是不是，小汉斯？”“小汉斯会笑了，让爸爸看看，小汉斯怎么笑的？”“笑一笑，小汉斯，我的小金龟子，朝爸爸笑笑！”“让叔叔看看小汉斯已经会拍手了。”然后：“小汉斯干了这个，干了那个，说了这个，说了那个。是不是，小汉斯？”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了合适的尺度吗？虽然在事例中孩子处于中心，父母也因为他而非常快乐，但是所有的言语都太夸张了。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尺度。这个孩子曾被倾注了如此多的感情，他今后会怎样呢？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父母知道孩子做了什么，而是孩子应该理解他的父母。

孩子根本不想被这样纠缠。他们可以几个小时沉醉于一项活动中，而当他被打扰时，会表示反抗。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孩子就会习惯了被打扰，而逐渐忘记了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丧失他的自主性，变得以非健康的方式依赖于别人。这

将导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权利斗争。首先，父母让孩子“心烦”，然后孩子来烦父母。并不是孩子不想去做他想做的事，而是这样父母就得不到安宁。孩子越是哭得厉害，越是不想睡觉，父母就会越烦恼，越不想去照顾他。孩子变成常说的“小魔王”或“大魔王”的关键就在于此。是成人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因为不知何时我们不再去寻求合适的尺度。在弗里德里希·弗略伯尔的第二个例子中则完全不同。在这个事例中：

以类似的方式母亲尝试让孩子注意事物的变化，比如：一边指着灯，一边说“灯在那儿”。一边把灯拿走，一边说“灯没有了”。或者“爸爸来了”，“爸爸走了”。或者让孩子注意物体的自行移动：“来，小猫咪，到宝宝这来。”“小猫咪跑开了。”父母这样来刺激孩子身体和肢体的运动：“拿着小花儿。”“抓住小猫咪。”或者母亲慢慢滚动小球：“抓住小球。”

在这些言语之后隐藏着与前一个例子完全不同的态度，与上一节中的图片很相似。问题仍然是：孩子在成长中又向

前迈进了一步，是因为父母从外界迫使孩子迈出这一步，还是因为他们感到，孩子从内心需要迈出这一步呢？“给爸爸笑一个”传达的信息完全不同于“爸爸走了”。第一种表达传达给孩子的是一种期望，而另一种表达给孩子机会，慢慢理解妈妈说的话的含义。合适的尺度更好地体现在我跟随孩子的成长，而不是我们总走在他前面。

在“什么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之外，还要仔细观察“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间这个因素在教育中非常重要。学校的教学计划的按照可测量的时间（时钟）来进行的，我们建议父母们以自己的感觉（合适的时间点）为准。比如学校里的性教育对有些孩子就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从内心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个题目。相反，父母可以等待正确的时机来临，与孩子讨论性或毒品的问题。这时要想不错过正确的时机，避免教育得太晚，教育洞察力是格外重要的，否则孩子可能已经做了不恰当的事情。

如果父母发现儿子在与女友的交往中表现很粗野，他们当然可以当着女友的面马上制止，有时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儿子从内心更能接受和乐意改正他的行为，那最好去寻找这样一个时机。教育不只意味着表

面的影响，而是符合孩子需求的深层的行为。

### 教育原则：哺育——指引——放手

我们现在来谈谈通常情况下“教育风格”这个关键词所探讨的内容。教育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专制型、权威型、社会化型、许可型和放任型。专制型往往让人联想到诸如“愤怒、不友好、缺乏理解”之类的词，而社会化型则相反，它常常和“理解、友好、礼貌和乐观”联系在一起。

那么选择哪种风格，这是应该由父母决定的问题吗？换个角度看：孩子应该单单接受某一种风格的教育，或者说难道他们有可能享受适合自己的、将几种风格糅合在一起的混合式教育？当然如果他们的亲生父母有能力这样做的话。教育风格就像药物，希望服用之后孩子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不过在教育中，立竿见影的事倒是鲜有。不同风格的划分对科学有益，可对当事的父母却无济于事。他们必须找到并确定自己的方式和时机，而且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这正好与单一教育风格相反。

教育意味着行动的无穷多样性，而不能被缩减为若干种

风格。教育必须保持开放，这样才能不断创新。也许人们可以在回顾往事时总结出几种风格，正如绘画艺术一样，但是这些风格不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归根到底，在艺术领域某种风格的佼佼者也正是那些创造性地跳出主流风格的人。

更加清楚明了地说，孩子要成长为一个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和拥有宁静心灵的人，运用哪种教育风格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永远是，关注孩子在教育过程中各个时刻的不同需求以及如何来应对这些需求。为了发现和学会理解这些事情，父母们需要经验和能力，这也就是本书中“理解教育”的含义。

教育的组成部分不能被缩减为不同的教育风格，但可以简化为适用于所有风格的三个基本原则：

- ◎ 孩子必须哺育，这样才能生长。
- ◎ 孩子必须指引，这样才会学习。
- ◎ 孩子必须放手，这样才会成熟。

这三点是任何关注身体、精神、心灵成长的教育所必须注意的作用因素。在任何教育行为中，所有三个方面都应该

以合适的尺度涵括在不断更新的复合关系中。

教育中的哺育原则让孩子能正确地成长。而且，它既指完全正确的物质哺育，当然也包括父母能够给予的精神和心灵哺育。

如果说在“哺育”问题上，人们还能相当快地达成一致，那么在“指引”这个问题上，就要困难一些。在我们的文化中，“指引”这个概念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尤其是涉及教育时，很多人希望最好能删掉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概念，需要它以一种尽可能卸下包袱的形式出现。从词源上看，“指引”一词多和“Fahren”（驾驶）相关，意思不是别的，就是指让某人运动起来（即进入行驶状态），在某地让他停下来，帮助他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哺育”表明了“进入成长”的原则，那么在“指引”中重点就是，将孩子的成长引入世界，让孩子能够在世界中立足，让世界和孩子和谐相处。

因此，“指引”和学习联系密切，孩子通过课程学习获知方向。学习，从语言的本义上来说，就是“跟随前面留下的足迹”。父母指引孩子追随这个足迹，孩子们就能够学习。在这种教育意义上，“指引”理所当然绝对不会含有专制的

元素。恰恰相反，父母必须首先如第三章中所讲的，发展性地追随孩子，去感受和体会，当孩子想干一件事情之前，我们是否有指引的必要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去指引他们。有些时候，可能从教育角度来看，正好特别适合让孩子自己寻找解决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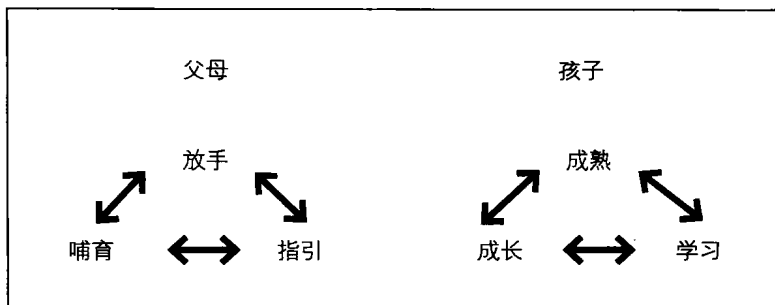
不过，这种“放手”恰恰是最难以掌握的原则，今天，它被理解为“教育”的对立面。现实生活中，“放手”往往等同于“非教育”。在本书已经阐述过的理论中，“放手”与“指引”、“哺育”处于同等地位。“放手”一词的意义，在金斯·保罗的名言中得到了非常清楚的诠释：“孩子就像钟表一样，人们不需要老给他们上弦，我们时不时地也得让他们自己走。”针对当下由于误解“指引”这个概念而引发的“过度教育”潮流，大家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向适度教育。儿科医生艾米·皮克勒女士也持这种观点：

为什么我们不让婴儿根据自己的个体规律发育？他们常常得去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难道不奇怪吗？一个婴儿正仰面躺在床上玩，我们却把他翻过来，让他趴着；他趴着爬来爬去，我们又让他坐着或者站起

来；他站住了，我们偏偏牵住他的手，要他学习走路。后来，我们自然会很失望，因为他坐不好，站不直，弯腰驼背。接着，我们又寄希望于通过治疗课程让孩子在短时间内，每周两到三个小时，以体操训练的形式来重复那些当时被我们耽误他自个儿练习的技能。

也就是说，许多后来发现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在早期教育中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在全心地“哺育”和“指引”之外太少“放手”。我们这个时代的“过度关心”也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9年8月，《明镜》周刊就以“教育需要更多气定神闲”作为该期的主题。我们所说的“放手”是指：并非停止教育，而是更多地进行带有教育性质的观察。我们给孩子的自由越多，越需要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以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不对头的事情。“放手”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努力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给他时间逐步成熟。这三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就像阴阳太极图一样，总是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把这种关系描述为动态平衡，如下图所示：





教育原则之间的动态平衡

总体来说，这三个教育原则当然必须同时存在，共同受到关注。当“哺育”上出现问题时，如孩子不愿意吃东西，我们就必须考虑，该放手到什么地步或者说指引到何种程度。前者可以让孩子通过饥饿感自己意识到吃饭的必要性，而后者能够避免持续拒绝进食造成的健康问题。此外，对孩子进行表扬和肯定可以是额外的精神—心灵哺育，这样，孩子就会愿意跟随我们的指引。经常受到表扬的孩子，觉得自己得到的更多的是肯定而不是指挥，因此自然感觉到更多的是“哺育”而不是“指引”。在这里，合适的尺度则是通过父母的行为方式来进行调整。各个原则之间的过渡总是动态的，这就使得三个核心几乎融为一体，并最终让每

一个家庭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教育和前文描述的诸多教育风格几乎毫无关系。所有原则的综合运用可以通过语调（俗话说“听话听音”）或者身体语言得到不断变换、扩展。这种开放性决定了我们有可能以合适的尺度，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获得想要的教育效果。最佳的教育行为总是将“哺育”、“指引”和“放手”以合适的尺度结合在一起。

### 相互理解

看到这里您可能还会问，那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这本书就变成一本育儿指导手册了，这是我要尽量避免的。我们还是来考虑一下另外两个问题，在哪些事情上我们需要对孩子进行教育，我们又怎样找到合适的尺度？

我们要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总还是要由父母自己来决定。父母的教育行为是否得当，可以从孩子的成长中得出判断。如果孩子在受到教育之后比以前还“变小”了，那么父母的教育行为可能就不合适。

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教育孩子呢？我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只有在我们不断了解孩子和环境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要解决矛盾，而是包容和理解。

当然矛盾必须要化解，只是如果没有发现矛盾产生的原因，所有暂时的解决方法都是无用的。矛盾本身会告诉我们怎样做更好，而为了父母自己和孩子的成长，我们必须理解这些。

为什么孩子不爱收拾东西？为什么饭前他不摆餐具？为什么他甚至对父母说出“王八蛋”这样的话？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亲子关系层面得到解决，从教育层面上来说双方要相互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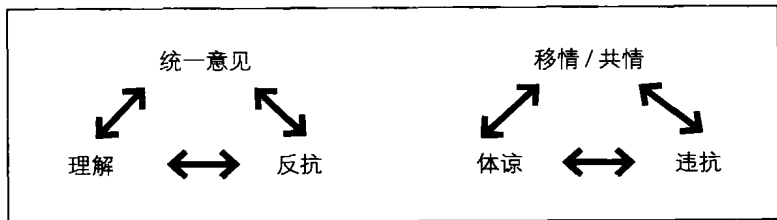
孩子说了脏话，父母对此的反应很可能是惩罚他，有时这恐怕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从教育上来说，惩罚只有在能够使孩子继续成长时才被使用。一直以来，能够与孩子“共情”，即设身处地去体会孩子的感受，是对孩子个体存在最好的认同。施教者只有懂得孩子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父母对此做出的反应，才能在教育行为中采取相应的措施。

所有付出的精力和采取的行动首先都只是来自施教者，

有时在关系层面上教育者必须坚持对孩子进行教育。如果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之间不只是同伴或朋友的关系，而是要作为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

父母必须先理解孩子，才能教育孩子。在这个关系中孩子可以，也必须被允许反抗。孩子的反抗给父母时间去理解孩子，也给孩子时间坚持做自己。换种说法，父母对孩子的理解与孩子对父母的反抗，这两者不断地磨合，由此产生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理解。

也就是说，父母总是先允许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事，因为孩子还一点不了解社会共同生活的规则。教育和理解不是孩子的任务，而是父母的教育任务，孩子的任务只是成长。父母要懂得，教育的根本核心是孩子从不独立成长为独立——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只有这样才能冷静地面对孩子



理解和反抗之间的动态平衡

的反抗，而不会导致权力争斗。出现权力争斗会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产生权威问题，使教育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进行教育行为本身之前还要依靠教育的洞察力，找到合适的尺度，理解孩子并最终与他达成共识。今天父母们总是想很快地和孩子统一意见，这是不尊重事实。因为如果太快了，所有的要求对孩子来说都成了苛求。你想8点还是9点才去睡觉呢？你愿意帮忙摆餐具吗？表面上父母在充满爱意地和孩子沟通，但这只证明了父母并不充分了解孩子的成长。而孩子应该弥补这个缺失，虽然他也需要帮助，而且还不能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已经能够知道，他们必须先学什么和想学什么。从孩子的反抗中，父母必须学会发现与孩子们达成共识的正确时间。

在这一章里还要提到最后一点：就像父母要理解他们的孩子一样，社会也要理解父母的困难。同样，对此我们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合适的尺度，不要什么事都责备父母，而是要为他们提供一条更具父母特质的道路。这个相互理解的过程发生在具有理智的成年人中间，所以应该比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理解更加不成问题。

## 第八章

# 全新的父母教育课程

在我对教育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父母和父母特性恒久的核心意义做了诸多阐述之后，在最后一章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是父母教育课程。这个词经常被人提到，座谈会组织者和育儿书籍出版社也因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是就像教育的概念一样，对父母教育课程的定义也没有一致的认识。

## 老式的父母教育课程

按照传统教育模式标准来评判，父母教育课程就是：参与课程的父母是学生，课程内容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还

有数量众多的教师，他们都认为自己十分清楚父母的需求。

早在古典时代，哲学家们就已经对父母教育进行研究，不过他们认为只有母亲才是孩子的教育者，人们只要关注母亲为她们的孩子展示哪些图画，给他们讲述哪些故事。到了中世纪，公共教育领域主要由修道士来负责，荒谬的是，因为独身，他们实际上是离子女教育这个话题最远的人群。撰写《母育学校》的夸美纽斯和《最佳儿童教育指南》的作者萨尔兹曼都是对教育很有兴趣的神学家，和至今教会所做的一样，他们也致力于在儿童教育中建立正确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态度。

早在19世纪初，医生也加入到儿童教育的研究中，如胡佛兰德医生，他撰写的小册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作《给妈妈的好建议：关于儿童早期身体教育的重点和给年轻夫妇的一堂课——关于孕期的保健措施》。另外，歌德在魏玛出任枢密顾问一职时，胡佛兰德曾是他的医生，因而为众人所知。

最晚到这个时候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教育本身，而更多的是预防保健和成人教育。越来越多的教师也开始致力于对父母教育的研究。

自大约 1925 年至今，在医学争论的同时，我们也见证了如潮水般的发展心理学书籍的出版。这些出版物力图使人们相信，发展就是教育。从此，心理学越来越多地占据教育学和父母教育的领域，使得今天教育学者根本不能享有他们曾经拥有的地位。“教育”这个词还存留在父母教育领域中，因为它已经在父亲和母亲日常使用的词汇中固定下来了。对现今的父母教育课程的教师来讲，教育有选择性地只意味着普遍的社会行为、交流训练、处理问题、权威冲突、危机管理。所有的纯社会心理学都缺少一点：教育的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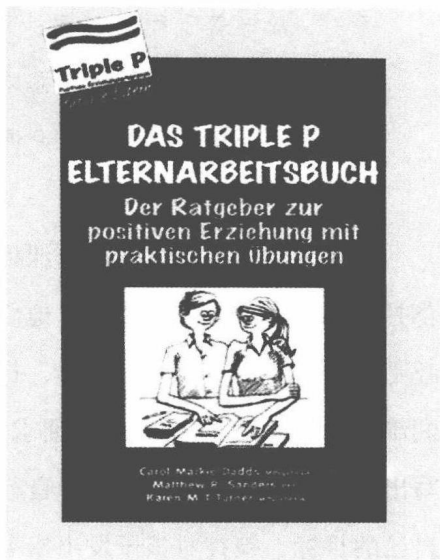
父母教育课程存在这种缺憾的后果是，教师来自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使得父母教育领域中的书籍杂乱无章，内容上也都是空谈，因为他们根本不把教育作为父母的主要工作。即使父母想讨论教育、学习教育，也没有机会，因为他们的老师大多只讨论非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怎样排除这些不良后果。没有人知道教育核心的重要意义。人们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与幼儿园小朋友之间和工作中的的人际关系等同起来，在教育孩子时对父母具有特殊意义的父母特性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不管是家长学校、家长沙龙、家长工作室、家长培训、



家长之友、家长指导或者叫其他什么名字，父母们都没有享有父母应该享有的尊重，而是被当作学生，就像《3P》父母用书的封面所展示给我们的那样。

与此相应的，父母课程的授课方式和以前的中、小学校一样。一篇刊登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清晰地再现了课堂上的学习气氛：



工作人员把一张列表投影到墙上：“复习第二节课的内容，讨论家庭作业，处理孩子的不良行为、点卡、家庭作业。”R女士说：“这些就是我们在下面两个小时当中要做的事情。”家长把他们的小组学习用书翻到“第二讲”。书上写着：“我们怎样与孩子建立积极的关

系？”紧接着下面是答案：“和您的孩子谈话。推荐年龄：不限。”或者是：“把您对孩子的喜爱表达出来。推荐年龄：不限。”这就是 3P 课程所用的教材。

毫无疑问，当今父母教育课程的教师所谈到的所有现象都是实际情况：孩子会发怒，他们有时还会骂人，因为要去睡觉而大哭，哭闹着纠缠父母，打小弟弟甚至咬人。但是我们难道真的要像 3P 课程中所要求的那样，记录孩子的行为，写出关键词的列表，来发现不良行为出现的规律，从而检验自己的目标，检查对孩子发出指令后的结果，最后在下次课上把这些介绍给大家并接受检查？《3P》学习用书中的世界正是如此。父母被当作无助的学生，而最终不再被自己的孩子所重视。父母教育课程不应该是这样的。

**为人父母不是一项学徒工种，而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

所以，日常生活中对孩子问题的处理方法和交往技巧不应该是父母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它应该努力让父母重新获得自信，成为社会中教育的主要执行者。今天各式各样的父母教育课程和为数众多、令人质疑的讲座都偏离了这一点。

## 父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成年人

北德广播电台有一档名为《你相信吗?》的节目。2009年9月播出的一期节目在一个星期日的早餐时间让我们全家感到震惊。为了表达得更加清楚,我节选了这期节目的播音稿:

下面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悲伤不是疾病,但也是可以治愈的。一位妇女,我们这里称她为希德嘉·施瓦茨,1995年3月回到了她的故乡。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要去墓地看一看。今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那里举行了一次葬礼弥撒。1945年这座小城在一次轰炸中几乎被完全毁坏了。50年之后,人们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来纪念这次灾难。在她童年生活的这座城市举行纪念活动之前,希德嘉·施瓦茨对她10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感觉,她没有因为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母亲和三个兄弟姐妹而抱怨或哭泣过。事实上她几乎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即使有,也是很冷静的,就像是

从报纸上读新闻一样。没有悲伤，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如同她在年轻的时候熟练掌握的求生手段。1945年3月，由于害怕飞机轰炸，希德嘉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靠着一所房子的外墙，寻求掩护。正好一颗炸弹落在这座房子上。整个家庭毁于一旦。两天后当希德嘉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从废墟中被挖出来的时候，这座城市还在燃烧着。这个10岁的女孩儿没有受伤，但是她的双腿失去了知觉。马车拉着她参加了家人的葬礼。几个星期后，她才又能够行走了。她的父亲——一位医生承受不了家庭所遭受的灾难，染上了毒瘾。希德嘉非常羞愧，严厉地谴责了她的父亲。在父亲早逝之后，女儿离开了这座城市。她上了大学，结婚，生了3个孩子。但是她和丈夫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们既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生活方式，也没能相互分开。希德嘉·施瓦茨没有力量改变重要的事情——直到这一时刻，当她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感觉自己终于有理由放声大哭。在葬礼上，她才告诉我，她明白了：‘你有权力抱怨！你根本不是个沉默的人。你所经受的一切是沉重的！’弥撒结束后，希德嘉·施瓦茨参加了一次穿越整个城市的火炬

游行。回想当年，希德嘉·施瓦茨认识到，这个活动给她带来了什么？一次解放。她说，她的本性有了很大改变。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她终于又打开了心灵的空间，那里其实是她的家。“同时我意识到，”她说，“小时候我是一个活泼开朗、无忧无虑、好动的孩子，后来经过所有这一切才变得很难与人相处，我总是有这样的焦虑和担心：像你这样，没有人喜欢你，也没有人理解你。

我们应该用专业性的指导来丰富施瓦茨女士的教育知识吗？这样恐怕对她毫无帮助，而且我们也不能像以往一样把她视为特例。战争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会危害到几代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很多人就像这个事例中的夫妇一样既不能共同生活，也不能分开。孩子延续了战争给他们父母留下的精神创伤。这些成年人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也就不能和孩子进行心灵的沟通。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父母教育，根本什么也解决不了。

如果我们为父母提供教育课程时能够理解，这样的个人经历不可能不影响到个人的教育能力，那么我们就很清楚，对于已经基本丧失与人坦诚交流能力的人来说，像“和你的

孩子谈一谈”这样的建议根本帮不上忙。他们不是不想把这样富有专业性的建议付诸实践，而是他们缺少精神上的基本条件。这些精神上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与自然生活的原始基础进行联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建。在施瓦茨女士的例子中这种重建是通过礼拜中的集体哀悼获得的。

关于经济胜过教育这件事我已经做了一些阐述。在教育中，只传授社会心理学专业知识的父母教育课程也是毫无益处的。职场妈妈们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她们的生活中没有家的感觉，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爱和快乐，这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所需要的情感只有很少的空间。我们今天把这样的状态叫做 Burn out（筋疲力尽），或者德语词是 Erschöpfung。如果我们总是循环在这种使精神受到折磨的紧张状态中，而不能自拔，那么这种状态也会延续到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身上。这种情况下，父母教育课程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父母们平静下来，使他们相信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他们不需要像学生一样接受训导，而是要唤醒他们为人父母的意识。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种精神伤害，就会认识到，今天我们几乎在集体承受一种教育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对此我

们的父母教育课程必须加以考虑。放松教育是行不通的，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这样，而是随着历史沉积下来的精神创伤的程度已经太深了。这来自两百多年工业化、战争、纳粹主义教育时期的挑战，之后 1968 年学生运动对复辟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教育理念提出质疑，但是并没有为教育提供自由的发展空间。理论上和实践中，女权运动更多地是毫无顾忌地让孩子来做出牺牲。这些历史事件影响着每一代父母，而且这些影响还将延续到未来。如果想通过父母教育课程来改善我们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就要对上述内容进行深刻的研究。

### 教育始终在进行

今天所有的父母教育课程在思想上都犯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错误。老师们认为，父母来到课堂，像一张空白 DVD 光盘一样可以由老师灌输一些关于教育的内容。然而实际情况应该是，在接受老师的指导前，父母就一直在对子女进行教育了。他们早就是教育者了，他们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在教育这座大厦中给他们自己一个定位。

让我们来看看儿童保护协会的父母课程用书的内容：书中以《教育风格》为题对教育进行论述，在小标题“指导教育”之下主要介绍了“无暴力教育”。这些内容肯定能立刻得到人们的认可。然而，再往下想一步，马上就会发现，书中理所当然地将父母视为有使用暴力的意图。在教育中的暴力行为是法律和道德范畴要讨论的题目。教育远远不止是避免使用惩罚，相反，在教育中惩罚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刑法和惩罚措施在每个人道社会里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被众人所接受的。所以父母在教育过程中使用惩罚措施，也是很正常的。这并不是从那些唠唠叨叨的训导中，而是在深刻理解教育之后得出的结论。

最近一位朋友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的孩子把一把刷子朝着她的头扔了过来，她拿起这把刷子，啪的一声打在了孩子的屁股上。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位母亲对孩子不是轻轻地打了一下，因为孩子很疼，大哭起来。这一刻母亲的行为肯定不是无暴力，但是她的行为也因此而丧失了教育性吗？我们必须敢于提出这个问题，才能判断这个孩子在接受惩罚之后是不是成长了。自己扔出去的东西直接又飞回来了，如果他通过这件事懂得，把东西这样扔向别人是很疼的，那么



他从这件事中就获得了成长。如果我们只是长时间地给他解释，不能打人，扔东西，他是无法获得这样的成长的。这是父母教育中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却由于忌讳和纯道德范畴的讨论在教育中变得不那么轻松。

我在本章中说过，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着。我们把教育和语言对比起来，可能更容易理解。语言学家马丁·高格尔曾写道，语言是“一种自己能意识到的能力”。而从诺姆·乔姆斯基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语法既不是说话者也不是听者的语言模式，而是一开始就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生成的。

对于教育来说这意味着，它最初既不是父母具有的能力，也不是对孩子产生的影响，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且想要去运用它。对动物来说情况虽然不同，但是也类似。不管是这本书还是未来的父母教育课程，都和这种普遍存在的能力有关，为了与日常生活中的教育行为和对教育的感性认识相区别，我把这种能力称为教育理性，也就是它不依赖于实际的教育行为，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的。

让我们回到教育大厦这幅蓝图中，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

意识地以父母的身份来行动和定位。用这样一幅建筑蓝图作比喻，我们就会完全明白，教育是有界限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自由空间，每一位母亲、父亲都可以，也必须亲自带领孩子来填补这些自由空间。如果建筑的自然界限被破坏或者被离弃，就会导致教育走形。摧毁墙壁的人，要为他所造成的损失负责，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今天很多人的这座大厦都不再是完好的了，它受到很多不良影响，被损坏了。虽然从这样的废墟中产生的教育往往也足够多，但是却不可能完全达到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心灵安宁这样的标准。父母教育课程要做的就是，修复和重建父母心中的教育大厦，使父母们又可以在这座建筑中自信而自由地行事。

每个人天生就会教育，因为他身体记忆中储存了他从父母那经历的教育过程。父母教育课程必须与这种能力联系起来。新的、对教育有重要意义的发现只能在一个稳固的教育潜意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它将引起更多的疑惑。

父母教育课程需要有能够体会每一位父母感受的老师，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把新的认识和恒久有效的教育理性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

## 父母的自我研究

在我们做了所有的阐述之后，从专业角度来说，父母教育课程的核心只能是自己意识中的教育方案。这会对所有的父母产生影响。父母教育课程的教师具有专业资格的前提是他对教育理性有所认识，而对于父母来说，这方面的认识还主要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父母身上潜藏着多少教育意识，正是父母教育课程要发掘和补充的，只有这样父母才能通过专门的父母教育课程获得提高。而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运用的方法，也是几十年来在大学中讨论课上一直沿用的方法，我笼统地称之为“教育者的自我研究”。

### 教育者自我研究法

针对这个方法我们是这样设计的：学生在进行一次教育活动之前和之后就下面的题目写出短文：《我所接受的教育是怎样的？》或者《一次印象深刻的教育行为》。在讨论课上学生要相互介绍自己写的短文，然后我们共同来决定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详细研究哪一篇短

文。在人数多一些的班级我们让学生组成一个九个人的小组，小组成员要向短文的作者提问，一直到所有人以及作者本人都能看到隐藏在表面事实之下的内心感受。从这时起，教室里就会出现两篇短文，一篇是作者写的，另一篇是由这个小组挖掘出来的。观察和追踪两篇短文之间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是整个班级的特别任务。在特定的时间，学生在小组内对他们的观察进行讨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出现精彩片断时所有学生都要集中注意力。在父母座谈会上我们也试用过这种方法。“父母自我研究”在这样的座谈会上是所有家长要做的事，如果有个别的家长不积极参与，会影响到所有人的注意力。主持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大家讨论的题目不再以“教育”为中心，或者有些跑题的时候。主持人这样的干预大多都是为父母提供与实践直接相关的理论，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我研究。这些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让全体座谈会的参加者都体会到在所写短文中隐含的对教育的感受和认识。同时，人们通过作者情感上的反应、思想上的矛盾和身体上的紧张来感知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情感和教育行为，并将这些与作者的

教育行为和对教育的认识相联系。比如我们经常可以从这些自传中看出，人们认为教育不是出于对新一代的喜悦，而是出于完成对老一代的义务。我们还可以发现，什么地方必须要进行个别教育，什么地方只需要一般教育。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必须要感同身受，而且要一直追问，直到作者能够肯定问题中隐含的论断。从这一时刻起，才有可能进行有助于下一个教育场景的知识传授。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就根本不要去想给家长进行知识传授。如果这样做的话，大多数情况下学习结果极有可能不是帮助这些父母，而是让他们变得更加迷茫。在化解矛盾和平复情绪之后，为了有助于父母更好地进行自我研究，为他们讲解有关知识和重新定义之后，最后要重新再讲述一遍短文，告诉他们怎样以现在拥有的知识和意识处理短文中的场景。在讨论短文的过程中，大多会涉及自己的父母，很多人的眼泪都夺眶而出；而几乎每一次在重新讲述故事的时候，人们都怀着解脱的喜悦。下面的这张过程结构图是在过去的几年中逐渐形成的。它为我们的课程提供了结构框架，但这个结构不必严格遵守。

从集体倾听到个人教育：

获取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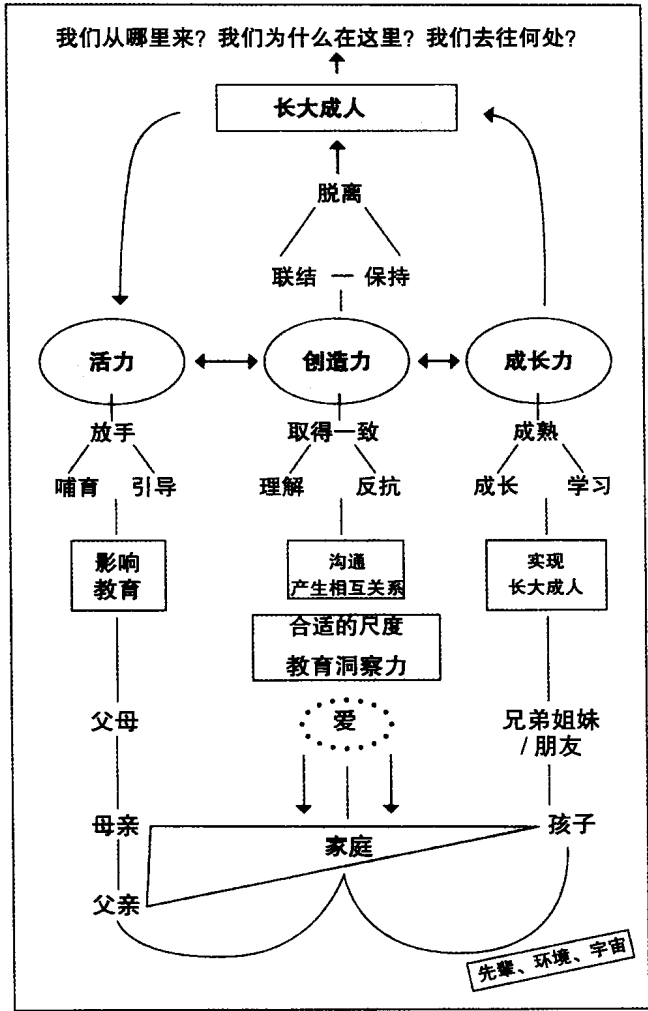


获取阶段

听	共情	酝酿情绪
吃惊	猜想	交流
提问	理解	认同

对于上图所示的过程结构我们当然不能只是照搬，而是必须有创造性地运用。每一位参加者在某段时间内同时处于不同的位置上。虽然处于中心位置的只有一个人，但是整个过程涉及每一位参加者，这一点让这种座谈会的形式非常有价值。在所有人都做了深度的思考之后，每个人都会获得新的认识并相应地开阔了他的教育视野。这种方法可以从现实中具体的教育经历出发，清除那些隐藏在深层的、大家在教育中遇到的共同障碍，使参加者有意识地，并在潜意识中完成教育所赋予的任务。

下面这张思路结构图简要地描绘了本书中重新揭示的基



对教育的理性认识一览图

本教育意识：

### 教育学的高品质产品——父母教育课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像在企业进行质量管理时一样，习惯对产品的质量提出质疑。我们评判所有形式的产品标准都是——它给我们的印象是否是高品质的。而在教育领域中，今天大多数人都还认为这个标准是荒唐的。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过程，而不是产品。但是同时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从每一个教育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个教育产品，而对它的质量我们肯定可以做出评判。

教育产品与经济产品的质量检测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可能像评价技术产品一样来评价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我们不能像在企业中一样按照 ISO 9000 的标准进行质量管理。在教育领域中，对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使用这样的质量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教育工作的产品和过程是不能用技术来衡量的，所以质量标准的制定尤为困难。之所以存在这种不可衡量性，根源当然在于每一个父亲—母亲—孩子—家庭的独一无二性，没有一个是和另外一个相同的。正因为这样，理解教育才具有



如此大的吸引力，同时也给人们造成很多困难。

父母和公共机构教育者的教育工作要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评判吗？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就已经很难回答了。正如安妮特·祖·索姆斯所说，为了更有理由对父母进行公开教导和监督，对外我们喜欢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这两种类型的施教者。

为人父母本身还不能成为质量的标志，因为看起来非标准的教育行为也可以培养出出色的孩子，这样的事在生活中我经常遇到。但是，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父母和即使根本不会教育孩子，也不寻求帮助的父母相比，他们的教育质量标准是不同的。

所以，根据外部质量要求将父母教育课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是有意义的：

1. 想通过父母教育课程提高自己教育能力的父母；
2. 在文化教育、素质教育和医疗领域为公共儿童教育人员提供的培训和进修；
3. 建立父母和公共儿童教育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专家之间的教育伙伴关系的场所；
4. 没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并拒绝接受系统的父母教育

课程的家长。

第一部分所涉及人群是父母教育课程最主要的目标人群，第三部分也可以成为父母教育课程的工作范围。第二部分工作在我们这个社会范围内是越来越扩大了，但是在这部分中没有系统和充分地吸收父母这个专题，虽然这个题目对于揭示教育中首要任务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四部分毫无疑问不能作为父母教育课程的工作对象，即使以所谓“低门槛课程”的形式，或者以某种学校必修课的形式也无法对这部分人群发生作用。因为不想接受教育的人，我们也无法教育他，特别是对于像父母教育这样复杂的专业领域。对于非教育或非父母特质的人群，国家监督机构应该负起责任，他们所执行的质量标准不可能是教育质量标准，而必须是社会工作标准。不过为了最终尽可能使所有的父母都能通过教育途径在子女教育方面获得提高，国家监督机构和父母教育机构可以共同为这类父母提供越来越多长期的教育课程。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父母是孩子教育的最终负责人，所以质量标准首先必须是他们参加父母教育课程的自愿程度。主要的实质性的标准应该跨出社会科学的范畴，深入到专门的教育领域中。

教师必须接受过教育学方面的教育并有做父母的经验。本书是为此所提供的最基础的阅读资料，理解教育是参加这样的父母教育课程获得“父母证书”的基础。

在参加父母教育课程的同时，父母继续对孩子进行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像对学生一样对待他们。我们的教育课程应该从父母正在进行的教育工作出发，因此父母教育课程是从自己为人父母和教育孩子的经历出发而形成教育意识。这在纯粹的传授教育方法的课程或书籍中是不能获得的，它们都把父母的意识排除在外。

因此父母教育的老师首先是情感的伴随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所以他们也只能对一些事情做出解释，而不能为父母打出分数。因而最终的教育成果是父母的教育成果，而不是教师的教育成果。

家长希望通过父母教育课程感受作为父母的自己，并学习什么是教育理性。目标是将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对于教育的记忆和有意识地从父母教育课程中获得的知识相结合。父母教育课程首先要让父母对新生命感到喜悦，并让父母感到，他们越来越能够胜任教育孩子的任务。作为父母，他们应该首先为子女教育着想，然后才能对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

情做出决定，如离婚等。只有处于这样一种为人父母的心理状态，我们才能真正地教育好孩子，而不仅仅是扮演一个教育者的角色。所以，父母教育课程的一个特殊的质量标准也就是，父母逐渐不再依赖于其他的咨询和教育机构。掌握了“父母自我研究法”，他们逐渐成为这样的父母：虽然他们每天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同，但是在潜意识与教育理性层面上，他们发挥的作用总是相同的。通过这样的自我研究，有意识的和潜意识中的教育知识融合为不可分的一体。父母首先要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好的父母，之后自我之爱和对孩子的爱让他们在与孩子的共处中获得快乐。最后正如吕迪格·萨弗兰斯基所写的：“不是真实让我们自由，而是自由让我们真实。”对于新式的父母教育课程来说，这难道不是充满希望的质量标准吗？

结语

## 父母社会的形式

这本书到这里已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对教育的理解还远远没有完成。虽然我们对教育已经有很多了解，但还不是教育的全部。很多东西是我们推测的，但仍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推测的。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但是肯定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世界。另外还有那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世界。有时候，当我和一位明显比我要见多识广的人谈话时，我就会联想到两只青蛙。一只一直生活在水中，另一只经常跳到陆地上。如果这只经常跳到陆地上的青蛙向一直在水中生活的青蛙讲述它如何在陆地上漫步，在水中的青蛙根本不会相信它所听到的事情。因为它从未见

过这些事情，所以它也不会相信这些事儿。知晓某事实际上就是“亲眼见过”它。在与很多人交谈之后，也通过本人的亲身经历，我相信——换句话说，现在我知道了，总有些人比我要见多识广。如果我们自己亲眼见过一次这种不同的世界，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你之前不想看到这些呢？对此我们只能回答“因为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世界”。但是我们之所以没有见过，是因为我们不认为它存在，因为我们不认为它存在，所以我们无法看到它。

这本书设计并构建了一座教育大厦。书中有很多内容肯定是您很熟悉的，有些可能是新的。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更好地“理解教育”。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虽然我们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教育，但是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就教育这个问题进行沟通。当然就教育这个题目今后也还会存在多种多样的观点和看法，不过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共同基础。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具有多样性的教育大厦能够长久坚固。一方面需要很多人它为完成整理和布置的工作，另一方面这座大厦必须能够承受必要的改造。两百多年前建筑者就已经开始构建这样的一座教育大厦，当时的第一位教育学教授恩斯塔·克里斯蒂安·特拉普写道：

当我们如愿成功修建起如此美妙的建筑时，我们还生活在教育学的拂晓当中。我们还有太多的废弃物要清除，太多的水井要填埋，太多的砖瓦要烧制以及石灰需要消解，还要艰难地从很远的地方把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搬运过来。

表面上看，好像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厦还保留原貌，只是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容易找到建筑材料。另一方面过去 20 年中积累起来的教育废弃物并没有变小。到今天教育学者还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教育，所以一直以来，教育问题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特拉普之前半个世纪，英国人大卫·威廉姆斯就预见到这些问题，他认为：“人类理解力的最终、最完美的产物之一将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之后特拉普依据当时乌托邦式的想象，将完成一座思想成熟的教育大厦的日期定在 2440 年。如果以此为目标，其实我们现在的发展状况还不错，时间也还充裕。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认为要加快步伐，父母和孩子的处

境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为此而担忧。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缩短建筑的时间，尽快完成教育的思想大厦。父母的处境不仅是越来越糟糕，而且人数也持续减少。我们已濒临灭亡的危险。

我们的大厦是一个新建筑，是按照永恒不变的理念“教育理性”之原则来设计的。这个建筑就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是一座坚固而明亮的大厦，房间窗户很大，房门都敞开着，很多高大的房间可以来回推动。建造这座大厦需要合适的地块，为此我寻找了很长时间，它绝不可能再被建在一片沙地上。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发现，没有比自然界本身的花岗岩更适合做教育大厦的地基基础了。如果我们只想证明自然生长原则的力量，那么一张图片就足够了，这张图上印有一棵大树，它生长在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但是人的成长不只是依靠自然界的力量，还需要家长的教育。教育不只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像很多其他人类创造一样，也是在历史过程中经过人类的不断努力而完成的。虽然这些人类创造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但在这些过程中，人们经常忽视甚至完全忘记自然基本教育条件，所以在我们的地下室中，我为它们保留了足够的空间。地下室的空间很大，这里还可



以容纳很多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地下室上面是父母楼层，他们理所应当是孩子教育的担保人。长时间以来，在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一种倾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受到质疑并遭到破坏。虽然父母拥有我们这座教育大厦的整个底层，他们受自然之托是新生命开始的起点，从而也是孩子第一任代理人，但是如今趋势发展却使越来越多父母之外的职业人员想要占领这一楼层。如果大厦底层中没有父母，孩子教育就缺少了个人基础。从而，所有位于大厦高层的其他指导和教育都将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建造的不是坚固的城堡，而只是教育学的空中楼阁。相反，在我的建筑中除了父母之外，不会再有其他教育者。在大厦底层安排了充足的会客室用来接待父母的父母，并为他们教育孩子提供充裕的时间。当然对于这样的安排还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深度的探讨。这些问题以及所有在家庭之外进行的社会教育计划和行为，都应该安排在父母大学的配楼中并在那里得到解决。

在教育楼层之下，也就是在大厦的第二层，我为父亲—母亲—孩子—家庭这一基本主题安排了房间，这也是进行所有人类教育最重要的单位。在这里共同居住着男女之间的性爱和父母对子女的疼爱以及所有爱之源泉，它们是人类教育

和人际关系最重要的“食粮”。在这之上坐落的是教育楼层，这里的教育依据的是自然生长法则，它明显区别于将人的成长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发展心理学。特殊的房间类型有“人生第一个教育行为——生育”和“第一个教育场所——母体”。这里是生命和教育的起点。因为每一位妇女的子宫既可以作为胎儿成长的空间，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空间，所以在本楼层的一个僻静角落设立了一个类似“神圣之角”的地方。通过这一布置，我们在这一楼层中就要引起人们对在教育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力量和教育的所有精神层面的关注。大厦的第三层是集体房间，这是为家庭中参与孩子教育的几代人——祖父母、父母和孩子共同准备的。在这里我们发现教育过程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孩子，另一方面作为父母，以及在这双重身份下所经历的学习教育的过程和实践教育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祖父母的作用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些由几代人共同执行的教育过程对于贯彻我们终生（从出生到死亡）的教育和保护社会中普遍的父母特性大有裨益。在这之上的楼层是“为什么”和“怎样”进行教育。所有教育的中心目的是让孩子经过最佳的成长过程，成为具有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和宁静的心灵的孩子。根据自然成长原则，

其他所有的功能性的教育目标都不如这个父母教育的根本目的重要。一旦孩子成年并希望形成自己的父母特质时，这一楼层中为孩子脱离父母而预备的房间就会变得很重要。为“怎样进行教育”准备的房间划分为三大类型：

1. 教育洞察力和理解力
2. 哺育——指引——放手的教育原则
3. 在正确的时间掌握合适的尺度

在这四层楼之上，还有一个呈拱形的宽敞高大的阁楼。阁楼上设置的房间还很少，关于教育和生命这些终极问题如：“我们从哪儿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和“我们去往何处？”仿佛在屋顶下自由地飞舞着。这最高一层是神话、宗教和心灵中关于教育的根本问题的家园。这些问题好像飘浮在大厦的顶端，外面的光线通过阁楼的很多窗户直接照射进来，并向下或多或少地贯穿教育思想和行为的所有房间。

完成了教育大厦的建造后，工程管理部门计划再建一座配楼——一座父母大学。就此我从回顾已经建成的教育大厦，过渡到展望未来的建筑计划，放下已经取得的成就，进

人到对未来的憧憬中。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是我们之前还不曾得到过的。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设想，那么将来也不会得到它。在我们现在还是空白以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需要设计些更完美的东西。当初如果哥伦布不能想象在大海的另一边还是陆地的话，他恐怕永远都不会开始海上航行。著名哈佛教授约翰·科特认为，有效幻想形成的第一步大多是从“某一个人的基本思想”开始的。幻想中反映的不仅有人们的梦想，还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很多人被“幻想”这种表达方式给吓住了，他们联想到没有任何真实性的超自然的宗教现象。纯经验论者把幻想贬为乌托邦，甚至是灵异现象。今天一流的管理人员和政治家们都知道，幻想是重要的“未来素材”。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不可缺少的是优秀的父母课程，它可以使父母成为教育自己孩子的专家。优秀的父母课程必须再次赢得整个社会对家庭教育的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家庭教育才能发展壮大。父母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在孩子教育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需要几代人来完成。在共同的教育过程中，由年长的父母来指导年轻的父母是行之有效而且非常有益的家庭教育的方式。但是

自两百年前人们就不再采用这种方式，近现代以来，人们为期望中的教育制定了标准，如今我们的教育情况比所期望的标准低很多。我们所认知的教育有时已经比我们实践中的教育更好，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缺乏高质量的父母课程。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全面地、科学地培养教师的必要性并付诸实践。在开设父母课程方面，社会和有关教育机构已经错过了对它进行及时和必要完善的时机。直至今日，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为父母提供系统的教育。如果我们不想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教育上也关心下一代，希望他们健康成长，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虽然在专业上不完全吻合，但是在现今的情况下，没有比在大学的教育学专业中发展系统的父母教育课程更适合的领域了。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些能够不断推陈出新的大学生，父母教育课程也不可能如此不受限制、自由地持续发展。学界本身也处于意识转变的过程中，这种意识转变不仅有助于将父母教育课程归入大学教育范畴内，而且父母教育课程进入大学教育也将对这种意识转变起到积极的作用。父母的工作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这使大学注意到他们的工作面临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科学界一直将研究对象限

制在一些可测评、技术上可操作的，以及只是在大脑中虚构的内容范围内，现在要首次向新的、尚未了解的领域敞开大门。在大学这个平台上，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相应的对科学的理解，它同时也接受以艺术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在这样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父母教育课程不再局限于教授心理学知识、管理规则和技巧方法，而是在不违背科学唯一性的同时，能够满足众多的家长需求。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神话、宗教和信仰不是对立和矛盾的。相反，信仰是认识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而也是避免产生错误的重要基础。

父母大学建筑的外观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和传统的大学建筑不同了。在这里学习的父母，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都不只是研究对象，他们可以像所有怀有好奇心的人们一样，在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引导下，作为研究主体参与其中——至少在涉及他们本人的问题和他们有学习需求时。科学不必害怕父母的多样性，父母在科学的严肃性面前也不必感到自卑。在父母教育课程中，科学逐渐地接近生活。父母大学的教育工作应该基于以下三个支柱：

### 1. 生活乐趣的原则

## 2. 父母本能的理性

### 3. 着重从教育理性的必要性角度进行研究的专业知识

为什么第一点就提到生活乐趣？没有乐趣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乐趣是我们生育和教育孩子唯一合理的原动力，乐趣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基础。我们经常把乐趣长时间甚至终生都埋藏在心中，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父母暗自感到无趣或苦闷，而且这样的父母越来越多。我们缺少乐趣，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乐趣。如果不是出于生活乐趣，父母又怎样对孩子解释，为什么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在没有乐趣的生活中，孩子从一开始就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与孩子共处的乐趣不仅是感到开心或者愉悦，这两者更多的是把乐趣隐藏起来，而不是激发乐趣。乐趣表现在，当孩子发自内心地想唱歌、跳舞或者蹦蹦跳跳时，父母和他们一起做这些事情。与生活中其他事情相比，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从道德上和在实际教育的过程中都更需要有生活乐趣。如果这些乐趣不在了，我们又怎样重新获得它们呢？父母教育课程又会给予我们怎样的帮助？为此我们需要父母

课程的教师，他们在获取生活乐趣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如今的大学中这样的教师是罕见的。大学中的父母教育专业必须广泛吸收那些仍然能够在自然界和文化礼俗中找到乐趣的源泉并对此有所研究的教师。在传统礼俗中包含着永恒的乐趣和谦恭，这些能够重新唤起父母及孩子的乐趣。失去这些快乐的源泉会使教育的价值和必要性有直接损失，从而也影响到父母及其对子女教育的专业性。这些观点和看法至今还被有意识地保留在华德福教育<sup>①</sup>中，也正是这些观点对不愿约束孩子去享受生活乐趣的父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搜集这些快乐的源泉，让它们的形式进入到大学中，对它们进行研究并让它们继续发展，特别是今天全球化和媒体化的年代，在全世界更是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教育机会。

第二个支柱来源于父母本性中的理智。父母教育课程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父母在进行子女教育的同时完成的进

---

① 华德福教育：是根据人智学理论创建的，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出现在德国斯图加特，依据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与神智学学者鲁道夫·史代纳对人类的认识所设计。主张按照人的意识发展规律，针对意识的成长阶段来设置教学内容，以便于人的身体、生命体、灵魂体和精神体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



修与提高。在每一个父亲—母亲—孩子这样的三口之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是父母教育课程的出发点，这些课程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首先应该让人们看到我们一直进行着的子女教育和我们对子女教育的意识，无论它们是在混乱的意识中还是在扭转非教育的过程中。父母教育课程是为对子女教育感到不自信的父母们开设的，我们不应该为他们把父母教育课程设计得更具普及性，而是要提高对父母教育课程授课教师的要求。在这方面，《超级保姆》节目的出发点非常正确，走到家庭中去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了解了这些之后，仅仅为家庭提供些指导，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之后父母才能把这些内容作为自我研究的基础。再次强调一下：父母心中都有教育的基本模式，即使他们没有把这种模式有意识地表达出来。在教育问题上，通过一种恰当的语言或仅仅用肢体表达方式就可以触动所有人并与他们交谈起来。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并挖掘出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薄弱环节，它们阻止或遏制了教育行为和思想的继续发展。只有当我们足够深入时，所有的父母课程教师才会认识到，在教育方面，我们所有人还停留在上帝创造我们时的状

态。父母教育课程的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素质，更重要的是他们了解父母在教育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可能出现的使他们受到干扰的因素，能够体恤父母。这样的教师在大学中也很难找到，大学中的教师已经学会了科学理解方法，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要将主观排除在外，才能确立科学客观性。所以，理想的父母课程的教师是能够自我反省的父母，他们的教育意识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建的教育大厦中的教育意识的标准。

现在我要来说说第三个支柱：承载着教育专业知识的高校中的父母教育课程。在教育这件事上，什么才是专业知识？理解教育意味着，要把每一次实际的教育工作都当作对教育的理性认识来进行思考并改善我们的教育工作。在本书中我们所构建的教育思想大厦有助于准确阐述家庭教育的专业性。普通的教育知识，如果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也被视为一种专业知识。同样，高校中所有来自其他专业领域中的知识，只有当它服务于这个教育目的的基本特征时，才能成为重要的教育知识。专业性这个支柱在高校中能够得到最好的维护，因为它代表了传统科学，而且也为传统科学提供保障。父母大学所面对的新科学的挑战会涉及概念明确化，

划分专业界限和其他一些教育学所关注的题目。也就是说，把家庭教育和孩子能力开发、其他辅助方法及文化教育清楚地地区分开，或者为在教育和经济两者中争取新的平衡，以及在教育学和医学两者之间，特别是在生育的问题上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打下科学基础。在现代教育科学的共同参与下，父母特质将成为人们一生中需要接受的教育。很小的孩子将来也会成为父亲或母亲，我们要利用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这些公共机构，在那里孩子们不仅要学习学校规定必修的课程，还要学会教育相关的知识。即使在接受过自己父母的教育之后，很多的成年人还仍然需要消除日常生活给他们遗留的障碍。所以，这不仅是父母教育课程的必要任务，而且可能是普通成人教育的重要内容。要让父母教育变得更自由、发挥更大的作用，整个社会都要解放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学的限制下，高校无法取得所有这些高水平的专业成就，这需要对父母教育的另外两个支柱进行变革。

这就要求父母大学中的教师，不管他有着怎样特别的教育背景，都必须深入研究父母教育的三个支柱。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有些人把教育大厦视为或曾经视为最完美的人类终极建筑。因为我们必须在所有方面做出巨大努

力，用生命来装满这座大厦。最后，对孩子进行教育，目的就是希望他们拥有高尚、有益和优秀的品质。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将这一点作为最重要的原则。今天越来越多的孩子失去父母，这样的状况是我们造成的，或者至少是因为我们才产生的，所以也只有我们才能帮助社会摆脱这种困境。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几代人中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这是我对未来的梦想。而且，父母特性的完善，如果不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实现，也会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我对未来的一种切合实际的预测。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是教育，经济、医学和科学也都似乎停滞不前，所以我非常希望可以同其他领域的人共同改变我们的观念，并为长期的变革做好准备。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表明一个趋势：固执的保守派和迅猛的激进派的人数都在持续下降，而各领域中有创见的、能够集各家所长的改革者和革新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为父母带来了希望。父母应该马上开始阅读这本书，更好地理解教育，才能更为自信地去教育孩子。阅读此书，不只可以得到一张证书，在本书的结尾，我还将捷克反对派斗士、诗人、后曾任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段话赠与读者，这段话可以为我们指明未来的方向：

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时期已经结束了。今天很多迹象都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显而易见地有些事物消失了，而另一些事物正在痛苦中产生。就好像一些事物在破裂、倒塌、丧失殆尽，而另一些尚不明确的事物正在从废墟中展露生机。